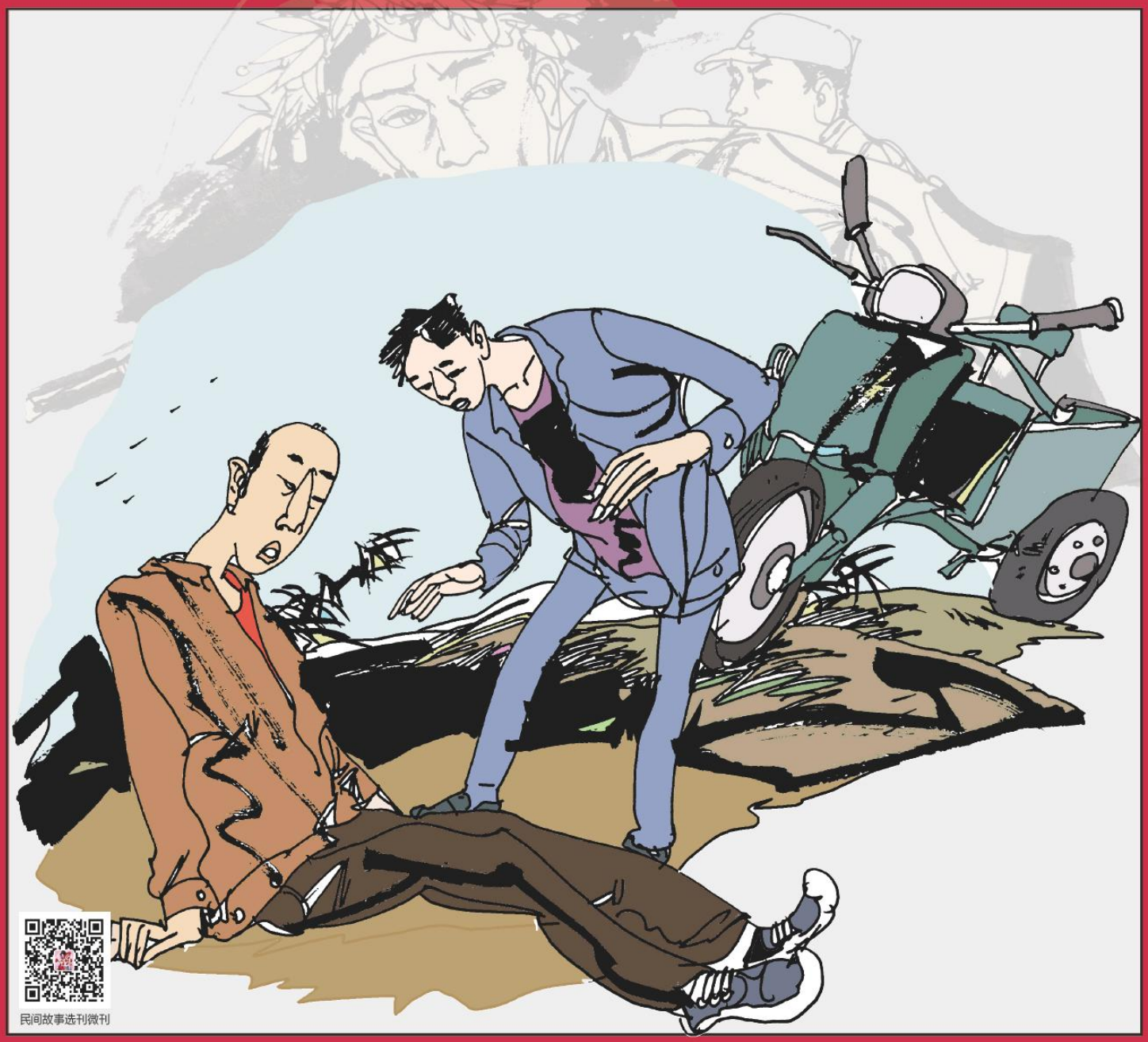
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夜半巨响
气球上的婚礼
月度手术俱乐部

2020.6
【上半月】
总第558期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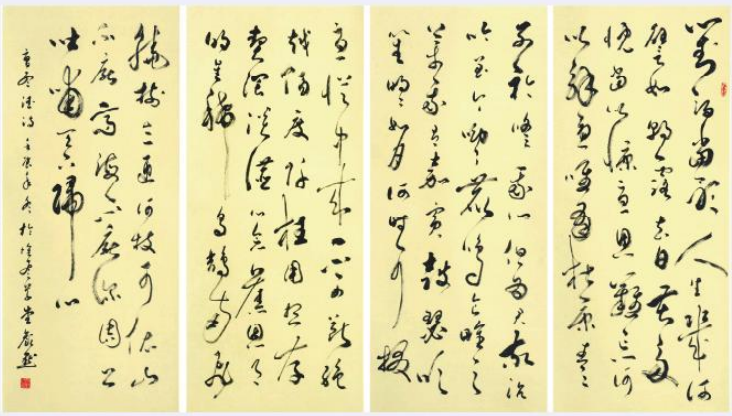
颜默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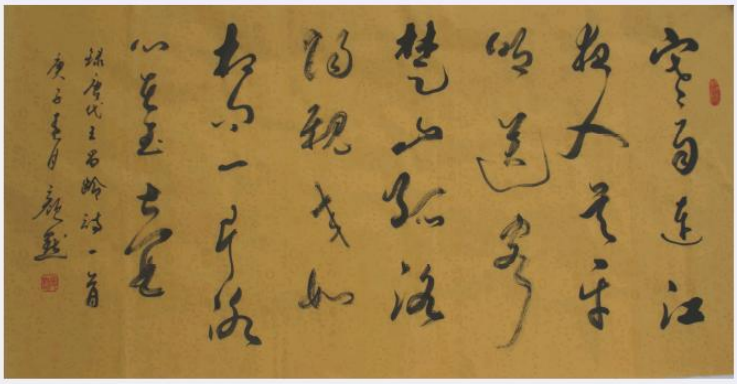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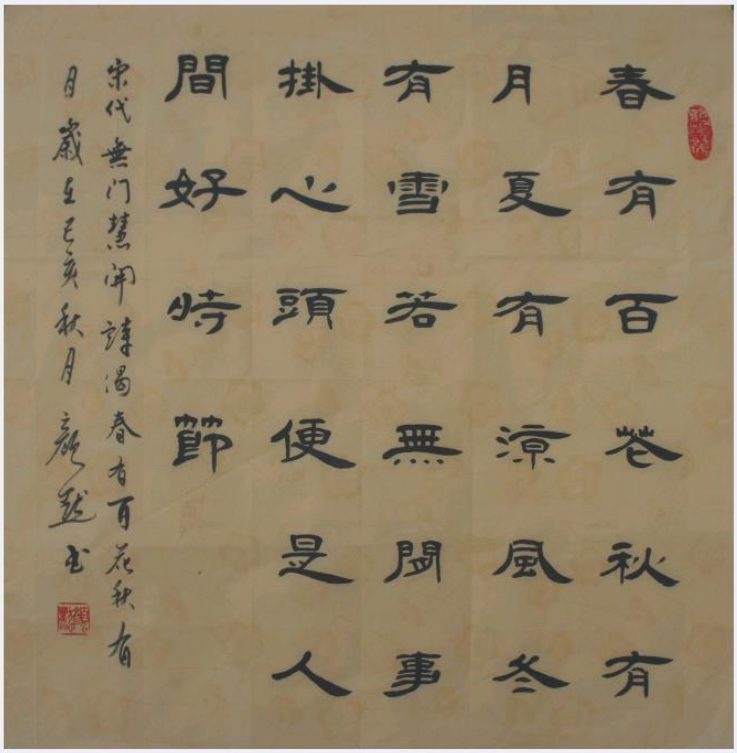
颜默简介

颜默，河北宁晋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北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书画研究》副主编。

在《中国书法》《书法》《书法赏评》《书画艺术》《书法导报》《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羲之书画报》等报刊发表书法学术论文百余篇，书法作品千余幅。《解放军报》《书法导报》《经济日报》《公关世界》及书画频道等媒体有专题报导。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大展并获奖，被选送至韩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等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







颜墨书法作品



P出来的全家福

◇文／杨娜　图／段明

老李去邻居老张家下象棋时，看见他们家正墙上，挂了一张全家福。

老李那叫一个羡慕，回来就对老伴儿说：“你再给大宝二宝打个电话，问问他们能一起回来过年吗？”老伴儿不高兴地说：“不早就说好了嘛，孩子们轮流回来过年，今年轮到二宝他们一家回来。”

二宝回来时，给老李买了部智能手机。孙女一遍遍地教爷爷怎样用微信聊天、发红包、照相，还给爷爷建了个群，让爷爷当群主，把老李家一大家子人都拉进群里。

自从有了这部手机后，老李对下象棋再也不感兴趣了，天天不是往群里发红包，就是研究如何照相。

这天，老李在群里说：“咱们老李家一共八口人，每个人都往群里发一张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群里一片哗然，大宝媳妇最先说话了：“爸，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们可没时间陪你玩。”老李也不生气，又往群里发一条消息：“保密。”孙女抗议了：“为什么呀，我可是有肖像权的啊，我不发。”爷爷发来了一条消息：“只要发照片，人人都有大红包。”

八张照片很快就传到群里了。老李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保存到手机相册里，又开始研究起来。

几天后，老李在群里喊大家说话，没有一个人回信息。老伴儿出了个主意：“你往群里发个红包。”效果出奇地好，一家子人都出来冒泡了。老李往群里发了张照片，群里掌声一片：“好漂亮的全家福，怎么弄的呀？”老李打出一行字：“我会‘美图秀秀’，我自己P出来的。”

群里又出奇地静了起来，几分钟后，来了一条消息：“爸妈，再过年，我们都回家，到时候照一张不用P的全家福。”

选自《上海故事》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6（上）【总第558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P出来的全家福　杨娜　1

拍案惊奇

倔老头买车　谢元清　4
特殊工作　郑凯应　6
临州莲事　魏炜　8
救命鱼丸汤　九马　12
守信　余清平　15



惊险故事

碰瓷　宋广杰　17
气球上的婚礼　谭必久　20
最后一个猎人　侯发山　23
第五个兵　凤凰　25

世说新语

蛇药酒风波　李威远　27
夜半巨响　韦名　28
蜂拥而至　徐嘉青　31
牡丹醉春图　韦延长　34
选角儿　庄桂良　36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偷梁换柱 杜辉 42

案巷 海上花 46

害虫 [英]潘妮·汉考克 50

开心岛

月度手术俱乐部 [美]包可华 54

“吃”心不改 马媛 55

计斗老鳖一 许保金 56

异度空间

第七频道 於全军 58

的哥恐怖夜 何刚林 60

影子19号 62



古今异事

千里寻子 余新国 65

青鸢 屈夏云 68

猫兄 庞栋 71



侠客传

四大冥捕 周海亮 74

八卦棍 朱泽举 76

故事段子

老头和小偷 潘李君 16

箱子主人 王凯 24

最佳搭档 轻骑逐 33

下棋 李铁军 45

一顿三餐 庞启帆 64

盖斯波是个圣人 祁萝江 79

女鬼绳 盖边 80

八戒笑坛

献错殷勤 等 40



倔老头买车

◇文／谢元清　图／段明

刘老汉近年来承包村里的一口小山塘，腰包鼓了，正好有一本驾驶证还“养”着，便想买一辆车，可以用来拉拉货。

这一天，刘老汉进城便见到一家车行拉起大拱门，非常热闹，走近一瞧，只见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车，原来这家车行在搞车展大促销呢。

刘老汉转了一圈，发现有一辆皮卡还挺牛气，一问价格，才6万出头，于是心想：这车前头可以坐人，后头可以装货，用来卖鱼或割鱼草再好不过了。刘老汉当即与一位姓钱的经理谈好价格，下了单。

刘老汉满心欢喜地到柜台交了钱，回来提车时，忽听广播里说：“长城皮卡风骏5成交一辆，有请明星欢欢小姐为8号幸运客户刘先生座驾签名！”话音刚落，只见从里头走出来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手里拿着一支比雪茄还粗的笔，在刘老汉那辆新车的引擎盖上划拉了几下，然后站在车前摆着姿势，让一大群记者用长枪短炮对着她“咔咔咔”地拍个不停，那此起彼伏的闪光灯差点没把刘老汉晃晕。

刘老汉定睛看了看那女子，眉头一皱，再跑到他车前一看，只见那雪白的引擎盖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团他怎么也看不懂的字，顿时火冒三丈，炸雷般吼道：“谁在我车上乱画画！”

他这一声吼，把大家镇住了，熙熙攘攘的场面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钱经理大吃一惊，稳了稳神，见是客户刘老汉，赶忙走上前，拍着他的肩膀解释道：“刘老伯，你误会了，今天本车行请来明星给你的座驾签名，你可是赚到了！她的字可以说是一字千金，无论走到哪里，找她签名的追星族都排起长龙呢！”

刘老汉不禁蹙着眉头问：“明星？什么明星？”

这时，那个打扮妖艳的女子信心满满地走上前来，嗲声嗲气地问：“大爷，你不认得我吗？”

刘老汉朝那女子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认得！”

那女子有些难堪了，小嘴一噘，没好气地说：“哟，连我都不认得呀，一看就是个土老帽！”

刘老汉一听这话便恼了，眯着双眼，啧啧有声地说：“也一样是爹妈生的吧？又没长三头六臂，凭什么我非要认识你？”

一旁的钱经理怕两人杠上不好收场，赶忙把刘老汉拉到一边，低声说：“人家可是我们市赫赫有名的大歌星，上过电视，你怎么不认得啊？”

刘老汉的倔脾气上来了，不甘示弱地说：“什么唱歌的？我种我的田，她唱她的歌，我认得她干什么！”说着，他心疼地抚摸着引擎盖上那一团“糨糊”签名，摇头叹道：“唉，这世道变了，要说名人哪，那韩老三才是真正的名人，你们要是把他请来签名我才认！”

钱经理一听这话，糊涂了，忙问：“韩老三是谁？”

“哟，这你都不知道啊？”刘老汉不屑地瞥了钱经理一眼，竖起大拇指说，“韩老三是我们镇的种田能手，而且还是个大秀才，一手毛笔字写得可好了！”

此话一出，引来哄堂大笑，钱经理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捂着肚子说：“就……就乡下种田的，还大名人？我今天算是见着井底蛤蟆了。”

刘老汉被这话激怒了，往小车引擎盖上“啪”地一拍，暴跳起来：“种田的怎么啦？没人种田，你一日三餐吃什么？”他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追那乱七八糟的星我不反对，但你总不能把你心目中的‘星’强加给我一个老头儿吧？”

刘老汉这番话使场面发生了逆转，大伙儿议论纷纷，都觉得老头儿说得有道理。

钱经理见状，忙放缓口气说：“好好好，大伯你说得在理。既然你不喜欢，我给你换一台车，你把购车发票拿来作废，重新开过。嘿嘿，我还巴不得把明星签名的车留下呢！”

哪知，刘老汉就像有意要跟人过不去似的，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这车我已经交了钱，就是我的财产，我没同意，谁在我车上乱动，就是对我私有财产的侵犯。我就要这辆车，你们赶紧把这个签名清除！”

“清除？开什么玩笑！”钱经理勃然大怒，“这是用特殊颜料写的，保管风吹雨打太阳晒十年不褪色，哪能你说清除就清除？”

刘老汉冷笑道：“那好，你不清除，我报警处理！”说着，他掏出了手机。

钱经理一听这话，心里叫苦不迭，只能哭丧着脸问道：“那……那你说怎么处理吧？”

刘老汉“嘿嘿”一笑，说：“还怎么处理？赔偿我损失啊！这事也是有‘价’的，去年，我城里那个顽皮的小外孙不懂事，在垃圾桶旁捡了个没干的漆刷，给小区里停着的一辆宝马胡乱刷了几下，车主找上门来，说全车重新烤漆要6000元，好说歹说，结果赔了3000元才了事。我这车虽比不上那什么宝马，但至少得赔2000元吧！”

“岂有此理！你……你今天是来闹场的吧！”钱经理心里已经服软了，嘴上还装着硬。

刘老汉摆摆手，说：“好，那我不跟你闹了，谁画的画，我找谁理论去。”说着他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寻找那女子。那女子早就被这事搞得无地自容，见刘老汉还要找她麻烦，气得跺跺脚，丢下一句“神经病”，拂袖而去。

钱经理追上前哄几句没哄住，见事情越闹越僵，赶忙折回来，从口袋掏出2000元现钞，啼笑皆非地对刘老汉说：“不就2000

元钱嘛，给你，你快把车开走吧！”

哪料，刘老汉并不接钱，把手一挡，说：“不行，冤有头，债有主，我非要让那女的给我赔礼道歉不可！”说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走了。

钱经理没奈何，把钞票往刘老汉怀里一塞，说：“这钱我先垫上，之后再从她的出场费里扣，这总成了吧？”

刘老汉瞥了钱经理一眼，接过钞票塞进口袋，这才指着那女子走的方向笑道：“嘿，这个女的谁不认得呀，不就是电视上又跳又唱、代言假胃药的那个人嘛！年前我老伴儿胃疼，买了那假药被坑了2000元，村子里还有好几个乡亲被坑呢。平时我最讨厌这些无良艺人做假广告，哼，这回总算逮到机会报复一下，出口恶气了。”

一番话说得众人张口结舌，面面相觑。

刘老汉见钱经理尴尬，拍了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钱经理啊，你们做生意的可要尽一点儿社会责任，不能推波助澜，抬高这种人的身价呀！你要搞签名售车，依我看还是实诚一点儿，请我们镇的韩老三吧！他写的‘福’字端端正正，还获过奖呢！”说着，他坐上他的新车，发动起来就要走。

钱经理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半天才回过神来，追上前，让刘老汉降下车窗玻璃，满脸堆笑地问：“你有韩老三的电话号码吗？”

选自《故事会》

特殊工作

◇文／郑凯应　图／段明

这天，小杨下晚班回到住所，闺蜜小丽等在门口，眼睛红肿，抖着嘴唇说，她被单位开除了。因工作出了点儿小问题，车间主任当着大家的面骂她是猪，她顶撞了几句，便被炒了鱿鱼！

小丽刚失恋没几天，这双重打击她哪儿受得了。小杨劝她先去找一份工作，心情会好很多。

小丽很快又找到一份工作，是当家政服务员，不用加班，工资高，还有丰厚的奖金，只是雇主要求她每天工作八小时，其中至少三小时用于运动——快走或跑步。那家男主人是生命科学系教授，专门研究人体机能，说要采集运动、体重与免疫力的相关数据。他要求小丽体重每月至少减五斤，完成指标每月发八百元奖金。

小丽隔三岔五地打电话给小杨，从她的语气来看，过得还蛮开心，小杨由衷地替她高兴。

年底前的一天，小杨接到小丽电话，说今晚教授请客，请小杨务必来。小杨高兴地答应了。

小杨走进酒店，朝小丽指定的18号桌走去，远远看见桌边坐了好几个人，却没有她认识的，她正怀疑自己记错了桌号，只见一位苗条的少女站起来，快步走到小杨身边，一把搂住她的肩膀道：“喜杨杨，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这是小丽的声音，可眼前分明不是自己认识的小丽！

小丽介绍了一圈周围的人，这位是钱教授，那位是教授夫人李阿姨……

小杨把小丽看了又



看，见她从内到外换了个人似的，心中疑惑不已。

很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钱教授站起来说：“为了科研事业，小丽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坚持运动，因体能消耗过大导致体重迅速下降，她的付出换来了我需要的详实数据，所以我将对她进行特别奖励！”说着，钱教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放在小丽手上，大家都鼓起掌来。

这时，就见门口快步走来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那人径直走到钱教授跟前，躬身握住他的手，连声说抱歉，说完，递给钱教授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钱教授一边笑呵呵地说不迟不迟，一边接过信封顺手放进口袋。

小丽站了起来，惊喜地问：“哥，你咋来了？”

“我接到钱教授的通知，特意赶来参加你的庆功宴啊！他是我的大学老师！”

“啊，这么巧？可你干吗给教授钱呢？”

“我给老师的钱就是你的奖金。傻妹妹，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小白鼠’？”

原来，小丽家境贫寒，为了供哥哥读大学，她初中没毕业就进工厂打工了。由于工厂作息时间没有规律，加上她爱吃甜食，天长日久代谢紊乱，身体迅速发胖。

她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但一来没时间，二来没毅力，三来也没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越减越肥，越肥越自卑，严重影响了生活，先是“被分手”，接着被工厂炒鱿鱼，小丽在双重打击下几乎崩溃了。哥哥为了逼妹妹减肥，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小丽“应聘”到同学的家政公司上班，然后请恩师钱教授以生命科学研究的名义要求她多运动、降低体重。小丽以为自己在为科学做贡献，每天激情四射地运动，用了大半年时间，体重由一百七十斤降到一百一十斤。

“哥相信，凭你的智慧和双手，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也一定会收获真正的爱情！”哥哥激动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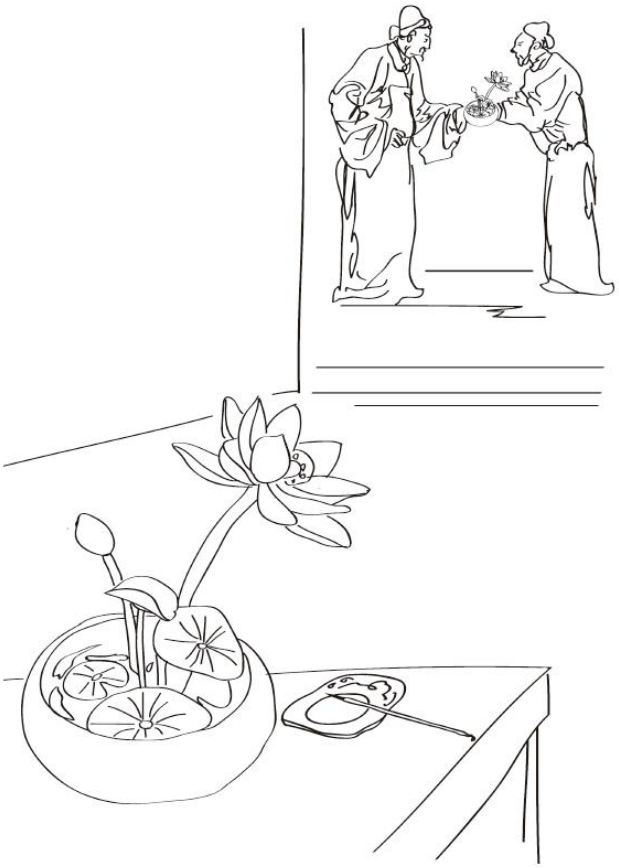
“谢谢哥！”小丽泪流满面，“你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面对此情此景，小杨眼眶一热，心说，有个哥哥真好！

选自《民间文学》

临州莲事

◇文／魏炜　图／周欣欣



临州是个小县，一直默默无闻。清朝光绪年间，刘广济任临州知县。眼看身在临州也不会有啥作为，他就整日埋在书房中，看书作画，自得其乐。

这一天，刘广济正在书房里看书，忽然听到外面由远及近传来一阵喜庆锣鼓声。起先还以为是谁家办喜事接亲呢，但后来那锣鼓声就在府衙门外响起来了，没再远去。他心下不觉一怔：这是搞哪样儿？

他正疑惑间，当值的差役跑进来报告，说是李顺安来给他送花了。刘广济更是惊愕不已，喃喃地问道："送花？送什么花？"差役连说带比画："莲花，碗大的莲花。"

李顺安是临州城里有名的富户，开着两家生药铺，还开着一家粮店，但刘广济跟他没啥交情，这不年不节的，送的什么花呀。但百姓给自己送花，刘广济心里还是美了一美，那也是要亲自迎接的。他忙着回到后堂，换上官衣官帽，来到衙门口。

李顺安手里捧着两盆莲花站在最前面，身后跟着十来个人，敲锣打鼓，真是一个喜庆班子，很是热闹隆重。百姓们不知道出了啥事儿，也纷纷围过来看。见刘广济出来，锣鼓停了，李顺安大声说道："知县大人，你为本县日夜操劳，鞠躬尽瘁，清正廉洁，爱民如子，百姓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但我们知道，依大人的心性，我们若是送贵重物品，你肯定不要，那也辱没了你的名声。我李顺安就代表百姓们送你两盆莲花，以彰大人出污泥而不染之德，请大人务必收下。"

刘广济笑着说道："百姓的心意，本官收了！"

差役们忙着接过莲花，捧进府衙。刘广济也请李顺安府内一叙。李顺安爽快地答应了，跟着刘广济来到书房里。

那两盆莲花已经摆在了书案上。刘广济凑到跟前，仔细欣赏着。一个巴掌般大小的深绿色瓷盆中，水面上浮着两片铜钱大小的荷叶，更有几片荷叶俏立而生，中间一枝白莲亭亭玉立。刘广济不禁啧啧称奇，如此精巧的荷叶与莲花，他还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更可叹的是，这莲花放在案上，顿时就让他的书房里生机盎然了，那真是活色生香啊。

李顺安见他看也看不够，心下暗暗欢喜。

好一会儿，刘广济的目光才从碗莲上挪开，对着李顺安抱拳行礼，笑着说道："这莲花实在精致，但不知仁兄是从何处淘换来的？

定然花了不少银子吧？本官定当奉还！”

李顺安笑道：“花什么银子？这莲花是在下亲手培育的。”

刘广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仁兄好本事。我怎么早没听说？”

李顺安这才说，他也是刚刚学会的，这是他培育出的第一批。刘广济更感兴趣了，问他怎么忽然想起要培育碗莲。李顺安给他讲出一个故事来。

这还是头年的事儿。刚过完年，一天早上，李顺安信步来到临河边，却见崔秀才蹲在河边，捂着脸哭，哭得很伤心。李顺安就问崔秀才遇到了什么难事，自己能不能帮他。崔秀才说他老婆病了，家中无钱医治，觉得自己太无用，为此才哭。李顺安从袖袋里掏出一两银子给了他，让他快带老婆去看病，这银子也不用还了。崔秀才转哭为笑，欢天喜地地走了。

夏天，崔秀才送给李顺安一盆碗莲。李顺安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新奇的宝贝，马上问他是哪儿来的。崔秀才说，是他自己培育的。他收下了李顺安的银子，给老婆医好了病，还不起钱，又无以为报，忽然想到自己看的一本书中介绍了如何种碗莲，他就试着种了两棵，果真成了，赶忙给李顺安送来了。虽说不值钱，但新鲜啊，也是他的一番心意。

李顺安眼珠儿一转，想到了这是个难得的商机。他详细询问了培育碗莲的过程，崔秀才一一道来，他也一一记在心上。当时时令已过，培育不得了，他就先行准备材料。等到今年早春，他就培育了百十盆，现下是都长好了，他回去就可开卖了。想到这碗莲如此雅致，刘广济又是雅士，特意先送过来。

刘广济淡淡地问道：“你这碗莲，准备卖多少银子？”

李顺安想了想说：“一两银子。”

刘广济忽然变了脸色，冷冰冰地说道：“你打的好算盘！两盆莲花，就想打出本官的名头？”

李顺安没想到刘广济一眼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忙着施礼赔罪：“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小民没那意思，只是想送给大人两盆花。”

刘广济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真要给本官送两盆花，还要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本官最恨被人当傻子耍。怎么送来的，你怎么拿回去！否则，别怪本官无情！”

这真是拍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李顺安这个气呀，可他也不敢跟知县大人较劲呀。他赶紧叫回了喜庆班子，又是一通敲锣打鼓，百姓们又围过来看热闹了。李顺安端着两盆莲花，臊眉耷眼地从府衙里走出来。百姓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就问李顺安：“你送给知县大人的花，怎么又拿走了？”李顺安赌气地说：“知县大人是清官，啥都不收，只看了看花儿！”

再说刘广济，越想越气，命差役把崔秀才给带到了大堂上。

崔秀才一脸蒙，迷茫地望着刘广济，颤着声儿问道：“大人，不知小民犯了啥错？”

刘广济问道：“李顺安栽培碗莲，可是你教的？”

崔秀才点头应道：“是。但不知教了他种碗莲，又是犯了啥错？”

刘广济狠狠一拍惊堂木，怒道：“你一个秀才，公塾的先生，竟然如此无知，真是可恨！莲藕莲藕，那莲乃是为藕而生。藕是本，为人食用。你们培育出的碗莲长藕吗？不长藕了，又有何用？真是教人玩物丧志。拉下去，重打十大板！”他生气地丢下水火令签。

崔秀才还想辩解，可差役们不听啊，把

他拉到堂外，“噼里啪啦”打了一通板子。崔秀才趴了半天，这才缓过神儿来，爬起身，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这事儿很快就在临州城里传开了。

李顺安听说了，赶紧到崔秀才家去探望。百姓们的传言，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他原本是不信的，可崔秀才说，就因为教给他种碗莲，这才挨了打，理由也是十分荒谬，竟说种碗莲会玩物丧志。李顺安越想越气。但气归气，他就是气死了，也拿这知县大人无可奈何。自古有云：民不与官斗。作为生意人，他自然更明白这个理儿。既然刘广济这么不喜欢碗莲，他是不敢在县里卖了，只好运到州府去。刘广济再不喜欢碗莲，也不会到州府去找他的麻烦。李顺安给了崔秀才二两银子，让他买些吃食补养补养身子。他回到家，让家人套上马车，装了碗莲，奔着州府去了。

州府要比临州繁华富庶得多，且多文人雅士，对这碗莲一见倾心，喜欢得不得了，争相购买。李顺安也是随行就市，那碗莲的价格一涨再涨，后来竟卖到了四两银子一盆。才几天，碗莲就全部卖完，赚了个盆满钵溢，李顺安乐开了花。

李顺安得意扬扬地回到家，还没坐稳当，就有差役来了，说是刘广济请他去一趟，心里“咯噔”一下，心怀忐忑地出了门。

他跟着差役进到县衙，来到书房里，却见刘广济黑着一张脸问道：“碗莲都卖了？”

李顺安忙道：“托大人的福，都卖了。”

刘广济道：“本官听说你的碗莲卖得不错，定是大赚了一笔，也定然准备明年再多种一些，即刻就要派人到江南去采购莲子了。本官特意把你叫来，就是说给你几句话听。”

“大人请讲，小民洗耳恭听。”

刘广济重重地叹了口气，而后问道：“你猜本官喜不喜欢碗莲？”

李顺安想了想，点点头道：“大人该当喜欢。小民那日给大人送来，大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又在房中换了几个地方，那是看摆在哪里更合适了。但大人最后退给了小民，小民就糊涂了。”

刘广济苦苦一笑：“本官虽然喜欢，却不敢留。崔秀才虽然无罪，本官却打了他。你知道是为何？那是因为，莲藕本该长在池塘里，无人注目，那是最好。一旦摆上案头来，成了新奇之物，那就要引出不尽的祸端。”

李顺安一惊，忙着问道：“小民糊涂，还请大人明示。”

刘广济道：“朝廷若是把碗莲定为贡品，临州将苦不堪言！”

李顺安心头一震，半天无语。

刘广济又微叹了口气，说道：“朝廷若将碗莲定为贡品，就只能由仁兄你来担负这个事情了。你还是早做打算吧，别到时候打你个措手不及，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李顺安忙着躬身行礼：“谢大人提醒。”

培植碗莲，也是需要很多物品的，要派人分头去购买。经刘广济这一提醒，李顺安就在原有数量上加了一百盆。朝廷果真要了，官员们就会层层加码，加到他这儿还真不知道得多少，而且还都得挑最好的。给不给钱，又能给多少钱，那都是未知数。而且临州距京城一千多里，路途遥远，运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听刘广济那意思，这个祸是他惹下的，就得由他来承担，不能给穷苦百姓们派捐。这个苦果，只有他自己吞下。

半个月后的一天，差役忽然跑来，说知县大人有请。李顺安忙着问是什么事。差役笑着说，给李大哥道喜，刚刚知府大人派人来传话，说你家的碗莲被朝廷看上了，定为贡品呢。李顺安眼前一黑，险些就要晕倒。

刘广济聪明绝顶，早就想到这一步了啊，可惜自己愚笨，没弄懂他的意思。

进到县衙里，知府大人派来的差役向他宣读了文告，就是把碗莲作为本州府献给皇太后和皇帝的贡品，由临州县负责，每年一百盆，要品质上佳，及时送到，否则治罪。刘广济和李顺安哭丧着脸接过文告，送走了差役。

李顺安欲哭无泪。

刘广济重重地叹了口气："那碗莲羸弱细嫩，哪经得住千里颠簸呀。仁兄啊，碗莲要栽培，这运送的法子，你也要想好，不然，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啦。"

李顺安忙着说："求求大人，你学识渊博，聪明绝顶，快帮小民想个办法吧。"

刘广济白了他一眼："本官若想得出来，早就告诉你啦！"

李顺安只好告辞出来。

这年刚过完年，李顺安带着两个家人，赶着马车，奔了京城。直到夏末，他们这才回来。李顺安连家门都没进，直接奔了县衙。刘广济忙着问道："结果如何？"李顺安说："成了。"刘广济仰天轻笑："如此，也不枉我一番苦心了！"

原来，这是刘广济使出的一计！

碗莲成了贡品，会让李顺安和临州百姓苦不堪言。李顺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苦苦哀求刘广济帮他想一个万全之策。刘广济学识渊博，想了几日，果真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李代桃僵。早就听闻京城附近有许多温泉，若能打出一口温泉井，让热气在房内氤氲，房内温度上升，就可早育碗莲，提早送进宫里，那才更抢眼呢。

李顺安听从他的建议，带着家人和物品提早赶到京城，租下一口带温泉井的院子，加盖了院顶，又打开温泉井的盖子，让热气在院子里氤氲。果然，院子里很快就热起来，比外面早了一个节气。李顺安又雇了些当地人，带着他们栽培起碗莲来。

两月有余，刚入夏，那些碗莲就已生叶开花了。李顺安送进城里去卖，京城人哪见过这样的稀罕物，纷纷围过来。李顺安怕都给买光了，就把价钱定得很高，十两银子一盆。只有达官显贵买得起，普通人就只有看看了。皇宫里的采买太监见了这稀奇物，一口气买了二十盆，然后就询问是哪里来的，李顺安忙着说是大兴。

过了几天，大兴知县找到他，说宫里已经传下话来，要一百盆碗莲。他就让大兴知县先挑出了一百盆最好的送进宫里。过了两个月，他又带着一百盆送进宫，当然说是临州碗莲了。宫里却说这花来得迟了，成色也不如大兴的好，以后就不要送了。李顺安等的就是这个结果，就近处理了这些碗莲，收拾了家什，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讲完了，李顺安感喟地说："这个碗莲，险些惹出大祸来，我是再也不敢乱种了。"刘广济频频点头。

两年过后的一天，一名差役急急慌慌地找到李顺安，拉起他的胳膊就走："快，去迎接知府大人！"李顺安结结巴巴地问道："我、我去迎接知、知府大人？"差役道："知府大人点着你的名，你就快去吧。"李顺安的心可就提起来了。他又不认识知府大人，知府大人怎么会点着名的要见他呢？

李顺安赶到县衙门外，却见刘广济带着官差们也在迎候。他悄声问道："大人，我又不认得知府大人，他怎么会要见我呢？"刘广济也摇了摇头，说他并不知情，传话的人也没说。

不一会儿，知府大人的仪仗就来了。知府大人走出官轿，李顺安瞬间就僵住了，惊得目瞪口呆。这新任知府，就是两年前的大兴知县。当初他耍了个李代桃僵的诡计，把

献贡一事转嫁到了大兴县头上，这知府大人能饶过他吗？知府大人笑着对李顺安说：“我备了一份薄礼，特意来谢谢你。”

差役就送上一份礼物。

李顺安诚惶诚恐地问道：“大人，你为何要谢我？”

知府大人微微一笑：“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

知府大人这才说，他任大兴知县时，很是焦忧。大兴县就在京城之外，但百姓生活却很困苦。他也一直没想出让百姓致富的法子。李顺安去栽培碗莲，让他茅塞顿开。大兴有温泉，让热气散出来，房里四季如春，不光能栽培碗莲，还可以栽培各种花卉和蔬菜呀。只要你栽培出来，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有的是钱，他们都会心甘情愿地去买呀，那百姓不就有钱了吗？两年下来，不光是大兴碗莲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声，行销许多地方，就是大兴产的各种反季节花卉和蔬菜，也都声名鹊起，在京城里很是抢手。有了这条财路，百姓们的日子也好多了。他升任知府，想起李顺安就是临州人，头一件事就是来感谢他。

李顺安和刘广济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选自《上海故事》

救命鱼丸汤

◇文／九马　图／段明

处心积虑

清朝乾隆年间，温州乌岩岭山脚下住着一户姓傅的渔民，家里有个儿子叫傅世杰，聪明过人，勤奋好学。一家人农忙时耕作，农闲时捕鱼，日子过得清净悠闲。可是，忽一日，一场飞来横祸打破了这份安逸。

事情得从傅世杰的舅舅说起。傅世杰的舅舅是个武将，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可他秉性耿直，言语间竟得罪了陕西巡抚毕沅。毕沅在朝中的靠山是和珅，所以他根本没把一员武将放在眼里，小使计谋，便害得傅世杰的舅舅满门抄斩。傅世杰的父母也未能幸免，那天幸亏傅世杰在外访友，才逃过一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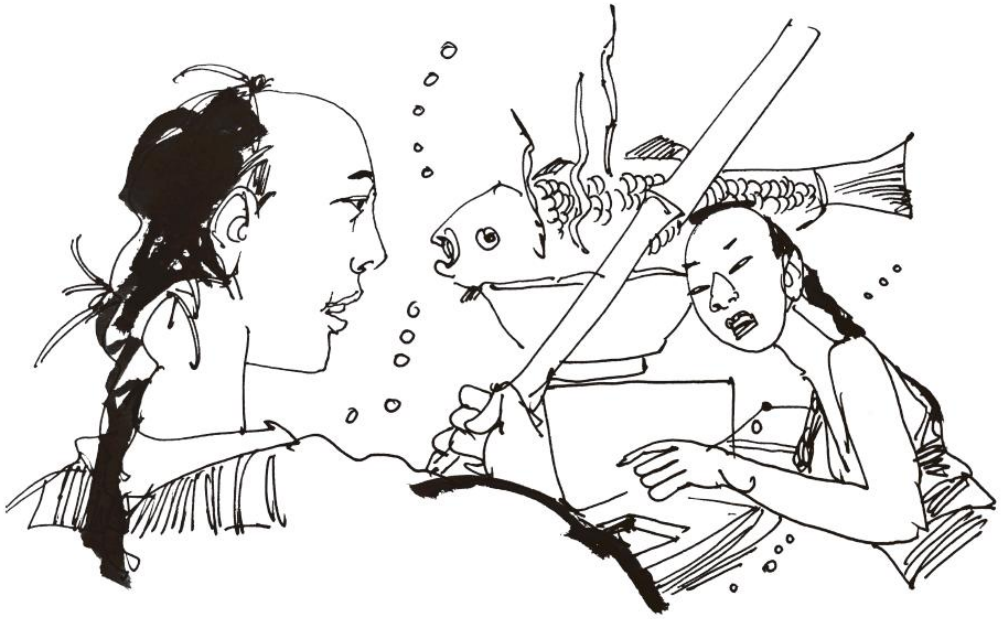
为了给亲人报仇，傅世杰隐姓埋名，勤奋苦读，几年后又托人引见，认贼人毕沅为父。毕沅见傅世杰品貌端正，文才出众，当即就将自己的外甥女兰芝许配给他。

第一步计划非常成功，傅世杰想，自己已深得毕沅的青睐，现在只要再用功读书，一旦考取功名，就不愁替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了。不料，新婚之夜，面对如花似玉的娇妻，傅世杰犹豫了，毕竟兰芝是无辜的啊。

连日来，傅世杰一直故意躲避兰芝。他没有想到，心如毒蝎的毕沅老贼，竟然会有这么一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外甥女。

面对郎君的冷落，兰芝心生疑窦。她猜不出自己做错了什么，特地在闺房备下一桌酒菜，拉着郎君边饮边聊。

面对娇妻的柔言细语，傅世杰几次欲言又止，可一想到自己的处境，他哪敢吐露半点真



情，只得把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他，赶紧逃回了书房。

志在必得

经过一番费心苦读，傅世杰终于准备上京赶考了。他自认为这几年用功读书，已有小成，金榜题名问题不大。

临行前，兰芝一边替丈夫准备行李，一边说：“官人，这次的监考大人王文华，是我舅舅多年的好友，我已替你修书一封，等王叔父看了我的信，他一定会帮忙的。”

傅世杰暗自思忖，兰芝如果知道自己考功名是为了杀她全家，还不知会恨成什么样子！

按照兰芝的嘱托，傅世杰一到京城就先去拜访王文华。王文华也是和珅的铁杆死党，他看完兰芝的书信，两道扫帚眉竟拧成了一团，琢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让傅世杰摸不着头脑的话：“贤侄，你年纪还轻，初来京城应多玩耍玩耍，不要把功名二字看得太重。”

从王府出来，一丝不安隐隐地爬上了傅世杰的心头，好在没多久，考试就开始了，那一丝不安也很快随风而去。

可令人遗憾的是，傅世杰的希望破灭了，金榜题名没有他的分儿。他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兰芝却似乎早有准备，开口道：“官人啊，你还年轻，何必急着去当官。只要有志气，除了做官，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

不中状元怎么能替亲人雪冤？面对兰芝的安慰，傅世杰只能长叹一声，又一头扎进了自己的书房里。

这些天，傅世杰一直在回忆赶考的过程，他思来想去都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落榜。

就在傅世杰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兰芝却一语道破了天机。兰芝说，我问过王叔父了，他说你的文章是答得精彩，只是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杀气，所以他根本不敢呈给皇上看。原来如此，看来想考状元，还得先把心态调整好啊。

春去秋来，转眼又到了大考之年。这回，傅世杰做好了十二分的准备，志在必得。临行时，兰芝又写了封信，让傅世杰带给王文华。

这次考试，傅世杰用足了心思，一字一句细心品味，逐字揣摩，每答一题都反复思量好几遍，几场下来，累得够呛。

这日，傅世杰正躺在驿

馆内闭目养神，王文华忽然差人把他接到了府里。

傅世杰以为考试有了眉目，可一进门，王文华就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贤侄啊，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答完题目连名字都不写呢？"

"我写了呀！"傅世杰瞪大双眼，认真回忆着，"每场考试，我都在卷子上写好名字的！"

王文华的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几天我一直在看卷子，今日把所有卷子都看完了，也没见到你的。事到如今，叔父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难以回天了。"

真是天不助人啊！看来不仅世人见了和珅毕沅害怕，就连老天爷也拿他们没办法啊！

救命鱼丸汤

傅世杰回到家后，整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兰芝见此焦急万分。就在这当口，毕沅忽然差人来请傅世杰。到了毕府才知，原来今年和珅要做四十大寿，毕沅想送份厚礼好好拍拍马屁。

可像和珅这样的人物，上不缺权，下不少钱，想送份合适的礼物讨他欢喜，也着实为难。

毕沅想了半天，终于想到，和珅喜欢字画，如果送几副对联，既能在上面写些赞美的话语，又能让他欣赏到漂亮的书法，可谓一举两得。只是毕沅的字实在拿不出手，所以他就想到了傅世杰。

傅世杰强忍气愤，挥笔写了十副对联。这十副对联，真是笔笔有力，直把站在一旁的毕沅乐得拍掌叫好。

毕沅硬拉傅世杰去给和珅贺寿。和珅的寿宴非常热闹，朝中的官员几乎都送来了贺礼，看见那些溜须拍马的家伙，傅世杰气得简直要吐出血来。

从和府回来，傅世杰躲在书房里，不是喝酒就是流泪，没几天便一病不起。就在他茶饭不思、水米不进之际，兰芝端来了一碗鱼丸汤，慢慢喂给傅世杰，一连几天，终于将傅世杰从阎王爷手里抢了回来。

傅世杰康复后才知道，当时他不吃不喝，病情严重，兰芝心急如焚，才想起用乌岩岭河里的鱼肉和河畔的红薯粉做成鱼丸汤喂给他吃，大概正是这熟悉的风味，傅世杰才一口一口往下咽的。

经过这场大病，傅世杰终于想通了：世道不平，不是他一个人能改变的。和珅这么大的势力，就算自己考上状元，也不一定斗得过啊！此刻，傅世杰更加思念当年在乌岩岭畔的安逸生活了，于是，他对兰芝说，他不想考状元了，只想回家乡开一家鱼丸馆。不料，兰芝竟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乌岩岭畔便多了家夫妻鱼丸店。

几年后，嘉庆皇帝继位，查办了和珅。王文华自然也难逃法网，在搜查他家时发现了两封信件，这是当年兰芝写给王文华的。原来，兰芝在信上并不是让王文华多多照顾傅世杰，相反是让他想办法阻止傅世杰考上状元。

兰芝说她还年轻，希望夫君多陪陪她，不想让丈夫过早地涉足官场。其实，那天傅世杰在兰芝的闺房喝多了酒，回到书房就自言自语地把实情都说出来了。兰芝怕他喝多难受，想留下来照顾他，不想听个正着。

兰芝像五雷轰顶，快要急疯了。一边是自己的舅舅，一边是新婚郎君，两个都舍不得啊！虽然兰芝知道舅舅犯下了滔天罪行，迟早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可傅世杰太天真了，他根本不是舅舅的对手，为了保护他，兰芝才想出了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隔年，嘉庆皇帝来乌岩岭游玩，喝了傅世杰的鱼丸汤赞不绝口，经过一番交谈后，又觉得傅世杰有状元之才，爱才若渴的嘉庆皇帝本想召傅世杰回京重用，但傅世杰婉言谢绝了。

选自《山海经》

守信

◇文／余清平　图／颜玮



麻石来到“天福”典当行，说：“五年之期已到，我来赎当年的那件衣衫。”

典当行的人问：“赎什么衣衫？”

“你不知道，叫掌柜贵二爷出来。”

“嗨，听你口音不像是外地人，咋不知道？几个月前，贵二爷为了赎回他的婆娘，将典当行卖给我了。”

“怎会这样？谁做的？”

“还有谁？土匪麻七。”

“人呢？”

“赎金不够，麻七扣留了贵二爷，说是要留在山里做买卖赚够赎金才放人。”

“麻七？他不是参加了国军吗？”

“听说国军被日本人打散了，他带了些兄弟逃回来做了土匪，现在有两百多号人。”

麻石知道麻七，耍得一套洪拳出神入化。麻石转身往西山奔去，到了山寨门，麻石对守门的土匪说：“告诉麻七，就说麻石来了。”

一会儿，寨门口冒出十几个土匪，执刀握枪的，簇拥着一个人。

“麻七在此恭迎石爷，有请！”

一行人走进厅堂，麻石一拱手说：“我今天来，为贵二爷夫妇而来，直说吧，赎金还差多少？”麻七不答复，一伸手将腰间挎着的盒子炮抽出来，“啪”地拍在桌上。麻石一看，盒子炮呈9字横在桌上，说：“90个大洋？不多。”

麻七“嘿嘿”大笑道：“笑话？他贵二爷的女人花骨朵一个，尚欠900大洋！”

麻石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包得密密匝匝的粽子，“啪”地砸在盒子炮上，说：“给你，不止900大洋！”

麻七一瞪眼，喝道：“你敢玩我，找死！”急伸手去摸枪。

麻石说：“麻七，你剥开粽子看看再摸枪不迟。”

麻七闻言，看着麻石，转手拿起粽子，缓缓剥开粽叶，金光射入他的眼里，是一锭黄金。

麻石带着贵二爷夫妇下山，贵二爷突然跪在麻石面前千恩万谢。麻石一把扶起他说：“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还记得五年前的端午节，我娘病危，想吃粽子，我身无分文，便脱下身上那件破衣找你典当。你典给我两个粽子，让我娘去得不留遗憾，还怕我不接受，在粽子里塞入一枚金戒指。这枚金戒指，让我将娘风风光光地葬了。”

贵二爷夫妇一听，面面相觑，原来那枚金戒指被包到粽子里去了，难怪翻箱倒柜也找不到。贵二爷唏嘘一番，问：“你这金锭从哪来的？”

麻石红了脸，说：“我娘去世后，我寻思着没路子赚钱还你这金戒指，没奈何，就去做了伪保安队长。”

贵二爷立刻变了脸色，拉着婆娘转身往山上走，说：“你，你一身武功，却做了汉奸！我夫妇宁愿死在土匪手里，也不要你这臭钱赎我们！”

麻石一把扯住他，说：“你别急呀，我早就投奔了新四军，这金锭是我四年前暗中救了一个国军的将领，他赠的，我也上交过首长，但首长说我情况特殊，让我拿回来兑现承诺。还有，首长让我摸摸麻七的底，听说他也时常骚扰日本鬼子。”

选自《今古传奇》

老头和小偷

◇文／潘李君



李智是个小偷。这天深夜，他趁着月色来到一幢大楼前，只见门口挂着“枫叶情敬老院”的牌子，不禁心里一乐。能进敬老院的都是有钱人，说不定还能大捞一笔呢！他沿着围墙转了一圈，发现后门有一扇铁门，也就两米多高。李智轻轻一跃，爬上铁门翻了进去。

李智在里面转了一下后，打算在贵宾区域下手。这贵宾室住的老头，肯定有钱！李智掏出万能钥匙，轻松打开了一间贵宾室的房门。进去一看，只见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贵宾室的待遇果然不一样。他蹑手蹑脚的，正想翻箱倒柜时，床上的老头翻了个身，说：“小李，你来了！”

李智心里“咯噔”一下，吓得大气不敢出，心里正纳闷呢，只听老头继续说道：“你来得正好，我这老腰酸得厉害，正想找你按摩呢！”李智这才明白过来，敢情老头把自己当成敬老院的服务生了，于是来个将计就计，接茬说：“嗯，我、我担心你睡不好，所以给您按摩来了。”老头欣慰地一笑：“小李你放心，待会儿大爷不会亏待你的。”李智“嗯”“啊”地回答着，挽起袖子，叫老头翻了个身，就给他按摩起来。看在会给好处的分上，他按得非常起劲。可没按几分钟，手就酸了，想停又不好停下来。过了十几分钟，好不容易按摩完腰部，谁知老头又说背疼，让他给敲敲，李智咬了咬牙，只好又给老头敲背。可好不容易敲完背，老头又说小腿发麻，让他给捏捏，李智只好又给老头捏腿，这一番折腾，把他累得出了一身汗，似乎浑身骨头都散了架。李智本想找个机会偷偷溜了，可辛苦了一晚上，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啊。

捏完小腿，老头下床伸了个懒腰，说：“浑身得劲！”突然，他话锋一转，“你这该死的小偷，还不束手就擒！”

李智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呢，已被老头双手反剪，摁倒在地，动弹不得。李智龇牙咧嘴的，肺都快气炸了，说：“你，你这死老头，原来你……”

“不明白是吧？”老头哈哈大笑，“我这身老骨头，多年没动手了，你不给我疏通疏通筋骨，哪能轻易制服你？”

选自《中华传奇》

碰瓷

◇文／宋广杰　图／段明



这天是大集。中午11点左右，赶集的人陆陆续续回家了，狭窄的村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

一辆130农用汽车正向高高的河埝上行驶。河埝非常陡，几乎呈30度，就在汽车快要爬上去的时候，忽然熄火了。司机小河赶紧重新发动马达，但汽车光是突突叫却使不上劲，更要命的是，刹车还突然失灵，汽车正在不停地向后退，而后面就是一长排车辆和行人。

小河赶紧叫老婆小梅下车，去捡一块砖头挡住车轮，小梅拿着砖头却不敢放砖头，因为车子退得越来越快。小河的汗一下子冒出来了。

车子还在继续下滑，而旁边就是几丈深的壕沟，假如侧翻下去，说不定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周围的人见此情景，纷纷大叫："快闪开！快闪开！"四散奔逃。还有很多人站在远远的地方，专等着看即将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壮小伙子大步流星赶过来。他上去就用肩膀抵住车厢，拼命向上推，嘴里大声喊道："发动！踩油门！"

小河马上发动了马达，然后一踩油门，汽车一下子就蹿上了高坡。一场灾难被化解了。

小河把车开到一片平地上停稳，小两口来到那小伙子身边想表示谢意，小伙子这时候却坐到一片草丛中急促地喘气。

小河感激地说："这位兄弟，多亏您帮忙，不然，今天就遇上大麻烦了！"

小伙子有些慌乱地说："没啥，就是伸把手儿的事。"

"那您坐在这儿干啥啊？您是不是刚才受伤了？"小河很关切地问。

"没有，没有！"小伙

子干脆地回答，“不过，我钱包刚才被挂在车后的钩子上了，麻烦您给我拿来吧！”

小河赶忙去车后，一看钩子上果然挂着一个钱包。他把钱包拿来递给小伙子，小伙子依然坐在那里，伸手接过了钱包。

小河见小伙子始终不肯站起来，他有点儿心慌：“你要是受伤了，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小河说着就上前去扶小伙子。

“我真没受伤！”小伙子说，“我刚才打过电话了，我朋友一会儿就来，你们走吧！”

朋友一会儿就来？听到这句话，一种不好的感觉袭上小河的心头。该不是碰瓷吧？小河马上想到了下面的情节：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找人来帮忙，后面就是狮子大张口……

小梅朝小河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赶紧走！

小河却轻轻摇摇头。小伙子还坐在草丛中不起来，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这不光是因为小伙子给自己推车不能丢下不管，更因为小河不止一次听说过，碰瓷者假装让车主先走，但偷偷记下车牌号，然后伪造伤情，再找上门来。如果这样，到时候麻烦就更大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不如自己现场看着，解决了更省心。

小梅一见小河略显惊慌的神色，她也慌了，赶忙俯下身对小伙子说：“大兄弟，你要是伤了，我们一定给你治，可要是跟我们要很多钱，我们可没有啊！我们就是前面村子的人，咱们肯定离得都不远，你可不能……”

“我啥时候说跟你们要钱了？”小伙子不高兴了。

“那您为啥坐在这儿不起来？”

“根本不是那回事，”小伙子有点儿烦躁地说，“等我的伙伴来了就好了嘛！”

“那你还是……”

此刻，刚才还纷纷逃跑的人，见汽车安全了，这时候又聚拢过来看热闹。他们自然也判定小伙子是碰瓷，于是都好心规劝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不要太那个，大家都不容易，即使开口要，差不多就行了，可不能太狠了。

小伙子不知道说啥好，只管低着头，不搭理他们了。

就在小梅和小伙子交涉的时候，小河越想心里越没底，他也偷偷打了一个电话。不大一会儿，一个脑袋剃得锃亮的年轻人风风火火开着一辆旧越野车就过来了。

“锃亮”和小河简单谈了几句，就大摇大摆地来到小伙子跟前，大大咧咧地说：“哥们儿，怎么回事啊？这位司机是我的铁哥们儿，他可是正经生意人，小两口平时做点儿小买卖，很不容易，他们哪有钱啊。哥们儿要是缺钱就朝我说！”

小伙子见“锃亮”居高临下地挡在自己面前，像老师教训学生似的教训自己，一股无名火直往脑门上冲：“我啥时候跟他们要钱了！你不分青红皂白地瞎说啥！”

“锃亮”捋了捋八字胡，高声说：“既然你不想要钱，那为啥赖在这儿不起来？”

小伙子没说话。

“看来你还太嫩，不认识我孟一脚——我跺上一脚，全县都得颤三颤！”“锃亮”手指着小伙子说，“我可告诉你，别说交通队，就是公安局长、法院院长那儿也都是咱的表亲，你想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讹人，门儿都没有！”

“讹人！”小伙子可气坏了，“你是干啥的？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你不是讹人是啥？”

司机小河没想到“锃亮”和小伙子见面就吵起来了，赶忙上前劝住：“孟老兄，您可别……人家确实没跟我要钱啊！”

“你怎么突然胳膊肘朝外拐啊！”“锃亮”很不高兴地对小河说，“你不用

怕，有我呢！”

正在这时，小伙子的伙伴骑着一辆摩托车来了，见“锃亮”正站在小伙子面前数落，他也来气了：“让开，让开！你们这是要干啥？欺负人怎么的？想打架怎么的？”

“锃亮”本来刚被小河劝得火气小一点，不想又冒出一个“程咬金”来。他耐着性子对“程咬金”说：“你是他同伙吧？我刚才说了，要钱冲我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说吧，多大码子？”

“程咬金”上下扫了扫“锃亮”，对他嘴里吐出的“同伙”两个字非常生气。他不屑地说：“快滚一边去！你不就是那个外号叫‘孟一脚’的小痞子吗？怎么哪儿都有你呢？你瞎掺和啥？不就是又想捞点儿油水吗？”

一席话，可把“锃亮”气坏了，尤其他不能容忍“程咬金”竟敢管他叫“小痞子”，这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厉声高叫：“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就一手揪住“程咬金”的衣领，一手握成拳头直向“程咬金”的面门打去。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他们都想不花钱看一场精彩的打斗。

“程咬金”微微一笑，反扭住他的手腕，下面一个扫堂腿，一下就把“锃亮”扫倒在地。“锃亮”刚想爬起来，“程咬金”又是一脚，再把他踢翻，然后骑上去，抡拳头就打……

“锃亮”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竟然有人敢痛打他！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大声惨叫：“救命啊！可打死我了！”

周围的人群发出“嗷嗷”的喝彩声。

小河此刻是真后悔把“锃亮”叫来，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他又不敢上前。这会儿见“锃亮”倒在地上，他才赶紧攥住“程咬金”的拳头，说：“兄弟快住手！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冲我，可不能再打了！”

小梅可吓坏了。这个场面已经不可收拾，她赶忙打电话报了警。

警车很快就开来了，小河赶紧把前前后后的情况都对警察说了。警察一皱眉头，径直来到小伙子跟前。小伙子依然坐在地上没动。

警察问：“你到底咋回事？既然没受伤，为什么坐在这儿不起来？”

小伙子看见警察，知道不说不行了。他一招手，示意警察低下头，就悄声把情况对警察说了。警察听了笑起来，离开小伙子，先来到“锃亮”跟前问：“你怎么样？用不用上医院？”

“锃亮”一见警察，早就一骨碌爬起来了，赶忙嬉皮笑脸地说：“警察同志，不用，不用！刚才啊……刚才是我们逗着玩儿的。”

“那就好。请你们各自散开吧，快快，散开吧！”

一群人都走开了。小伙子这才长吁一口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小伙子帮助推车的时候，不小心裤子兜被挂在车后的一个钩子上了。汽车突然一加速，裤子兜里的钱包一下子被挂走了，加上裤子的质量不怎么样，裤子也扯开了，整个大腿全暴露出来了……

要命的是，司机的老婆始终在眼前，周围又有男男女女一大群人，让小伙子不好意思开口说。汽车一上去，小伙子赶紧慌慌张张坐到草丛里，打电话叫朋友送一条裤子来……

小伙子红着脸脱下撕裂的裤子，换上伙伴给他送来的新裤子。

警察笑着对小伙子说：“你也是，既然你没受伤，直接说裤子破了不就没事了嘛。”

小伙子一边换裤子一边红着脸说：“我怕一说，就把我大腿暴露出来，那样，他们更该慌了，所以……”

警察这才吃惊地发现，小伙子的左腿竟然是一条假肢……

选自《故事林》

气球上的婚礼

◇文／谭必久　图／颜玮



苏雪的追求者众多，谁都没想到，她最后选中的却是其貌不扬的卢林。她的闺密陶陶是个记者，气得指着她的鼻子好一顿数落：“你以为自己是剩女呀，他不就家里有点破钱，是个典型的小白脸，真没见过鲜花主动往牛粪上插的！”

苏雪有口难辩，好像她看中的就是卢林的家产似的。与卢林交往初期，尽管他攻势如潮，苏雪还真的没动心。有一次，一帮追求者邀苏雪去歌厅唱歌，有个不认识的大光头上来挑逗苏雪，在场的人七嘴八舌地指责他，没想到这家伙仗着人高马大，露出刺着一条青龙的手臂亮了几下，大伙儿都不敢吱声了。就在光头笑嘻嘻地要搂抱苏雪的时候，卢林挺身而出，朝光头猛击一拳，然后一脚将他踢倒。没等光头爬起来，卢林拉着苏雪赶紧离开了歌厅。

苏雪问卢林为什么敢与那样的家伙斗，卢林淡淡地说：“一个男人要是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还算什么男人！”苏雪当即热泪滚滚。

苏雪将这件事讲给陶陶听，陶陶笑道：“你喜欢他就喜欢他，别编什么故事。就他那德行，还英雄救美？”苏雪很无奈，卢林的骑士风度，又不能证明给陶陶看。

两人准备结婚了，婚宴定在豪华的50层酒店举行。当酒店经理介绍顶楼还有直升机停机坪时，卢林眼睛一亮，转身问苏雪：“别人迎亲都是摆长长的车队，有点俗。我们乘直升机从天而降，怎么样？”苏雪想了想，说：“直升机轰轰隆隆，依我看，不如乘热气球，在空中举行婚礼，那多美。”随

行的婚庆公司策划员连声称好，既浪漫又新颖。

消息传开，苏雪与卢林的婚礼一时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人说这是烧钱，更多的人羡慕这场婚礼的浪漫。

陶陶也很兴奋，伴娘非她莫属，到时候也能登上热气球出出风头。谁知到了举行婚礼那天，热气球的吊篮只能乘坐四个人，除了一对新人和主持人，连飞行员还兼摄像，根本就没她这个伴娘的位置，陶陶只好嘟着嘴到酒店顶楼翘首以待新娘从天而降。

热气球上，苏雪披着雪白的婚纱，心里有些紧张。卢林搂着她，轻轻安慰道："别害怕，热气球比飞机还平稳。"

主持人开始工作了："各位嘉宾，各位亲友，我们的新人，目前已经升到200米的空中，一会儿，我们将升到1000米的高空。蓝天白云，将见证卢林和苏雪的爱情，翱翔的鸟儿，将为我们的新人祝福！"

飞行员一边操纵加热器，一边将头上的头盔式摄像头对着主持人，实时将他拍下的画面传到婚宴大厅的大屏幕上。

热气球越升越高，录音机播放着《婚礼进行曲》，卢林为苏雪戴上了结婚戒指，主持人很激动："看吧，在这远离尘世的高空，他们交换的不是戒指，而是两颗挚爱的心！请问我们的新郎，您此刻有什么话要说？"卢林搂着苏雪说："我要用全部生命呵护你，我爱你！"苏雪哽咽了。

画面传到婚宴大厅，来宾一片喝彩，陶陶更是感动得泪光盈盈。

主持人还要说什么，身子突然踉跄一下，飞行员急忙喊道："我们快到东湖上空了，这里气流紊乱，坐稳了。"

飞行员有点儿手忙脚乱，捣鼓着加热器："出了点儿毛病，你们……"他话没说完，热气球突然快速下降。主持人没忘了说笑话："这是难得的爱情失重，你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对新人。"

就在热气球离湖面500多米的时候，飞行员终于重新点燃了加热器，热气球又开始冉冉上升，可是，刚升到1000米的正常巡航高度，加热器又熄灭了。飞行员绷紧了脸，说："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们乘坐的热气球，可能马上要发生坠毁事故了，请大家作好最后的准备。"

主持人慌了："我们就这样等死吗？"飞行员摇摇头："平时我们一般准备了压载物，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抛出压载物，增加气球的升力。今天为了能搭载四个人，就没有装压载物。"

卢林问："那我们就眼睁睁坠到湖里？"飞行员摊开双手："没办法。运气好的话，我们将以30公里的时速坠入湖面，如果救援及时，还有点儿生还希望。"

卢林狠狠地瞪着飞行员："难道就没有紧急救援措施？"飞行员说："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将我们中的一个人抛下去。不过，我可不能包括在里面，没有我，气球坠毁更快。"

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将目光集中在了主持人身上。他慌了，急忙说道："要死一起死，你们干吗望着我？"卢林打断他的话："没时间与你废话了，今天是我们的婚礼，要是出了事，你们公司会赔光，你今后也没什么好日子过。"

主持人咬咬牙，苦笑道："好歹我也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死也值了，就当一回世界上最敬业的主持人吧。"他将角落里的一只包背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重量，我将自己的工作包也带走吧。"说完纵身跳了下去。气球马上停止下降，并开始慢慢上升。

苏雪痛苦万分："都是我不好，为什么

想到乘热气球呢？”她紧紧地抓着卢林的手，“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你说，我们真的会平安降落吗？”卢林摇摇头：“别说不吉利的话，一切都会过去的！”

危机真的还没过去，气球只维持了几分钟，又开始往下降。飞行员绝望地说：“今天我们的运气糟透了，现在不单是加热器出了毛病，气囊可能也开始漏气，情况紧急。”卢林很气愤：“我要向你们公司索赔！”

飞行员说：“对不起，现在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分钟了。”卢林吼道：“难道你要我们俩也跳下去？”飞行员说：“一个就够了。快决定吧，要不就一起完蛋。”

卢林将目光转向苏雪，苏雪勉强地笑了一下：“我们谁都不跳，要死死一块儿。”卢林哆嗦了一下，说：“别，还是想想办法吧。”

苏雪说：“听天由命，我相信上天会祝福我们的爱情。”卢林沉默片刻，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说没用的。唉，我们家三代单传也罢了，我死不足惜，可是……”

苏雪问：“你的意思是要我跳？”卢林只是望着她，没回答。飞行员催促道：“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快没时间了！”苏雪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跳，要死死一块儿！”

卢林突然对苏雪跪下了：“你放心好了，我将一辈子不再娶别的女人，你永远是我的妻子！”说着，他一把抓住苏雪，“你是自己跳，还是我帮你一把？”

苏雪泪流满面，悲愤地问道：“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无情小人！你的骑士风度呢？”卢林吼道：“你就不能当一回侠女？”说着就抱起苏雪，准备朝外扔。

飞行员突然惊喜地喊道：“加热器可以工作了，危险已经排除，你们谁也不用跳了！”“真的吗？”卢林扭头问飞行员，见飞行员连连点头，他放开苏雪，一把抓住飞行员，像头狮子般吼道，“我真该将你扔出去！”

气球平安地降落在酒店顶楼，迎接新人的来宾个个惊魂未定。刚才气球上发生的一切，他们通过飞行员头上的摄像头，在大屏幕上全程看到了。

卢林走出了吊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跳出气球的主持人，这时竟拿着麦克风笑眯眯地朝他走来了。他哪里知道，这场“空难”，竟是苏雪一手导演的。苏雪为了让来宾见识卢林的骑士风度，悄悄与婚庆公司商定，在气球上考验卢林。为了万无一失，连主持人都是一名退伍的空降兵，他跳出吊篮前所背的工作包，其实是一具降落伞。

陶陶不知道是苏雪策划的这一切，她上前紧紧地抱住苏雪，哭得一塌糊涂。苏雪悄悄将真相告诉了陶陶，陶陶气得狠狠地掐她，说：“你太残酷了！要是事先让卢林知道，就算他扮演一个假骑士，也总比这样的结局强啊！”

苏雪自言自语：“要是主持人跳出去的时候，他有胆量多看一眼，应该能看到人家在空中张开降落伞，可惜，他当时只顾自己。你说，他对我的爱情，像不像一只彩色气球，看上去很美，其实一戳就破？”

卢林还在那里发呆，主持人小心翼翼地低声问他：“婚礼还继续吗？”

卢林有气无力，他做梦也想不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初为了赢得苏雪的芳心，他花钱雇人在歌厅导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闹剧，没想到今天竟以这样的悲剧结束。想到大厅里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在空中的举动，他恨不得在地下找道缝，立马钻进去。

选自《中华传奇》

最后一个猎人

◇文／侯发山　图／黄胜



青龙山的人除了德富，一个个都下山了，有的搬到了镇里，有的迁到了城里。老伴儿临走那天，嘟囔着要他一起撤，说山里的猎物好比五黄六月下大雪，稀罕着呢，政府也有了政策……他脸一黑，打断老伴儿的话，说，我是猎人，不打猎干啥？德富的脾气倔，跟头犟驴似的。哼，你不走，狼非吃了你不可！老伴儿丢下这句话，便跟着儿子媳妇进城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村的人也不例外，家家户户打猎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爷爷辈。山上的动物并非取之不尽，寻不到猎物，村里人为了生存，便砍伐山上的树木，做成家具或原木出售。青龙山原先的植被遮天蔽日，钻到林子里迷路那是常有的事。等到政府有所察觉，从头到脚裹着严严实实“外套”的青龙山已经成了“裸体”。

政府虽然收缴了猎枪，但德富有自己一套捕猎的方法，如下绳套，在猎物可能出没的地方铺设一根结实的绳索，一头固定在大石头上，一头绾个活套，一旦猎物的爪子踏入绳套，必被束缚，俗称“下束”；如设关子，用石头垒成一个鸡窝形状的建筑，里面拴一只活鸡或其他食物，只有一面留个门，倘若有猎物踏进门，石门会自动关闭，俗称“皮子关”，等等。山里的动物除了老鹰、麻雀之类的飞禽外，四条腿的走兽不多见了，有时出去一天，连个兔子都见不到，气得德富对着光秃秃的青龙山，对着整天阴沉着的老天哇哇大叫，满腹的气愤、委屈，还有无奈。

这天晚上，是一个刚刚暴雨过后的夜晚，天气闷热闷热的。德富辗转反侧之后刚要进入梦乡，忽然听到“嗷呜”的狼叫声，悲怆、凄厉。这个久违的声音让德富一下子兴奋不已，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个激灵从床上爬起来，习惯性地去抽枕头下的猎枪，可什么也没有。他有点儿慌神，不敢去开门。从窗户看出去，趁着

朦胧的月色，他认出是那头独眼狼！他不由得打了个颤，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十年前。

那一天，德富的“皮子关”钻进去一头狼。他赶过去的时候，这头狼“呜呜”叫着，像是在哭泣。他从石缝里看到，这头狼只有一只眼睛，大着肚子——原来是一头怀孕的母狼！察觉到德富的气息，狼匍匐在地，“呜呜”哭得更伤心，完全没有了狼的野性和凶猛。那声音、那眼神，似乎在哀求德富。德富犹豫了许久，直到他发现母狼眼里淌出的泪，才一狠心，放走了它。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啊。这一刻，德富心里好后悔，若是当初结果了这头母狼，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场面。怎么办？自己手里没有枪，德富有点儿慌神儿了，对着窗户大吼了两声：“走！走！”母狼不为所动，还在“呜呜”地叫着，瘆人、凄凉，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德富转身找到半块砖头，从窗口甩出去，母狼跳跃着躲避了一下，转身又对着德富的房子“呜呜”地叫着，铁了心要跟德富一决雌雄，你不出来，我就不走。这时候德富反倒不害怕了，因为母狼刚才躲闪的动作，暴露出它的弱点，灵敏性不如年轻的同类，一条腿也瘸了。假如这头母狼不走，再引来其他的同类，糟糕的就是自己。不如趁现在还有点儿力气，冲出去拼个你死我活。想到这里，他拿起门后的一根棍子，把门打开了。

母狼看到德富出来，转身跑了。德富本打算把它撵走就算了，谁知道，母狼跳跃着跑了几步，又折回身来挑衅似的“呜呜”叫着。德富的倔脾气又上来了，道路有些泥泞，他还是挥舞着棍子撵了过去。母狼见状，扭头就跑，跑了几步又转过头来，好像看看德富跟上来没有，若是没跟上来，便停下来；若是跟了上来，它就继续在前面跑……就这样，直到把德富引到另外一座山头。这时候，天已经渐渐放亮。难道母狼要把自己引入“圈套”，进而攻击？想到这里，德富不再追了，转身沿原路返回。到了村口那儿，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青龙山跟毁了容似的，坍塌了半边，把整个村子淹没了，包括他家的房子。

德富到底没有进城，他留在了青龙山，改行当上了种树人。

选自《小说月刊》

箱子主人

◇文／王凯



火车上还有一个座位没人坐，可是上面放着一只大箱子。

一位使用长期车票的乘客对箱子对面的人问道：“先生，这箱子是你的吗？”

那人答道：“不是，那是我朋友的。她刚刚下去买报纸了。”

几分钟后，火车开动了。使用长期车票的乘客二话没说，提起箱子便往窗外扔去，然后在空座位上坐了下来。

坐在对面的人大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扔箱子的乘客微笑着答道：“你的朋友没赶上火车已经够倒霉的了，可不能让她再把箱子丢掉啊！”

选自《特别文摘》

第五个兵

◇文／凤凰　图／段明



连队被敌人包围，困于一片山林之中。敌人不急于进攻，想困死连队。连队只剩下几十号人，想冲出十倍敌人的包围，根本不可能。此时连队缺枪支弹药，缺粮食药品，已经支撑了几天，快支撑不住了。连长很着急，再这样下去，连队就全完了，必须请求支援。连长找来四个身强体壮的兵，其中包括多次执行任务有着丰富经验的他。连长让他们五个兵突围请求支援。

他看看身边的三个兵，心里说，不是五个兵吗？那第五个兵呢？连长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说，你在找第五个吧？他啊，早就出发了！出发了？提前出发了？不一起行动？他盯着连长。连长又说，他在必要的时候会帮助你们！有信心完成任务吗？他赶紧敬礼，大声说道，保证完成任务！连长也向他敬礼，连队的几十人，就全都交给你们了，赶快行动吧！

他和另外三个兵准备了尖刀，准备了手榴弹，准备了子弹，检查了身上的枪，趁着夜色走出了营地。他们往山外走去，向着大部队的方向。他们悄悄地走，怕惊动鸟儿，也怕惊动敌人。他们迅速地走，希望尽快走出大山，找到部队。他们翻越一条条山沟，穿越一条条小溪，他们离敌营越来越近，已经看到敌营的火光了。

近了，更近了。他们看到了哨兵。两个哨兵倚着大树，正打着瞌睡，头低下去，再抬上来，再低下去，再抬上来。终于，哨兵的头低下去，再没有抬上来。他打了个手

势，让两个兵在原地警戒，他和另一个兵轻轻地走过去。他们手中紧握着锋利的尖刀，终于，他们靠近了哨兵，他抱住哨兵的头，一刀下去，哨兵便倒了下去。

另一个哨兵，也在尖刀下倒了下去。他挥挥手，后面的两个兵快步跟了上来，一起向前走去。突然，铃声响起，叮叮！好狡猾的敌人，在地上拉了线，线上挂了铃铛。敌营冲出了人，举枪就打，东一枪西一枪。很快，敌人便知道了他们的位置，吼叫着追赶过来。这时，他希望第五个兵及时出手，开枪引开敌人，让他们安全地冲出敌营，请到援兵。

可是，第五个兵没有出手。也许，第五个兵认为还不是出手的时候，不想暴露自己。他们和敌人激烈地交火，倒下一个敌人，却引来更多的敌人。敌人越来越多，火力也越来越猛，他们只得向前跑，能跑多快跑多快。他们跑，敌人追。他们跑得快，敌人也追得快。敌人吃得饱，休息得好，体力充沛。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子弹从他们身边一颗接一颗嗖嗖地飞过。

第五个兵呢？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还不出手？他急死了，要是第五个兵能在敌人后面开一枪，敌人肯定会被吸引，肯定会掉转枪口，那样，他们就能脱离敌人的枪口。可是，第五个兵没有开枪。他想他是出事了吗？死了吗？他想他们一定要安全地走出去，他们不能死，他们的命不只是他们的，还是连队几十号人的。连队的几十号人，都盼着他们请来援兵。

他想，第五个兵，一定在等待时机，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也许，此时他已跟敌人交上了火，已经替他们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当然，还有可能他已经悄悄地走出了山，去找支援部队了。但不管怎么样，第五个兵，是他们的战友，是他们的希望。他决定让另外三个兵先走，自己留下来掩护。现在，只能这样。他的决定，虽遭到另外三人的反对，但反对也必须执行。

三个兵向前跑去，他留下来，藏在草丛里。敌人追过来，追向那三个兵，敌人没有发现他。他在敌人身后开了枪，一枪接一枪。敌人倒下一个又一个，慌了神，停止了前进，回过身来，胡乱开枪。可就在这时，敌人的身后又响起了枪声。敌人更慌了，怎么到处都是人呢？他扔出一颗手榴弹，立即跑了。接着，他听到三声巨响，那是三个兵扔的手榴弹。

敌人再也没有追来，也不敢再追来。他们弄不清到底来了多少人，害怕自己被子弹击中，丢下十几具尸体回去了。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来时慌里慌张，去时也慌里慌张，真是一群败兵。他笑了，他觉得自己突然成了第五个兵。他和那三个兵会合，走出了大山，找到了部队，请来了援兵。援兵和连队里应外合，打跑了敌人，挽救了连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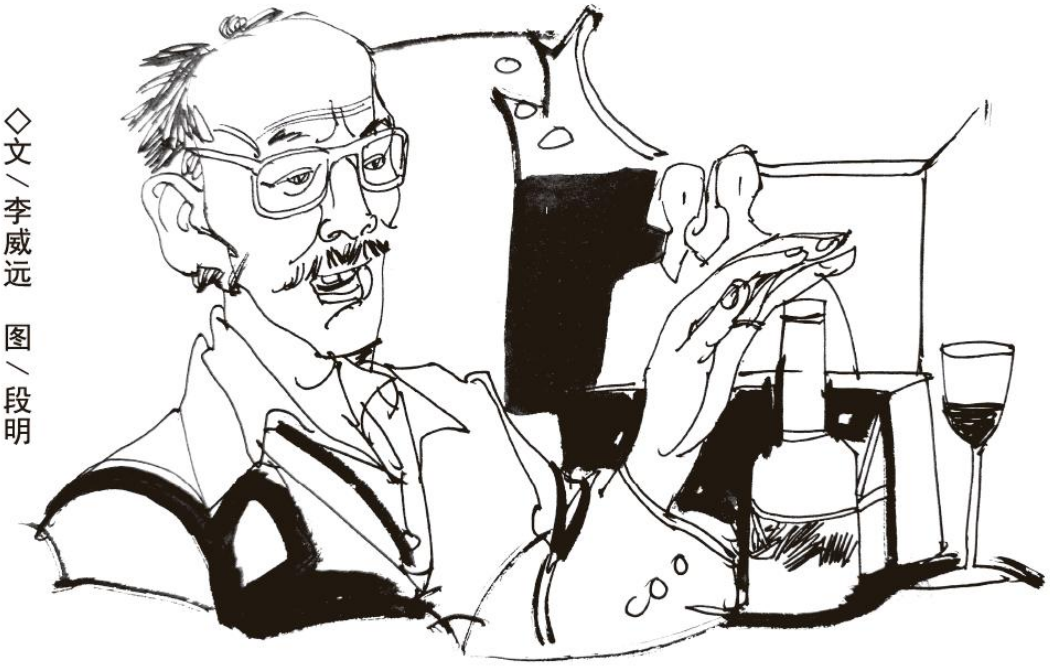
连长见到他就给他敬礼，连长说，你们救了我们大家！他说，我想见见那个兵！他说的那个兵，指的是那第五个兵。他一直没有见到第五个兵，想见见他。连长说，你想见他？可你见不到他……他一愣，赶紧问道，他怎么了？牺牲了吗？连长摇摇头说，其实，并没有第五个兵，行动的人，只有你们四个！他呆了，怎么会没有第五个兵呢？他一直以为有第五个兵啊！

他一直认为，第五个兵不只是他们的战友，更是他们的希望！连长说，真的没有第五个兵！我骗了你们。我这么说，是让你们觉得，你们多了一个战友，就多了一份希望和力量。这样，你们就能完成任务！他笑了。现在，他觉得连长真的给他们派了第五个兵，这个兵，让他们有了希望和力量，因为他，他们才完成了任务。这个兵，是一个最伟大的兵，也是最好的战友。

选自《西安晚报》

蛇药酒风波

◇文／李威远　图／段明



这天上午，芙蓉社区老年活动室里人头济济，老人们都在听健康讲座。主讲的是一位姓胡的教授，四十多岁的年纪，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胡教授正在讲骨关节保健的常识，正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个玻璃瓶，瓶里盛着白酒，酒中浸着一条色彩斑斓的小蛇。他说：“其实治关节痛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泰国蛇药酒，喝了的人，都说效果特别好！”

人群中有个张奶奶，听到这里眼睛一亮，问：“这泰国蛇药酒哪里有卖的？”胡教授说：“你们要想买，我这次带来两箱，优惠价，每瓶只卖一百八十元。”

听讲座的人中有将信将疑的：说好是听讲座的，怎么卖起泰国蛇药酒来了？可再转念一想：这可是社区组织的活动，不可能骗我们老年人的。于是张奶奶、李大爷、王奶奶等人一拥而上，掏钱就买，不一会儿，两箱泰国蛇药酒就卖完了。

胡教授又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每天喝一杯，一共喝二十天。到第二十一天上午，也是这个时间，大家带着酒瓶再到这里来，他要评估一下药效。

过了七八天，李大爷在菜场遇到张奶奶，两人都说喝了泰国蛇药酒后腰、腿感觉好了些。其他老人一串门，也说这蛇药酒效果不错。

到了这天上午，老人们拎着酒瓶全来了。胡教授问道：“喝完蛇药酒，感觉有效果的请举手！”大部分老人都举了手。胡教授又问：“感觉没效果的请举手！”有三位老人举了手。接下来他再问：“喝了反而更痛的有没有？”没人举手。

胡教授很高兴，说：“事实证明，这种泰国蛇药酒，治疗老年人关节痛的药效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有这样的效果，这可是了不起的好药啊！”胡教授扶扶眼镜继续说：“下面请大家把酒瓶打开，取出里面的蛇看看！”于是大伙儿纷纷把蛇取了出来，一看，全傻了：这蛇竟然是塑料做的！大家愤怒了，李大爷满脸通

红，对胡教授厉声责问：“你怎么可以欺骗我们老年人？”

胡教授并不生气，说：“对不起，不过我想问一句——此时此刻，你们感觉关节疼痛好些了吗？”大家揉揉腰，摸摸腿，心里很恼火，有人答道：“好什么好？还是老样子！”胡教授笑着说：“大爷、大妈，少安毋躁，听我慢慢说。”他拿出塑料小蛇，边示范边说：“这蛇身上有很多小孔，肚子下有拉链，拉开后你们会发现，里面有个小包包，包包里有药，所以蛇是假蛇，药可是真药！”说着，胡教授果然从蛇的下腹部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包包，大家恍然大悟。

紧接着，胡教授又问道：“大家现在感觉疼痛是不是好一点儿？”大伙儿不好意思，笑着回答：“好是好些了……”“哈哈哈……”胡教授和大伙儿一起笑起来。

这时，胡教授笑着解释说，看来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药，而是心理状态。其实，他也不是健康专家，而是心理学家，这回是和大伙儿共同来做一个心理实验的。实验说明：好心态能减轻病痛，希望大家天天保持好心态。说完，胡教授把上次收的钱退给了大家。

从此，老人们跳广场舞、唱歌、做志愿者的多了，生病叫痛的少了……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夜半巨响

◇文／韦名　图／戴清胜

多年来，鱼排边半夜里巨大的声响一直萦绕在老石的耳边。那声音像木桩从高处掉落的砸水声，像人高空坠落草地的闷响声，像鱼雷在水里的爆炸声……

老石原先在海边养鱼。老石养鱼的地方有一座跨海大桥经过，老石就是在多年前的那个半夜里听到那声巨大声响的。

老石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风很大，半夜巡完鱼排，老石进工棚里就着花生米喝了大半杯米酒，喝完正准备睡觉时，巨大的声响就来了。

慌慌张张打着手电走出工棚，老石看到了头顶上几十米高的大桥边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惨白的路灯下，一个剪着平头的胖子靠着桥边护栏，正朝桥下鱼排张望。一看到鱼排边的手电光，平头胖子立马闪进车里，车随即一溜烟开走了。

“搞什么鬼？”老石嘀咕了一声，朝刚才炸响的地方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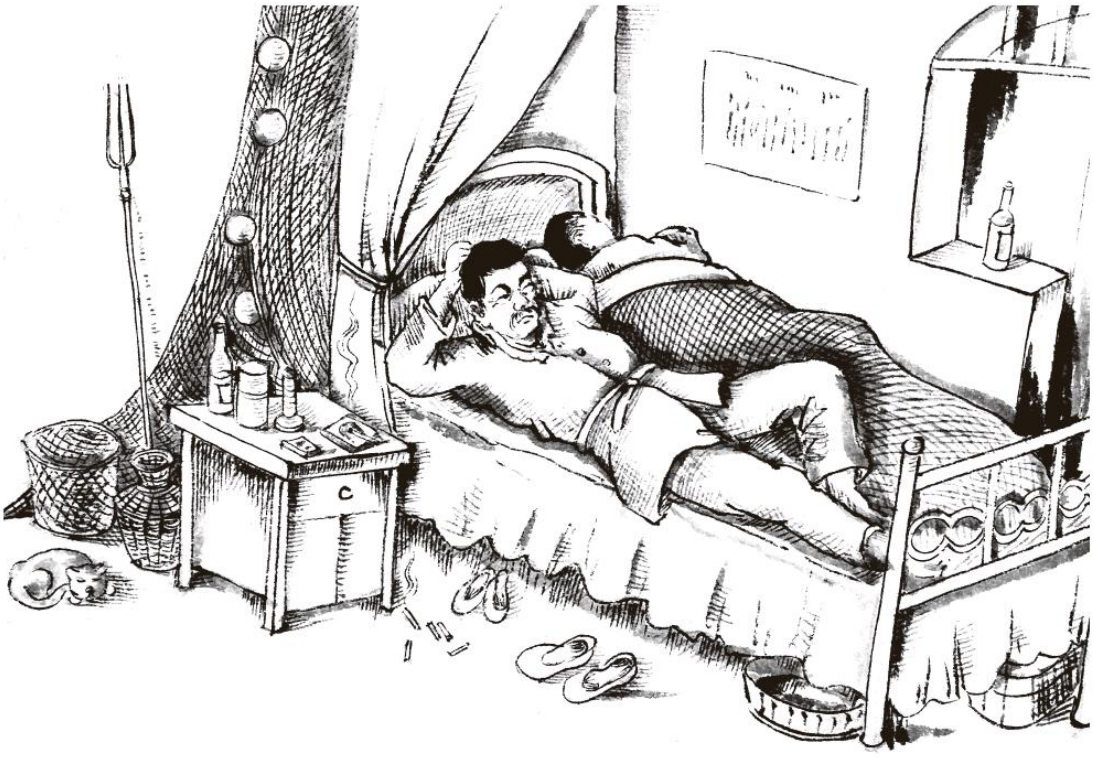
鱼排里，几条鱼被砸死了，浮在水面上。砸死鱼的罪魁祸首半浮半沉在鱼排水面，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找来鱼钩，把手电含在嘴里，老石用力钩水里的东西，像是一堆破衣服，却是死沉死沉的。

“扔的什么东西呀？”老石一肚子不满，又叫不出声，只好继续使劲钩水里的东西。

“啊——”水里的东西浮出水面，老石惊叫着扔了鱼钩，手电筒掉进了水里。

漂在水面上的手电筒，一沉一浮一隐一现，照见了鱼排里的一具死尸！



警察来后老石不敢再看一眼死尸，警察也未能从惊魂未定的老石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老石说他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出门就发现了这具死尸。其他的，他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也没看清。

老石却牢牢地记住了那声巨响。那声巨响也改变了老石的生活。鱼排里发现死尸，不吉利，老石没多久就转让了养了多年的鱼排。

警察后来又找过老石几次。警察告诉老石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影响非常恶劣。

老石每回见警察，又唤起记忆里的那声巨响，每回问话都惊魂未定，也都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线索。

几次问话后，警察再也没来找老石了。当然，抛尸案因为线索不足，慢慢地挂了起来。

案子虽是挂了起来，那巨大的声响却没有因此消失，相反，那挥之不去的夜半巨响，常常让老石半夜惊醒。半夜醒来的老石，又常常半宿半宿睡不着，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坐到天亮，第二天留下一地的烟屁股——这几乎成了老石生活的新常态。

“他爹，去看看医生吧！”半夜里，看多了老石脸上烟火一明一暗一闪一烁的老伴儿劝老石。

“嗯，嗯。”老石每回应后就没了下文。

那天晚上，老石又梦到多年前的鱼排。梦里的老石正给鱼投食，一群鱼浮上来抢吃，这时，一条大鱼打了个挺，把其他鱼赶走了，鱼食自个儿全吃了……大鱼边吃边长，很快长成了巨鱼。巨鱼又奇怪地长出了四肢，头也变成了一个年轻人的脸。这人的脸乍一看，老石觉得面熟，又不记得在哪儿见过。正纳闷着，巨鱼变成了人。变成人的巨鱼突然从鱼排一跃而起，嘴巴牢牢咬住老石的鼻子。

老石吓出一身汗，醒了。

第二天，老石告诉老伴儿，

想去早年养鱼的地方走走。

物是人非。十年了，鱼排已换了三任主人，新人不认得眼前的旧主，更不知道鱼排曾经发生并困扰了老石十年的夜半巨响。

得知老石是鱼排的旧主，鱼排的主人很热情，陪着老石在鱼排四周转转、看看。

鱼排如故，只是养的鱼品种不一样罢了。老石走到发生夜半巨响的鱼排边，热情的太阳照着粼粼水波，一闪一闪，晃人眼。晃着晃着，老石又看到了鱼排里的死尸。死尸一会儿晃成老石梦里见过的巨鱼，巨鱼又变成了人，人从水里一跃而起。

“啊——”老石惊叫了一声。

伴着惊叫，老石“扑通”一声掉进了鱼排里。

“没事吧？”鱼排主人急忙把老石拉出水。

“没事，没事。”老石嘴里说着没事，炎炎烈日下，却冷得直颤抖。

从鱼排回家，老石当晚不再做梦——他根本没合上眼。老石眼里一直有个巨鱼变成的人在闪，耳朵边一直回响着十年前的那声夜半巨响。

第二天，老石病了。

“他爹，托人把小卓找回来吧！”老伴儿看着病得不轻的老石说。

小卓是老石的独生子，打小就被老婆宠着，长大了，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混混。十年来，和老石大吵过三次。第一次是十年前，夜半巨响发生后不久。那次吵完，小卓一走三年，直到后来在外面不知干了什么浑事，回家躲了一段时间，和老石吵了第二次后又走了。这一走，又是三年。实在记挂，老石在老伴儿的哀求下，到处托人找小卓。小卓没找着，追债的却给老石家门上喷了大红字——“借债不还，杀你全家”。等不来小卓，追债人把老石家里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能砸的都砸坏了。就在老石两口子凄惶不安的时候，小卓在一天晚上潜回来了。父子相见，又一次对怼。没多久，小卓在家待不住又走了。这次走后，小卓再也没回来过。

“找，找回来。”病床上的老石呆呆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足足有一刻钟，然后眼含泪花地说。

“那我拿这张照片去托人找？”老伴儿手里拿着小卓十年前的一张全身照，对老石说。

照片上，剪着小平头的胖大个子小卓，眯缝着一对小眼睛，一脸坏笑。

老石眼里的泪花顿时变成了断线的珠子。

“他爹，只有这张照片了。”看着老石伤心，老伴也忍不住掉泪。

“去吧，去找吧！”老石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

老伴儿拿着相片出门托人寻找儿子小卓。老伴儿走后没多久，老石和一个人通了电话后，脱下病号服，换上自家的衣服，走出了医院。

正午的阳光很灿烂，阳光照得沥青路面升腾起袅袅青烟，阳光也把路面照成了墨蓝色的海面——以往只要眼里有海的画面，老石一定会看到巨鱼变成的人。这天中午，老石没看到巨鱼，也没看到巨鱼变成的人。

老石大步朝一个地方走去，那个地方，十年前老石去过很多次——公安局。接他电话的人，是十年前多次找老石了解情况的夏警官，现在的夏队长，这会儿正在办公室等老石。

从公安局回来，老石的病居然好了。老伴儿托人找不到的儿子小卓很快被警察找到了——他涉嫌十年前的一宗杀人抛尸案，被捕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蜂拥而至

◇文／徐嘉青　图／颜玮

魏强是个短视频控，有着不少粉丝。这天是周六，好友邹涛约他去乡下转悠。两人开着车出发了，快到时看到路边有个卖蜂蜜的商贩，魏强放慢车速，提议说：“要不咱下去买两瓶？”

邹涛说：“现在哪里还有真的？你要是真想买，咱下去看看也行。”

于是，两人下了车。到了摊子前，魏强问道：“这蜂蜜咋卖？”

商贩是个中年男子，漫不经心地伸出一只手晃了晃。邹涛惊叫道：“乖乖，五百块一瓶啊！这是银蜂蜜还是金蜂蜜？”

魏强在旁边说道：“你一边凉快去，哪有你这么埋汰人的！人家那是五十元一瓶。”说着，他拿起一瓶蜂蜜，拧开盖子看了看，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用夸张的表情说：“真香啊，这蜂蜜保准假不了。”说完，他冲着中年男子问：“老兄，价格能降点儿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吐出了俩字：“不能。”

魏强嘿嘿笑道：“卖东西得活络点儿，哪有把价定这么死的？便宜点儿，我俩一人买两瓶。”

中年男子很固执，仍然摇摇头。

魏强看到对方这样，一下子收起了笑，满脸不悦地说：“老兄，你多少也给个面子便宜点儿，哪有你这么死板的？”

中年男子不动声色地说：“一瓶给你便宜一毛钱。”

魏强一下子被气乐了：“老兄，便宜一毛，你咋找钱？”

中年男子从旁边抓过一个袋子，随手抓了一下，然后在魏强面前摊开了手掌，魏强一看，顿时哭笑不得，对方手掌里竟是十多枚一毛的硬币。

邹涛气呼呼地拉着魏强说：“走了走了，哪有这样卖东西的！”

魏强也正有此意，站起身来，打算上车走人。中年男子一看，忽地站了起来，

一个箭步跳过去，伸出两只胳膊拦住了他们，说：“不能走！东西你们看了，价格上也给你们降了，到头来却不买了，这可说不过去！”

邹涛怒气冲冲地说：“哟呵，看样子你是要强卖了？光天化日之下，我看你是没有王法了！”说完，他将中年男子的手臂拨到一边，径直向车子走去，魏强也赶紧跟了上去。

中年男子俯身抓起一瓶蜂蜜，随后追了过去。到了车子跟前，他一把拉住邹涛，叫嚷道：“不买别想走！”

邹涛着实生气了，用劲儿把手臂一收，中年男子猝不及防，被带了个趔趄，手中的蜂蜜飞了出去，偏偏落在车子的前窗上，就听“啪”的一声，蜂蜜瓶子的盖儿被磕开了，里面的蜂蜜流了出来，在车窗上形成了一条淡黄色的线。

这下，中年男子可不干了，过去一把拉住邹涛，说：“你要不把这瓶蜂蜜的钱给我，想走？没门儿！”

魏强和邹涛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都有点儿傻眼了。魏强想息事宁人，把钱包拿出来，从里面掏出五十块钱递了过去，没好气地说：“给你！”

中年男子斜着眼睛看了看，说：“你打发叫花子呀？”

邹涛头一下子大了起来：“难不成还真是五百块？”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魏强急了：“刚才说好的价，五十块钱一瓶，啥时候成了五百块？”

中年男子说：“一开始我就是这个价，我可从没说过五十块钱一瓶，那可是你说的。”

这下魏强和邹涛无话可说了，邹涛本想报警，魏强说：“算了算了，花钱消灾吧，犯不上为这么点事儿大动干戈！”

说完，魏强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钱，递给了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接过来，一脸得意地一张一张点了一遍，然后说：“正好！”

中年男子俯下身，把掉在地上的瓶子捡起来，里面还有小半瓶蜂蜜，他看了看说：“还有这么多，算了算了，给你们换一瓶新的得了。”

可让魏强和邹涛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除了送过来两瓶新的蜂蜜，还有四百块钱，他还说，刚才是和他们开玩笑的，这蜂蜜就是五十块钱一瓶。

坐到车里后，魏强不由得一阵感慨。他发动车子，正准备走，忽然想起前车窗上还洒有蜂蜜，就拿了条毛巾，打算将蜂蜜擦掉，谁知就在准备下车的瞬间，手碰到了雨刮器开关，雨刮器“刷”的一下就工作了起来。这下倒好，蜂蜜原本是一条线，现在变成了一大片，几乎将整个车前窗都给罩住了。

副驾驶座上的邹涛眼疾手快，连忙关上了雨刮器开关，笑着说：“人家是给车打蜡，你这是打蜂蜜。”

魏强拎着条毛巾下了车，刚准备用毛巾擦，忽然惊讶地冲着车里叫道：“邹涛，你快点儿下来看看！”

邹涛一边拉开车门下车，一边问：“咋了？你一惊一乍的？”

魏强指着车前窗说：“你看！”

邹涛一看，顿时也惊呆了，只见上面爬了不少的蜜蜂，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着，没过多久，那上面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

邹涛拉了拉旁边目瞪口呆的魏强，说：“老魏，还不快拿手机！”

魏强这才恍然大悟，赶快掏出手机，拍了一段短视频，并配上了文字：车子被蜜蜂包围，缘于何故？

短视频发出去之后，魏强和邹涛看着密密麻麻的蜜蜂，又犯难了，这该咋办呀？就在这时，卖蜂蜜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他嘿嘿一笑说：“走不了了吧？还是我帮你们一把吧！”

中年男子回到了摊前，从那里拎过来一只空蜂箱，把刚才被邹涛碰掉的半瓶蜂蜜倒在里面，又忙活了一会儿，说来也怪，原本趴在车上的蜜蜂竟一只只飞走了。用了没多长时间，再看车前窗上，竟然是干干净净的。

做完这些，中年男子拍了拍手说：“可以了。”

魏强和邹涛道了声谢，也没了游玩的兴致，径直开车回家了。

回到家后，魏强掏出手机看了看刚才发的短视频，着实吃了一惊，竟然有了数十万的点击量，而且还有人在后面揣测是咋回事儿。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魏强说明了刚才的情况。有人立刻回应说："能引来这么多蜜蜂，这蜂蜜绝对假不了，强哥是从哪儿买的？"魏强就把路过的那个地方说了，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

转过天来，邹涛突然来找魏强，一见面就笑着说："老魏，我要谢谢你呀！"

魏强一头雾水地说："谢我啥？"

邹涛神神秘秘地说："谢你拍的那段短视频呀！"

魏强更疑惑了："视频？啥视频？"

邹涛说："蜜蜂那个呀，自从你发过短视频后，原本无人知晓的蜂蜜，有好些人专门开车过去买，都卖脱销了。"

魏强愣了愣问："你咋知道的？"

邹涛笑着说："实话跟你说了吧，那是我对口扶贫的村子，村里有养蜜蜂的传统，我寻思着把这个传统变成产业，谁知到头来，蜂蜜竟然卖不出去。后来我一琢磨，还是得扩大宣传呀，可广告费咱又出不起，我就想起了你，借你一用了……"

魏强恍然大悟道："那中年男子，那蜜蜂，都是你……"

邹涛点点头说："都是我设计的。走，我请你吃饭去！"

两人相互看着对方，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选自《故事会》

最佳搭档

◇文／轻骑逐



杰克是个送货员，为防止意外，他决定去买个防身武器。他不想要真刀实枪，只想买个能吓唬人的，可一连跑了好几家商店，都买不到。

这天，杰克来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店主是个弱不禁风的小个子男人。小个子一听杰克的问话，笑了笑，掏出一把枪，对着玻璃柜台"砰砰"几下，玻璃丝毫无损。原来，这是一把仿真枪。

杰克叹了口气说："碰到不怕死的人，一下就冲过来，这仿真枪能有什么用？况且仿真枪很多店都有卖，我还用得着到你这里买？"

不料，小个子却微笑着摇摇头说："我这把枪，得和别的东西配套使用才行！"

看着杰克一头雾水的样子，小个子神神秘秘地说："配套的东西在后院，你跟我来试试吧。没效果的话，可以退货！"说完，他带着杰克，推开了后院的门。

原来，后院里养了很多小狗，每一条都在上蹿下跳，热闹不已。

"这、这是要干什么？"杰克不满地嚷嚷道，"我可是来买防身武器的，干吗带我来看狗？"

小个子微微一笑，举起了仿真枪，大喝一声，小狗们顿时都停止了玩耍，一起盯着那把枪。紧接着，小个子扣动扳机，对着小狗们"砰砰"几下，只见小狗们登时一片惨叫，齐刷刷就地躺倒，不再动弹。

最后，小个子吹了声口哨，小狗们立刻又恢复了活力。杰克看得目瞪口呆，小个子笑着递过枪说："现在，你可以选择一条小狗，当作你这防身武器的最佳搭档。这样的话，就没人怀疑你的枪是假的了！"

选自《河源晚报》

牡丹醉春图

◇文／韦延长　图／段明



傅玑是国内一流的国画大师，擅画花鸟、山水和人物。而在花鸟之中，又擅长牡丹。去年，他应邀到铜城画的《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在拍卖会上以三十万元的价格拍出，遥遥领先其他作品。

这个消息是他的弟子符小华告诉他的。傅玑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但精神矍铄，一头如银似雪的白发纹丝不乱，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平日里，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散散步，观赏观赏花鸟虫鱼，下午和弟子讨论讨论笔墨画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老师，好消息，好消息！”傅玑散步回来时，符小华手里拿着当天的早报，兴冲冲地迎了上去。

傅玑停下脚步，目光平静地看着符小华，缓缓地问道：“什么好消息？”

“您的画创造了一个新高度，拍了三十万呢。”已届不惑的符小华，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地说道。

在以往的拍卖会上，傅玑的作品曾经拍到过二十万元一幅。作为当代画家，作品能卖几万就算是很有成就的了。

“是吗？”傅玑淡淡地应道，好像这个好消息与他无关。

回到客厅，符小华把刊登有拍卖会消息的报纸摊在桌面上。报纸是彩印的，标题很大，很醒目。傅玑拿过水杯，喝了口茶，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报上刊登着几张《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不同角度的图片，还有记者的一大段文字说明。这个陶瓷花瓶，是去年傅玑应邀到铜城画的。铜城是一座有着上千年制陶历史的小城，为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铜城每年举办一届陶瓷艺术节。艺术节期间，有一项内容是邀请一些名家现场为陶瓷产品作画，进行烧制后拍卖。

傅玑是第一次去铜城作画，也是第一次将画作画在陶瓷上，想不到他的作品能卖

出这么高的价钱。“那是他们的陶瓷做得好。”傅玑一边看一边说。

傅玑画的是两枝牡丹，分别绽放着两三朵牡丹花。那淡雅的笔画，错落有致的线条，将牡丹雍容华贵的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傅玑是想取名为《牡丹报春图》的，后来觉得太俗了，就改为《牡丹醉春图》。一字之改，意境与韵味就大不一样。

“老师，您的画是鲜花，他们的陶瓷只是一片绿叶。”符小华说道。

“鲜花少了绿叶，就没有了生气。”傅玑说着，目光落在了衬托鲜花的那几片绿叶上。忽然，他的脸变得僵硬起来——顶头的一片叶子，他少画了两笔，那叶子看上去就有些颓败的样子。但是，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士，是根本看不出这个微小的错误的。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傅玑心里追问道。他沉默了好一阵子，终于想起来了，那时眼看画作就要大功告成，符小华过来催促他，让他赶快过去参加主办方关于艺术与陶瓷发展的一个论坛。回来的时候，他光想着这个画作的名字，结果就忘记把那两笔给添上去了。

几天后，傅玑和符小华专门去了一趟铜城。

来前，符小华并不知道傅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刚下车，就被一位姓曹的中年人接到一座豪华的别墅里。

中年人正是《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的新主人。那个花瓶此时正摆在他的客厅里。傅玑大步来到花瓶前，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曹老板，希望您能把这个《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让给我。”

符小华看着傅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曹老板抚摸着陶瓷花瓶，摇了摇头，说道：“傅老您的画作炉火纯青，这个陶瓷花瓶又是您的第一个陶瓷画作，非常具有收藏意义。”

傅玑看着曹老板，诚恳地说道：“您开个价吧。”

曹老板还是摇了摇头。傅玑想了想，说道：“这样吧……”

最后，傅玑以三十万元的价格，外加一幅画作，换回了那个《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交易完毕，符小华问道：“老师，这是何苦呢？”

傅玑指着花瓶上那片没画完整的叶子，说道：“看到了吗，这是个不该犯的错误。”傅玑说完，捧起《牡丹醉春图》陶瓷花瓶，往地上狠狠地摔去。只听“砰”的一声脆响，那花瓶便变成了一地碎片。

符小华和曹老板望着一地的碎片，已是目瞪口呆。后来，听说傅玑深居简出，再也没有答应过别人在现场进行作画。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选角儿

◇文／庄桂良　图／戴清胜



明朝万历年间，昆曲风靡京师。靠祖上荫功为官多年的陈书简告病还乡后，也附庸风雅，在老家巴城府中择地建园，办起了昆曲陈家班。

明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适逢援朝抗倭之战以日本完败告终，自那日起，京师广搭戏台大搞庆祝活动，各路民间艺人、戏团纷纷进京献艺。这可是个一朝成名天下闻的绝好机会，许多昆曲家班跃跃欲试。陈书简体弱多病本无意参与，但老管家朱学观争强好胜，在老爷面前怂恿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咱的昆曲陈家班卧虎藏龙，哪能放弃这个扬名的机会？"

陈书简动了心，让朱学观代理昆曲陈家班的班主，从速筹备进京演出事宜。朱学观也不客气，把陈家班的人召集到一起，高调地进入角色。

忽然之间，陈家大院里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陈老爷和朱管家有矛盾，矛盾的焦点在选角儿上。主打的昆曲《牡丹亭》生、净、末、丑人物角色早已选定，唯有扮演杜丽娘的闺门旦迟迟没有确定下来。至于老爷和管家各自想用翠玲还是凤英，人们都不得而知。

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陈书简接到外地恩师来信，希望速去一晤。陈书简接信后没有耽搁，即刻带上许多银两出发，临行前特意把游学归来的儿子陈昭叫到身边，嘱咐陈昭和管家朱学观一道，把陈家班的事情办好。

陈昭年轻气盛，早就看不惯朱学观怙恩恃宠的那一套做派。朱学观对这一切心知肚明，陈老爷年事已高好对付，少东家初出茅庐锋芒正劲，丝毫不能小觑，要想坐稳代理班主的位置，必须时时处处小心行事。

陈书简前脚刚走，后脚

陈昭就召集朱学观等几个人，研究陈家班进京演出的事。东家直接召集这些人来议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除了少东家，其他人都是朱学观的手下，一个个明哲保身，并不抢话搭言，唯有平时打杂的颜七不知深浅，想在少东家面前卖弄一下，把自己隐约听说的选角儿的事，添油加醋地学说了一遍。

陈昭做事干脆，霍地站起身大声说道："杜丽娘是个关键角色，这个角色迟迟定不下来，岂不误了进京大事？我决定，今晚在园中现场比试唱功演技，孰堪此任一试便知。"

朱学观心里一咯噔，急忙阻止道："少东家，你不了解内情，两个候选人实力相当，处理不好恐造成内讧，此事宜从长计议，等老爷回来后再做裁夺。"

陈昭不以为然道："老管家瞻前顾后思虑太多了，如果真有什么闪失，我自然会承担全部责任。"

见劝说无用，朱学观只好讪讪地说："就依少东家这次，但此事不要声张。"陈昭没再说什么，算是默许。

当晚，戏台布好，檀板笛声，阵阵悠扬。陈昭坐在台下的正中位置，管家朱学观和其他一干人等依次排坐两厢，台上演的是《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翠玲饰演杜丽娘，凤英饰演丫鬟春香。演出很顺利，翠玲中规中矩，不见多少出彩儿，发挥好的是凤英，她饰演贴旦丫鬟春香，戏码虽然不多，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颇似大家闺秀，大有压过翠玲的阵势。

一出戏罢，陈昭成竹在胸地对朱学观说："翠玲虽然身段灵活、貌美如花，但不配演主角闺门旦；凤英实力不俗，演贴旦丫鬟可是屈才了。我一会儿就宣布凤英饰演杜丽娘。"

朱学观面露难色，拦阻道："凤英饰演春香成功，但未必饰演杜丽娘也成功，翠玲可是旦角儿的全才，演啥像啥，切不可以一次成败论英雄。"

陈昭"嘿嘿"一笑："那就听老管家一次。"说罢，吩咐陈家班重敲锣鼓再演《游园》，但是要把翠玲和凤英的角色对调一下，凤英饰演杜丽娘，翠玲饰演春香。

一阵紧张忙碌过后，乐声再起，翠玲和凤英两个人重又登台，那熟悉的水磨腔再次环绕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凤英在台上艺惊四座，把个二八少女的烂漫多情演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翠玲根本不在状态。台下，陈昭时而凝眸细看，时而侧目静听，双手还不住地敲着板眼。旁边坐着的朱学观见了，一脸凝重。不识趣的颜七在一旁不住地赞叹："这个凤英，演闺门旦真是绝了。"

陈昭侧身盯问朱学观："老管家还有何话可说？"

朱学观挠挠脑袋，悻悻地说："翠玲发挥失常，凤英一出即猛，去京师面对的都是达官贵人，还要考验心理素质，能经得起大阵仗才行。"

陈昭压下火气，反唇相讥道："老管家如此看重翠玲，该不是心下有鬼吧？"

朱学观的脸一下子由红变白，沉默了一会儿才梗着脖子道："少东家既然如此看老朽，老朽就豁出这张老脸了。我敢说，如果把选角儿的消息说出去，最终的结果肯定不会如此。你敢不敢就此打赌？如果我输了，今后在陈家班里凡事都靠边站。"

陈昭一翻眼珠，来了兴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就不信自己会看走眼。"

曲终人散之际，朱学观当场宣布：少东家吩咐，明晚继续演出——选角儿。消息宣布完毕，陈家班里的众人在窃窃私语中散去。

第二天黎明时分，颜七在门房里睡得正香，被朱学观叫醒："赶紧替我办一件紧要的事情，把这个给凤

英家送去。”说着，递给颜七一个布袋。颜七在手里掂了掂，感觉里面装着银子，少说也有20两。

朱学观据实以告，说凤英的老母亲生病了急需银两，凤英看到这个就全懂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还硬撑着争什么闺门旦呢？

颜七大吃一惊，说：“这不妥吧，万一让少东家知道了，我的饭碗不保不说，您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请老管家三思而后行。”

朱学观眼睛一瞪：“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么快就忘了如何从要饭花子变身府仆的了？”说罢，朱学观又软了口气：“我在府中当了大半辈子的管家，如此败在一个少不更事的黄毛小子手下，颜面扫地啊！”

颜七张了几下嘴，没有再说什么，拿着钱袋匆匆而去。

当天晚上，园内烛光摇曳，灯火通明，一出《牡丹亭》折子戏表演正酣。因为事前有交代，今晚的演出将决定谁能赴京演出，所以台上的演员大都十分卖力气。

令陈昭大跌眼镜的是，翠玲显然十分努力，唱念做打和分寸拿捏倒也得体，而凤英明显不在状态，无论是演杜丽娘，还是演春香，台步、指法、水袖都稍显生疏，和昨日简直判若两人。

结果不言自明。陈昭觉得事情蹊跷，可又不明就里，一时无法发作，只得强压怒火向朱学观拱拱手：“管家果然所言非虚，看来选角儿之事还真需要慢慢来。”

朱学观听了，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夜半时分，陈昭正在房中发呆，突然接到父亲陈书简星夜捎来的书信，说路途之中遇到贼人，把所带钱物悉数掠走，让陈昭找管家想办法筹措，等信儿备用。

陈昭立马让颜七把朱学观找来。朱学观看完书信，颇感为难：“少东家有所不知，陈家虽家大业大，但钱款大都不在府中，府中所余银两，只勉强可够此次陈家班进京演出花费。”

陈昭有些急不可耐：“那你说怎么办？”

朱学观笑了笑，缓缓说道：“要想筹钱，办法倒是有一个——银子可以出在选角儿上。要知道，陈家班进京能否名扬京师还未可知，眼下应急玩点儿野路子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陈昭耐着性子听完，愤怒地差点儿气歪了嘴：“你怎么能拿选角儿做交易？昆曲乃百戏之母，曲高艺雅，举国欢庆抗倭胜利之时，选艺不精者进京师，岂不是是对昆曲的亵渎，更是坏了老爷的一世英名！”

朱学观双手一摊：“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出了事责任在我，筹措银两不及时，老爷怪罪下来，你我可都担待不起。”

陈昭冷冷一笑：“此事莫论。万不得已，老爷当年给我的一块祖传宝玉，可以拿出换钱，等我想好了明晨再议。”

朱学观蹒跚着走了。陈昭独坐房中，一脸苦相。这时，颜七实在看不下去了，送走管家悄悄回到少东家房里，把那天老管家给凤英送银子的事说了。陈昭听完，顿时大怒。

第二天吃罢早饭，朱学观再来听信儿的时候，陈昭冷着脸单刀直入：“说说吧，为什么拿钱买通凤英让角儿？你徇私舞弊，到底收了翠玲多少好处？如果不说明白，我把你送交官府，让你尝尝牢狱之苦。”

“啊？”见事情败露，朱学观脸色变得蜡黄，“少东家，我这么做是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啊！翠玲背后有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钱财事小，权势可畏，如果不让翠玲演主角儿，就有可能影响陈家班进京演出的大局。”

陈昭讥讽道：“我看你是老糊涂了！今天我就来个先斩后奏，取消你这代理班主之职，至于管家之职能否保住，待禀明老爷之后再说。”

见事情没了挽回余地，朱学观铁青着脸，索性破罐子破摔：“我在陈家干了一

辈子，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老爷还没让你当家呢，你就取代了我的代理班主之职，我不服气！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昆曲陈家班万一被你搅黄了，才是最大的罪过。说实话，我看你盯着凤英的眼神儿不对，莫不是少东家别有春心吧？”

陈昭气得浑身发抖：“谁不知道老爷定下的规矩，东家不能和女伶搅在一起！这次陈家班进京，才艺在二，德行为一，不牢记此规矩者不得进京。你说我管不好陈家班，那好，今天我就管给你看看！”说完，陈昭把手一挥，让颜七把陈家班所有人员召集到一起，侃侃开讲。陈昭是个读书人出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陈家班的众人大都厌烦朱学观的阴阳脸，如今看少东家颇有其父之风，都大为赞赏。

陈昭决定，今晚在园中由翠玲和凤英拉戏，看准金刚钻，再给瓷器活儿，一决高下。众人再偷眼去看躲在角落里的朱学观，他脸上阴着的表情有些让人琢磨不透。

当晚，灯烛烁烁，笛檀再响。陈昭正襟危坐于台下，台上《牡丹亭》折子戏唱腔悠扬。陈昭不按套路出牌，一会儿点这折，一会儿点那出，把翠玲和凤英来回折腾。两个人都不敢怠慢，各自施展拿手功夫。

令陈昭大惑不解的是，翠玲和凤英都特别反常，两个人的角色无论怎么互换，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各美其美，确实难分高下。

“名香叩玉真，受恩无尽，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到《忆女》一折，是翠玲饰演丫鬟春香，唱腔哀怨忧伤，一下子触动了陈昭敏感的神经，不觉为戏中人潸然泪下。

陈昭这才意识到父亲拿不定主意自有道理，翠玲和凤英都属一专多能可遇不可求的才女。但选角儿之事不能糊涂庙里做糊涂神，陈昭心中已有主意：术业有专攻，翠玲饰演贴旦丫鬟绰绰有余，凤英饰演闺门旦惊艳无双，这样的角色搭配无可挑剔。

众人都看出了少东家的意思，可陈昭最终却没有当场表态，说出的话亦闪烁其词：“选角儿之事还需从长计议，等老爷回来后再做定夺。”

众人面面相觑。朱学观不解地问：“翠玲和凤英的角色似无争议，少东家为何举棋不定？”

陈昭白了朱学观一眼，说道：“跟你说说也无妨。这二人唱功演技绝无问题，问题出在选角儿上，一个有意借势上位，一个因钱让角儿，这种习气在陈家班不该有。”

朱学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一时不知该说何为好。

恰在这个时候，颜七来报，说老爷陈书简回来了。还没等陈昭起身去迎，陈书简已经到了面前。

陈书简慈爱地拍拍陈昭的肩膀，满意地点着头。朱学观也站起身，学着老爷的样子，拍着少东家的肩膀不住地点头。

这一幕太突然了，陈昭呆愣愣地望着父亲和老管家。陈书简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陈书简名为去外地看恩师，实为和管家朱学观做了一个扣，朱学观当黑脸，以选角儿为名考察陈昭。翠玲和凤英之前的表演，都是有谋在先，颜七也是局中人，送银子和适时告发亦水到渠成，这一切只有少东家一人蒙在鼓里。陈昭通过担纲选角儿，不降才艺标准，不破德行底线，不畏权势不贪财色，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等做法，都让朱学观钦佩不已。

陈昭得知真相后，惭愧不已：“老管家，晚辈不知深浅口出狂言，多有得罪，见谅见谅。”

朱学观笑道：“陈家班进京参加援朝抗倭胜利庆典演出，此事非同小可，陈家班各个角色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班主。自古英雄出少年，老朽早就看出，班主之位非少东家莫属，少东家堪此重任带班赴京，定会为巴城昆曲争光添彩。这回，老爷可以放心地在家颐养天年啦。”

选自《上海故事》

献错殷勤

小王偶遇一位美女，一见钟情。他发现美女有时候和一位老婆婆一起卖菜，就大献殷勤，给老婆婆做起了免费杂工。

坚持了小半年，小王觉得时机成熟了。

小王：“老婆婆，那个美女是你女儿吧？”

老婆婆：“那是我儿媳妇。”

选自《老年文汇报》



算命

出生那年，爷爷帮我找了一个方圆几十里都威名显赫的算命大师，给我相面。大师说我面相很好，有帝王之气，长大以后出入都有车，走哪儿都得摇旗呐喊，频繁进出豪华酒店及名胜古迹，无论去哪里都有一大帮人紧紧跟随。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后来，我成了导游。

选自《才智》



不好糊弄

小扎卡里的数学成绩很差，他父母尝试了许多办法，最终把他送去当地的天主教学校就读。

第一天放学，小扎卡里表情极其严肃地回到家，他甚至都没跟妈妈打招呼，直接回房间开始学习。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小扎卡里带回了他的成绩单。妈妈非常惊慌地查看成绩单，小扎卡里的数学得了“A”！她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走进小扎卡里的房间，问：“儿子，是什么人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是修女吗？”

小扎卡里看着她，摇了摇头。

“那么，”她追问，“是因为课本、纪律、教室、制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小扎卡里看着她说：“在上学的第一天，我看到那个被钉在加号上的人时，我知道，他们可不是好糊弄的。”

（孙宝成）

选自《特别文摘》

理解

话说现在很多人都把“子”说成“纸”，一个女同学经常这样卖萌：可怜的孩纸。

这天，这个女同学感冒了，在图书馆时纸巾用完了，于是发短信给室友：过来的时候带两包纸。

不一会儿室友过来了，手里拿着两个包子……

选自《中外故事》



埃及学生与印度学生

两个学生在剑桥大学学习电子工程，一个来自埃及，一个来自印度。

埃及学生对印度学生说：“你知道吧，最近在尼罗河边挖掘出成捆的电话线，这证明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电话。”

印度学生立刻反击：“前段日子，印度在恒河边也进行了挖掘。”

埃及学生忙问：“发现了什么？”

印度学生说：“什么也没有。”

埃及学生刚刚喜形于色，印度学生接着说：“这充分证明，印度人早已经发明了无线电。”

（范小二）

选自《特别文摘》



和牛说话

表哥用蓝牙耳机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田埂上的牛。

奶奶看见了，赶紧把我叫过来，说：“快去看看你哥，他站那儿和牛说了半天的话，还有说有笑的！”

选自《大河文摘报》

误听

在家，三岁的儿子在玩玩具时，居然说了句：“小娘们，我又来了！”

我一下子就怒了，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叫他以后不能说这种话了。

又有一次，我和他一起看喜羊羊，灰太狼说了一句：“小羊们，我又来了！”

选自《金故事》

插图：彭建辉

偷梁换柱

◇文／杜辉　图／段明



一

林默涵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平时别无所好，唯独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就在不久前，他以两百万元的高价，在一家知名拍卖行购得一幅传世名画。他对这幅画爱不释手，挂在书房正中的墙上，每天都会欣赏很多遍。

此刻，林默涵坐在藤椅上，一边悠然自得地喝着茶，一边观赏着这幅名为《秋山暮云图》的水墨山水画。

画卷之上，千岩万壑，峰峦曲折，云雾缭绕，村舍掩映，各种笔法和墨法互用，却能做到繁而不乱，密而不塞，在这不过三尺见方的画卷上，展示出深邃广阔的空间。

林默涵的目光落到画面上的一个地方，眉头突然微微一皱，他放下茶碗，走近细看，脸色越来越难看，目光越发急促地在画面上扫视着，直到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

林默涵一边用手帕擦汗，一边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对着那边说道："老吴啊，你赶快过来一趟，我那幅《秋山暮云图》，好像被人给换掉了！"

半个小时后，吴浅渊匆匆赶到，林默涵把他领进书房，指着墙上那幅《秋山暮云图》，说道："你仔细看这幅画，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吴浅渊细看良久，缓缓摇头，说道："没看出来。"

林默涵走到画前，在千山万壑中，指着一处极不起眼的小小峰峦："你瞧，这座山峰的侧边线条，明显比以前要粗一些……"

吴浅渊微露讶异之色，林默涵的手指又落到一片松林上："还有，这一小簇松针，墨色好像也变深了……你再看落款这儿，戊申年七月九日，我记得很清楚，月字的那个竖勾，勾身原本没那么长……"

吴浅渊叹道："这么细微的不同，你都能注意到。"

林默涵说道："这幅画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对画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像对我的掌纹一样熟悉。不过，我的判断完全是靠直觉，专业的鉴定还得靠你。你是咱们市里的书画名家，又是鉴定权威，一切拜托你了！"

吴浅渊点点头，让林默涵把画从墙上取下来，铺在条案上，又取出专用显微镜，对着画卷全神贯注地看着。

林默涵难掩紧张之色："但愿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吴浅渊突然放下显微镜，抬起头说了一句话："不，不是错觉，这的确是一件赝品！"

林默涵吃惊地问道："这么快就鉴定出真伪了？要不要再仔细看看？"

"不需要了。"吴浅渊很有把握地说，"书画鉴定是一项极为复杂严谨的学问，可以烦琐到需要几十个步骤，但具体到这幅画，一个最简单的步骤就足够了。"

"为什么？"林默涵不解地问道，"是因为这幅画的作伪水平不够高吗？"

"那倒不是。"吴浅渊耐心地解释，"这幅赝品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了，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不足——这是一幅新仿之作，这种伪作的鉴别很容易，做一下纸质鉴定就可以了，应该说这幅画的做旧手段还是很高明的，先采取烟熏茶浸之法，又用'青杠碗'的染纸术，进一步加工，从而达到肉眼难以鉴别的程度。但假的毕竟是假的，在五百倍的显微镜下，新纸根本不会有古纸那种老化的纤维特征……"

林默涵颓然坐下，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现在该怎么办？"

吴浅渊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报警吧！"

二

警察很快赶到了，了解案情之后，带走了那幅画作。

经过权威机构的专业鉴定，证实这幅画确属精心仿制的伪作。《秋山暮云图》这幅传世名作价值不菲，警方对此案颇为重视，迅速投入到侦破工作中。

经过细致周密的勘查，警方基本排除了外来盗贼的可能，小区监控设施十分完善，单元都安装有门禁系统，陌生人很难随意进出。而林默涵住在二十层，盗贼不可能翻窗入室，同时门锁也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另外，如果是外盗的话，盗贼直接取走这幅画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再挂上一幅特意准备的仿作。

如果是内盗，排查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林默涵离异多年，儿子在国外读书，很少回来。他平时一个人，跟他有来往的，只有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排查对象显然就集中在这些朋友身上。

不料林默涵听了警方的分析，连连摆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不会是我朋友干的，这一点我敢打包票。"

为首的警察说道："这个包票还是不要随意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越是亲近的人，越有可能对你形成致命伤害。我当警察这些年，这种事见多了。"

林默涵苦笑道："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又不是未经世事的毛头小子，好歹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了，怎么可能还那么单纯？"

警察有些奇怪地问："那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林默涵说道："我这个人最看重待客之道，每次朋友来了都是亲自作陪，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作案条件。你想啊，在我眼皮子底下，把真画取下来，把假画挂上去，这么大的动作，我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我又不是瞎子！"

林默涵的话不能说没道理，但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案子就进入死胡同了。警察显然不想就这么放弃，说道："我们先不要预设出一种盗画方式，这样容易陷入思维定式。林先生，既然你能靠肉眼发现那幅假画中的破绽，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上一次观赏这幅画时，它还是真迹？"

林默涵回忆了一下，点点头说道："应该是这样。"

警察追问："那么上一次赏画，是在什么时候？"

"正常情况下，这幅画我每天都会看的，不过上一次赏画，是在三天前了，因为在那之后，我出了一趟远门。"林默涵回答说。

警察说道："很好，这么一来，排查范围已经很小了。你好好想一想，就在这个时间段，你在家中接待过哪位朋友？他身上有

没有什么疑点？”

林默涵低头回想，似乎想到了什么，神色微微一变，但这个变化转瞬即逝，那位警察并没有察觉到。

林默涵抬起头说道：“说来也巧，那个时间段，正好没有朋友来过。”

每一种可能性都被排除后，这个案子彻底陷入了僵局，成为一桩悬案。

与此同时，消息却不胫而走，尽管众说纷纭，却始终没人能猜出这桩神秘盗画案的作案手法。

三

不知不觉间，十几年过去了，林默涵已年过六旬，身体也每况愈下，身边的朋友像树上的叶子，在秋风中一片接一片地凋零。

这天，林默涵又听到一个噩耗，吴浅渊患上了绝症，已经时日不多了，希望在临终前和他见一面。

林默涵匆匆赶过去，一进门便握住吴浅渊的手，但不知为什么，吴浅渊抽出了手，同时避开了他的眼神。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吴浅渊发出一声低叹：“老林，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不能把罪孽带到地下去……”

吴浅渊强撑着要从床上起来，林默涵怎么也劝不住，只能扶着他下地。

吴浅渊从柜子里取出一幅画，在条案上缓缓地展开，随着画上山水展露无遗，林默涵身体不住地颤抖，声音也发抖起来：“《秋山暮云图》？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它。”

林默涵将目光转向吴浅渊，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到答案，但吴浅渊始终盯着那幅画，目光中带着无限痴迷。

过了好半天，吴浅渊才缓缓说道：“当我在拍卖会上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就像见到了前世的情人，做梦都想拥有它。可惜我只是个穷画家，画了半辈子画，连自己喜欢的一幅画都买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别人拥有……我不服气，不甘心。”

林默涵苦笑一声：“我在拍下这幅画后不久，就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你，和你成了朋友，现在想来，这一切全是你安排好的。”

“没错。”吴浅渊说道，“我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幅画。在成为你家中常客后，我开始了蓄谋已久的盗画计划，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在你的书房里，我向你借一本书，你翻遍书架，好不容易才找到，因为我已经事先把那本书藏到了角落里……”

吴浅渊喘了一会儿气，继续往下说着：“书架对面的墙上，就是那幅《秋山暮云图》，你找书的时候，就会背对着那幅画，我装着在赏画，取出藏在身上的一只特制的狼毫细笔，偷偷在画上做出了一些改动。一切都在按我的计划进行，几天后你发现了画上的问题，怀疑这幅画被换掉了，并且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我，这同样在我意料之中，因为我是你朋友里唯一懂得书画鉴定的……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那幅画不是假的，我给出的鉴定结果才是假的……”

林默涵叹了口气：“可惜它最终还是变成了假的。”

吴浅渊说道：“你去给警察开门时，我以最快的速度，把那幅画卷起来，藏到衣服夹层里，又从夹层里取出一幅早已准备好的假画，迅速在条案上展开，这幅假画是我精心仿制的，和那幅涂改过的真品看上去一模一样。就这样，这个偷梁换柱的计划就成功了，《秋山暮云图》真迹到了我手中。”

林默涵叹道：“你这一手确实高明，所有人都掉入了你设下的思维陷阱。”

吴浅渊盯着那幅画，声音中带着一丝苦涩：“我何尝没有掉入自己挖下的陷阱？这幅画没有带给我想象中的幸福感，反而在时刻提醒我，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盗贼，一

个欺骗朋友的不义之徒，我这才知道，在得到这幅珍品的同时，我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

吴浅渊注视着林默涵，说道：“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这幅画物归原主，并且求得你的原谅。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奢求。”

林默涵沉默片刻，发出一声叹息：“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已经原谅你了！”

吴浅渊吃了一惊：“你的意思是？”

林默涵详细介绍了他和那位警察的交谈经过，说道：“他的话提醒了我，在那个时间段里，我在家里接待过的朋友，只有你一个，我仔细回忆了当时在书房里的每一个细节，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一下子就跳出了那个思维陷阱……”

吴浅渊呆呆地说道：“可是，可是你最终并没有告诉警察实情……”

林默涵一字一顿地道：“因为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一定有苦衷，才会那么做。我一直等着你自己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已经等了很久了……”

吴浅渊一脸愧色：“老林，谢谢你！”

林默涵说道：“也许我们都错了，这世上最有意义的事，不是独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是和更多的人分享。我决定把这件传世名画捐给博物馆，你觉得怎么样？”

吴浅渊连声说好，他也觉得，这是这幅画最好的归宿。

当吴浅渊去世后，林默涵带着《秋山暮云图》跨进了博物馆的大门。

选自《民间文学》2020.1

下棋

◇文／李铁军



“唉，又输了！”老爸回到家摔在沙发上，懊恼地说。

老爸退休后经常和邻居赵大爷下棋，因为棋艺不佳，回到家就各种郁闷。

看着老爸痛苦的样子，我找到邻居赵大爷，恳求道：“赵大爷，不好意思，我爸棋艺不佳，辛苦您还陪着他玩。您看这样行不，您要是肯输给我爸，输一盘我给100，您看行吗？”赵大爷听了眼睛似乎要冒出光来，于是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老爸兴高采烈地进门，大声嚷嚷：“今天一连赢了10盘。”我听到后脑袋“嗡”的一声，但还是夸奖道：“老爸，你的棋艺看来大有提高呀！”

吃饭的时候我想着怎么劝老爸以后别下棋了，可看到老爸一脸的高兴，又咽下话头。

吃完饭刚要收拾碗筷，响起敲门声，我打开门，是赵大爷夹着棋盘，满面红光地找老爸下棋。

原来，他们都是闲暇时间下棋，晚饭后找上门来下棋，这还是头一次，这赵大爷，唉！

老爸倒是一脸兴奋，招呼着我腾地儿、摆棋、烧水，招待赵大爷。他们又开始对弈，老爸又一连赢了4盘，两人皆大欢喜，只有我坐立不安。

老爸起身上卫生间，我趁机赶紧跟赵大爷说：“赵大爷，您行行好，我这里就有500，您先拿着，其他的以后……”

没等我说完，赵大爷一把推开我的手：“小子，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玩玩乐乐还要你什么钱，你找我我也算明白了，你是一个孝顺孩子，我也做得有点儿过了，下棋就是一乐，大家开开心心就好！”

老爸走出卫生间，没察觉什么，还是兴奋地嚷嚷：“再来一盘！”

选自《岁月》

案　巷

◇文／海上花　图／黄胜



救　人

丰收岭是M市最臭名昭著的地方。这里地处市南郊，周围多违章建筑，卫生差不说，治安也一向不好。本地论坛上常有网友神乎其神地说，那里有条小巷经常一到晚上就闹鬼！

不过，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市最低，很多孤身在城市打拼、薪水超低的打工族也就只好先屈居那里，在市内某星级酒店当保安的周鹏就是其中一个。

这夜，因交接班太晚，周鹏破例从那条很少在夜里走的阴森“鬼巷”抄近路回家，谁知正好遇见有个歹徒正抢一个年轻女孩的包，女孩被拽得东倒西歪，却就是紧搂着怀中大包不撒手。眼看那脸上戴着狰狞鬼面具的家伙要往怀里掏什么东西，周鹏急得大吼：“别动！警察！”歹徒这才撒丫子跑了。

周鹏本想乘胜追击，却被女孩拦住了。女孩重新搂紧了吊在胸前的那个大包，那是个看上去超级结实的大包，背带也超宽，包里不知塞着啥宝贵物件，鼓鼓囊囊吊在胸前，坠得那文弱女孩身体不由前倾。

再看女孩的脸，周鹏愣了，好熟悉的脸，似乎在哪儿见过！见女孩也紧盯着自己，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倒是那女孩问他：“你是？”

周鹏以为女孩是想问清他的姓名好感谢自己，赶紧解释，自己不过是下夜班正好路过此地，怕女孩吃亏，才跑来帮她。

女孩似乎迟疑了一下，问周鹏：“你真是警察？”

周鹏笑了，告诉女孩自己那不过是在吓唬歹徒，还问

女孩要不要自己陪她去报警。

女孩道：“哦，不用了，谢谢。”又解释，自己很忙，不想节外生枝，何况并没损失什么东西。

许是惊魂未定，女孩似乎急于离开这鬼地方，甚至没和周鹏告别便拔腿朝巷口奔去。

周鹏耸耸肩，对城市女孩的冷漠和戒心深表遗憾。虽然这是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但周鹏以人格保证，自己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作为一名前武警战士、现保安，他的血液里总是沸腾着一股无法言说的正义。

再 遇

第二天上班时，周鹏特意又从“鬼巷”穿过，那里已是阳光明媚，车来人往，与夜晚的鬼气森森全然两样，昨夜的一切仿佛噩梦一场。

周鹏把自己英雄救美的经历告诉了其他几个保安，他们却笑周鹏不是在吹牛就是在梦游——深更半夜，竟会有文弱小白领独自背个大包独闯那种城市贫民出没的地方，且还是叫男人们都能吓破胆的“鬼巷”！

有个哥们儿甚至大笑道：“听说市政府新出台了政策，见义勇为的外来务工者能解决本市户口呢。不过，放心吧周鹏，我们是绝对不会给报社打电话把你树成英雄的。除非有人真的敲锣打鼓或提着一沓票子来谢你。”

七嘴八舌的议论面前，连周鹏都有点怀疑自己是在梦游。想到劫匪昨夜没能得逞，这几天晚上说不定还会出现，他决心夜里再去“鬼巷”抓他个现行。说不定自己还真能因此成为英雄，至于随之而来的一切，他当然也不会拒绝。

这夜，一点不到，周鹏就悄悄躲进了“鬼巷”一个隐蔽角落——离女孩昨夜被抢的地点很近。不过，对今夜会发生些什么他还心中没底。

尽管并非胆小之人，但那些关于“鬼巷”的种种传说还是叫周鹏忍不住惊惧。正因此，但凡有黑影从视野里走过，周鹏都会忍不住心里一紧。

夜越发深了，巷子里的人影也越来越少。又过了半个小时，“鬼巷”已差不多空无行人。所以，当一个黑影猛然出现在视野内时，周鹏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

那黑影越来越近，还披散着长发。天，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经常出没于“鬼巷”的鬼影？周鹏恐惧地睁大了眼睛。令他大感意外的是，这鬼影居然还是昨夜那个漂亮女孩！只见她依旧紧搂着胸前大包，身体也因包的重量而不自觉前倾。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不过周鹏还是能清楚感觉到她每个毛孔里透出的惊惧！

同事们的各种疑问开始在周鹏的脑海里盘旋。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不知藏在何处的黑影，居然又像昨夜那样冷不丁地向女孩扑去，女孩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双手却还死命护着胸前大包……

眼见女孩要吃亏，周鹏再次大吼着“警察”冲了出去，那黑影一怔，居然再次扔下女孩箭一般飞了出去，那脸上的鬼面具在周鹏的余光里一闪，周鹏一愣，感觉还是昨天那人！他也越发肯定这是个新手，否则不会一吓就赶紧撒手。

要不是担心留下女孩一个人还会有意外，周鹏真想把那劫匪抓回来问个究竟。他赶紧扶起摔倒的女孩：“没伤着你吧？”女孩脸色惨白，没回答周鹏的询问，只紧紧护着怀中大包。

看着面前熟悉的脸，周鹏忽然想起，这不是市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兼主持人唐果吗？前些天都还到他们酒店主持过三周年庆典，他们酒店的人都把这漂亮女主持当偶像呢！

眼看唐果拔腿要走，周鹏急得一个箭步堵住她：“哎，请先别急着走好吗？我还有事问您！”

谁知那唐果突然发火：“够了！你还有完没完？谁派你整天盯着我的？你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事干？”

周鹏蒙了，这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哪！以为当个名人就很了不起吗？连基本素质都没有！于是他忍不住吼叫起来："有没有搞错啊，唐大主持，我明明好心帮你，你怎么还抱怨起我来了？要不是我两次吓走那歹徒，没准儿你昨晚就已经变成刀下鬼啦！还有，你好好想想，这歹徒为啥天天跟着你？好像很熟悉你路线似的！我建议你还是赶快报警！"

唐果身子一颤，半天没接上话来，过了会儿才有点虚弱地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我正在忙自己的正事呢，拜托你就别再添乱啦！"

周鹏愣住了：啥正事？难道唐果正在做暗访？他不由四下张望起来，不可能啊？尽管空气里满是悬疑成分，他却没发现任何摄录设备。唐果却已不耐烦地绕开了他："好了好了，我谢谢您了！天不早了，您还是赶紧回自己家休息吧！"

只是，连续两夜都见识了离奇抢劫，周鹏怎还放心让唐果独自一人再走鬼巷呢？无论如何也要护送她回去，要不然就陪她去公安局报案！

唐果铁青着脸说，她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和警察纠缠！偏周鹏就是堵在前面不放她走，唐果最终同意让周鹏送她一程。

周鹏没想到唐果的宝马车竟然就停在附近一条小街的某超市门前。

"咦，你把自己车停在这里，却一个人独闯那条经常闹鬼的小巷……这到底怎么个状况？"

"好奇害死猫！不该你问的就别问！"唐果冷冰冰地一撩嘴角，并狠狠地剜了周鹏一眼，"你也看见了，我的车就在这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天也这么晚了，你就赶紧回吧！难道还想让我送你一程？"

周鹏却坚持，如果不能护送唐果，他就自己去报警，反正唐大主持谁不认得？话音未落，唐果已怒道："姐跟你说几遍了，别再提什么警察！"

周鹏紧盯着她："你这样怕警察，该不是在搞啥不法交易吧？难道你这包里装的是毒品？真这样的话，这几天的新闻可太有做头啦！对了，你们台那个报料热线是什么来着？"

唐果冷若冰霜的脸上掠过几丝慌乱，稳了稳神才冷哼道："少胡说！你要是贪恋那点儿报料费姐给你！"

周鹏笑了一下，趁机建议："那就我送你回去？放心，我在部队上开过好几年车呢，车技绝对一流！"又调侃道："这样你也可以腾出双手护好自己的包！要不就你开车，我帮你拎包？"

拗不过周鹏，唐果最终还是把方向盘交给了周鹏，不过，她提醒周鹏只送她到大门口就好，周鹏赶紧点头。

周鹏很快就把车开到了唐果指定的金色水岸，该小区在本市属高档小区，一眼瞧上去金碧辉煌。

周鹏很守信用地把车停到了小区门口，不过临下车时还是叮嘱唐果："别再那么晚出门！要出门也最好找个伴！"可能看出周鹏不是坏人，唐果冰雕般的俏脸上总算挤出点儿笑意。

周鹏刚准备走，唐果却低声叫他："哎，那谁，你先回来！"周鹏有点儿惊讶地转过身去，唐果已不知从哪儿抓出一沓子红票子塞到了他手里，"嗯，这两天的事，多谢了，不过，还请保密！"唐果难得地对周鹏展开了一个很迷人的微笑。

奇 怪

这次周鹏没再跟任何人说什么，太离奇的事鬼才信，何况当事人还是位公众人物。

但是，周鹏这个侦探小说迷已下定决心要破解那道让自己万分好奇的谜题！

这夜，也就是周鹏认识唐果的第三夜，周鹏把一辆从开出租的战友那儿借来的桑塔纳悄悄隐在了金色水岸对面的一长串小车里。

想不到，1点30分，唐果的红色宝马还真的又开了出

来。最蹊跷的是，这次的方向依旧是南郊丰收岭。周鹏开着桑塔纳悄悄尾随着她。

唐果把车在昨天那个停车点停好后，下车，四下望望，接了个电话后，似乎辨别了一下方向，这才小心翼翼地向左手方向的一条小巷走去——不再是前两晚的“鬼巷”——不变的是依旧用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只鼓鼓囊囊的大包！

周鹏屏气凝神跟定她。

渐渐地，唐果放慢了脚步，周鹏以为她发现了自己，正心惊肉跳，却见唐果已停在一个硕大的垃圾桶跟前，又是四下望望，这才飞速拉开大包拉链，从里面掏出包东西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匆匆向巷口奔去。卸掉了包里的东西后，她一下子变得身轻如燕。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周鹏的大脑瞬间短路，他猜不透唐果这是演的哪出戏！正发呆，却见一个黑影已迅速窜到那只垃圾桶跟前，飞快地从里面掏出包东西，又塞到另一只手上提着的一个袋子里，这才匆匆离去。没走几步，另一条不知藏在何处的黑影也和他会合。

跟踪目标对周鹏这个当过兵又习过几年武的人来说绝非难事，只是，这次他改为跟踪那两条横空出世的“鬼影”。

仅看个头，这二位显然都不是前两夜那劫匪。他们看上去心情雀跃，只偶尔鬼鬼祟祟向身后看几眼。

周鹏敢打包票这两人绝非好人！他们穿街走巷，周鹏也穿街走巷。渐渐地，参差不齐的自建小炮楼开始被大片破旧平房代替，七拐八拐，周鹏跟踪的目标终于在一个破旧小院的门口驻足，几声响亮狗吠后，小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看来这两人应该是院子的主人。

伴随着一点儿昏黄的灯光，小院里隐隐响起嘁嘁喳喳的声音，周鹏很想翻入院内看个究竟，想到院里有狗，又忍住了。情况紧急，他只得借助110破解谜底。

挂断手机，周鹏赶紧藏身到小院附近的一片黑影里，手里还握着从地上捡到的一根钢筋，脑子里也不时闪现出自己中弹倒地、血流一地的悲壮场景。还好，附近巡警迅速赶到。

绑架案

在周鹏的协助下，一起绑架案没费太大周折就被警方告破。

获救的人质是本市荣昌地产的董事长朱荣昌，被解救出来时，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绑匪们本来是拿到30万赎金后就要做掉他的，谁料还在兴高采烈地数钱中就被一举抓获。

据警方事后披露，那个由四名外乡流窜犯组成的犯罪团伙已在本市实施了多起绑架、抢劫、敲诈案，杀害数人。

这次，他们顺利绑架朱荣昌后，很快就和朱荣昌家人谈好了赎金，于是，第二天夜里，由两人看牢朱荣昌，两人去指定地点取赎金。要不是周鹏和那横空出世的劫匪一连两夜捣乱，他们应该第一夜就顺利拿到了赎金，正因为连着两夜不顺，第三夜他们才临时更换了交易地点……

有媒体采访犯罪团伙的主犯：“朱董身价上亿，为何你们却只要那么点儿赎金？”得到的回答是：“这姓朱的爱钱如命，听说连农民工们每人几千块的工钱都老是赖着不给，你还指望他会给你上百万？再说，要得多，动静就大了！”

最叫周鹏惊异的是，连续三夜独闯“鬼巷”给绑匪送赎金的唐果竟是朱荣昌的情人，金色水岸那套公寓就是朱荣昌买给她的房产。

那晚，朱荣昌就是从她那里出来，在地下停车场被一辆无照小车给绑架走的。身为公众人物的唐果害怕自己被包养的事曝光，舆论哗然，不敢报案，只好私下和绑匪周旋。

那几天，她除了和最铁闺蜜——某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赵娅娅商量营救之事，其他

人都不知道朱荣昌被绑架的消息，公司的人以为朱董去登山了，而对心宽体胖的朱太太来说，老公不定期的失踪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还不如和几个老姐妹逛逛街，搓搓麻将来得更有趣。

结 局

随着警方调查的加深，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朱荣昌被救出来还没几天，唐果那闺蜜——赵娅娅和她的一个亲戚也被戴上了沉甸甸的铐子——那个一连两夜窜出来抢唐果赎金的假面劫匪，竟然是赵娅娅喊来帮忙的远房表弟。那夜朱荣昌被绑后，唐果惊慌失措，唤她去商量对策。绑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白得30万？赵娅娅眼红了，动心了，决定先下手为强，把有钱的闺蜜当作改变自己命运的棋子……

只是，聪明的赵娅娅万万没算到半路上会杀出个程咬金——要是没周鹏，也许第一晚他们就能顺利抢走那30万！反正，害怕丑闻曝光的唐果也只能哑巴吃黄连，绝不会报案，再说那点儿钱对朱荣昌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唐果莫名其妙地从荧屏上消失了。不过，朱董却要重金挖周鹏去当他的私人保镖，只可惜周鹏一点儿也不喜欢他。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害虫

◇文 /[英] 潘妮·汉考克　图 / 颜玮



这位女士正在抱怨自己家里跳蚤成灾。

“养宠物了吗？”鲍勃一边问，一边懒洋洋地在电话旁的画板上画一只黄蜂。

“没有，我搬到这边来才几个星期。也许之前的房主养过，我搬过来的时候闻到一股猫味儿。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她的声音很熟悉，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

罗伯特·布朗，又叫鲍勃，他比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一带，从房屋的缝隙、水槽到下水道，无一不晓。他是消灭害虫的专家。他知道耗子从哪里进入住宅，他了解跳蚤的生命周期，能找到蜂巢所在的缝隙以及蟑螂最可能筑窝的地方。断送在他手上的蚁穴和蠹虫不计其数，满屋臭虫在他面前也只得落荒而逃。

他还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使用，以彰显自己的实力。起这个名字时，他保留了罗伯特的昵称“鲍勃”。如今，“鲍勃·拉帕，灭虫专家”的字样醒目地印在他的货车上。

“您怎么称呼？家住哪里？”

“我叫凯伦·梅休，住在希思路3号。你什么时候能来？”

凯伦·梅休！十五六年前，他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点名时都会听到这个名字。

凯伦·梅休小时候很聪明，又不像其他人那样多嘴多舌、粗鲁无礼。她是个安静的女孩儿，漂亮而不自知，还很害羞。罗伯特便开始对凯伦·梅休穷追不舍。

在她大学放假回家时，罗伯特总是徘徊在她屋外。他想，只要他不放弃，她肯定会被他打动的。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坚信不疑，就像他对付的这些害虫一样坚定。

当他最后一次按响她家的门铃，提出请她出来喝杯饮料时，凯伦居然当着他的面狠狠地关上了门！不过罗伯特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门外，当她的猫从他脚边溜过时，他狠狠地踩了猫尾巴一脚。那只猫嗥叫着一跃而起，用爪子抓住他的胳膊，再滑到地面上。他的胳膊上立刻留下了细条状的血印，到现在还有疤呢。更可恶的是，那只猫还留了一只跳蚤来咬他，让他痒了很多天。

多年后的此刻，在与凯伦·梅休通话的过程中，他明白他们的位置终于互换了。曾经他认为是自己需要她，而现在，他才是那个被需要的人。

鲍勃不慌不忙地回复着她的电话。既然年少时她无情地拒绝了他，那么他便不打算立刻帮她解决问题。

“我会看一下我下周是否有空。”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下周？我快要疯了！”她抱怨道，“我周末有个晚宴。我不能让朋友们到一个满是跳蚤的房子里做客。”

一听到“疯”这个词，他突然有了灵感。

当天晚些时候，鲍勃的货车停在了希思路3号的外面。

她会认出他吗？

自从两人上次见面以来，他已经变了很多，从瘦杆似的男孩直接跨入成熟期，头发逐渐稀少，发际线不断升高，光亮的额头就像蟑螂的甲壳。他的眼睛又大又圆，像家蝇一样略微突出。尽管他才三十出头，可看起来却像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但他对自己的外貌很满意。女人总是喜欢成熟的男人嘛。

鲍勃按响了梅休家闪亮的黄铜门铃。花园里飘来风信子的清香，迎春花爬上了门廊的网格。

她打开了门。

“鲍勃·拉帕，”他自我介绍道，“灭虫专家。”

她带他参观了房子。木地板擦得锃亮，厨房窗下就是后花园，尽管面积不大，但打理得很好。屋内干净整洁，简约有序。软装饰很少，并不是跳蚤的温床。

“浴室的情况最糟糕，”她说，“我就是在那儿被咬

的，在我去洗澡或洗完澡出来的路上。”

鲍勃慢悠悠地在屋内四处查看。他仔细观察了凯伦的卧室，那里有一张双人床，床上有印度风格的真丝被套。一切都透露着成功人士的特权和品位。她的小型浴室配有独立浴缸、射灯、蜡烛，摆放着瓶瓶罐罐的香水。

最后下楼梯时，他看到她正在用亮闪闪的意式咖啡机煮咖啡。咖啡机是顶级的。

“情况怎么样？”她问道。

她都没有请他喝一杯。

“没有跳蚤，”他说，“我已经彻底检查过了。”

“它们藏起来了，”她说，“它们并不是一直在，但过一段时间就突然无处不在，通常是在我开暖气的时候。它们的卵本来在冬眠，温度升高时，便孵化出来，跳来跳去。”

“你说得对，”看到她显得比自己更专业的样子，他很恼火，“但跳蚤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它们会留下微小的排泄物，我可以用放大镜观察到这些。可我已经检查过你的屋子，一点儿都没有，干干净净。”接着，他又强调道：“什么都没有。”

“那可真奇怪，”她说，“我看见过跳蚤。不管怎样，你能给房子喷一下杀虫剂吗？”

“没有喷的必要。”他说，“不过既然你想喷，那也可以。你先出去吧，整个过程需要几个小时。”

那天晚上鲍勃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今天可算干了不少活儿。

第二周，凯伦的电话如期而至。

“跳蚤越来越多了，”她大哭道，“你需要再来处理一下。”

鲍勃再一次来到她的屋子，并再一次要求她在喷药时离开房间。

过了一周她又打电话来，恳请他再喷一次。她发誓自己又被咬了。

“我没有开玩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在她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为他开门时，鲍勃说，“要是真的一开始就有跳蚤的话，我也已经把它们都消灭了。我可以再喷一次，喷一百次也行，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跳蚤。”

“不是的。”

“我不是不尊重你，但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她嘴微张着看着他，无声地询问他。

“你就是感觉有东西在咬你，”他接着说，“认为皮肤上面甚至里面有虫子在爬。这是一种综合征，有专门的名称。”

“你是说，跳蚤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并不是这么说，而是猜测，有这种可能。”

“我该怎么办？”她的声音带着几分绝望。她开始恳求他的帮助。

他喜欢这种感觉。

“你可以看看医生。”

“医生？”

“你这是妄想型寄生虫病。我从谷歌上查到的，”他说，“就像有些人总是幻想有东西咬他，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凯伦的脸因恐惧和绝望而扭曲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鲍勃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货车停在凯伦家视线盲区的一条小路上，美滋滋地坐在车里，看着她进进出出。她神情恍惚，似乎更瘦了。当她停下来抓脚踝、

挠皮肤时，他便生出一种胜利感。他可以感受到，自己告诉她的正在蚕食她的意识、她的理智。

那天晚上，鲍勃带着无与伦比的胜利感上床睡觉了。他向那些过去鄙视他的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这为他带来了更为持久的胜利感和成就感，他为自己的聪明扬扬自得。一想到凯伦·梅休扭曲的脸，受折磨的精神，他便有一种晕乎乎的快感。

他把毯子盖到光溜溜的身上。

他开始进入浅睡眠，然后突然惊醒了。

他的小腿很痒。

不，不仅是他的小腿，他的大腿、屁股都开始发痒。他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他全身上下爬着。

这不可能！他是灭虫专家，他的房子里不可能有跳蚤，也永远、永远不可能有臭虫，他非常谨慎。

鲍勃从不养宠物。他也非常仔细地清洁自己的房间，所有推荐给客户的驱虫剂，他都在使用。

他起身把被子、枕头扔到一边，检查床单上是否有臭虫。什么都没有。没有害虫存在的迹象，没有虫子，没有跳蚤，但确实有东西在咬他，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东西还在咬他。他痒得快要疯了。他检查了床单，用吸尘器打扫了房间，把睡衣放在水里煮，喷了杀虫剂，撒了驱臭虫粉。

一点儿用都没有。

他绝望了。

灭虫专家鲍勃·拉帕不再接单，就为了用放大镜在地板上搜索跳蚤存在的证据。这些虫子跳到他身上，咬他，让他痒到抓狂。他用指甲在皮肤上抓来抓去。他知道那些寄生虫正在侵蚀他的身体，他要找到它们。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整个人疲惫不堪。瘙痒影响到他的睡眠。他不断地抓挠自己的皮肤，搞得上面都是伤痕。

他突然有了一个恐怖的想法。

他从凯伦·梅休那儿感染了妄想型寄生虫病。这感觉就像真的被寄生虫咬了一样糟糕。

不，应该是更糟糕！

这不可能！你是不可能染上这种疾病的。更何况，她也从来没得那种病。

她家真的有跳蚤，它们清晰可见，跳来跳去。它们到处都是，而他从来没有处理过它们。他让她离开屋子，然后趁机翻遍她的抽屉，看着跳蚤在精致昂贵的衣服上跳来跳去。他没有喷过杀虫剂，一次都没有。

但是，他的房子里真的没有跳蚤，没有臭虫，也没有其他害虫，什么都没有。

住宅区的另一边，凯伦·梅休收起了灭蚤剂罐子，这是她先前从宠物商店买来自用的。她自己动手灭蚤后，跳蚤很快便消失了。灭虫专家第四次上门时，她认出了他胳膊上的疤。当他卷起袖子“喷”房子时，胳膊上隆起的那些细条形疤痕正是她的小猫多年前的杰作。她就在那时想起他是罗伯特·布朗的。

那么，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她沉着自若地坐进她那锃亮的小车里，开到小时候和朋友们去过的“恶作剧商店”，那里卖过假香烟、放屁坐垫和墨水糖。她买了一罐痒痒粉，通过篱笆的一个洞潜入罗伯特家的花园（她记得罗伯特的住址），他洗好的衣服就挂在晾衣竿上。她将痒痒粉随意地撒在他的睡衣、床单、松垮的内裤以及发暗的白衬衫上。

随后，她安心地回到自己没有跳蚤的家。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月度手术俱乐部

◇文/[美]包可华　图/彭建辉



最近医学界的新闻是，医院越来越难吸引到病人。病房入住率下滑，很多机构加大广告投入，聘请营销人员游说人们使用床位。竞争愈演愈烈，谁也预测不了医院提供什么样的特别待遇，才能吸引病人来使用病房。

我拜访了一位为华盛顿地区大医院效力的营销顾问。他刚刚策划出一套方案，并为此兴奋不已。

“你觉得弄个月度手术俱乐部怎么样？”他问我。

“听起来不错。”我跟他说，“如果加入俱乐部，会有什么好处呢？”

他给我看了一份他设计的全幅宣传广告。广告顶端的大标题是“加入月度手术俱乐部，每次手术节省一千美元”，接着是说明：“入会后，您可免费享受一次任意手术；每年进行四项手术，还可免费享受一次附赠服务。”

“哇！”我说，“那真是划算！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们每个月会有高端研讨会，医生选择月度手术。”他说，“比方说，四月份主打的是阑尾切除术，你会收到我们寄出的邮件通知，如果你十天之内未寄回会员卡，我们就派救护车去你家，迅速载你来医院进行手术——手术费只收取非会员的一半。”

“假如我不想做阑尾切除手术呢？”

“那你有三十个可选方案，所有手术（从扁桃体切除术到植入心脏起搏器）一律低价。记住，你只需要每年选择四项，就可获得一次免费附赠服务。”

“真是有创意的营销计划啊！医生们对此怎么看？”

“大部分医生很兴奋，因为他们可以大跨一步。比方说，如果人工美臀入选月度手术，美臀专家就要大赚一笔。这项手术若是变成大热门，就更不得了啦！”

他给我看月度手术的简报样本：“当你成为会员，就可以收到十五本这样的彩色插图杂志，里面列出医院执行的各种手术以及手术医师介绍，另有医学界对诸多医生的技能评价。”

“这是派热医生的介绍，你看，他取胆结石经验丰富。”他读给我听，“派热医生一共执行过2000例胆结石手术。一旦拿起手术刀，他就停不下来。快速、专注，派热胆结石手术是您无痛手术的不二之选。《纽约时报》评论说：‘在胆结石领域，派热独树一帜’。”

“你想得真是面面俱到啊。”我崇拜地说，“如果月度手术俱乐部流行起来，医院再也不必担心床位空缺。”

他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我跟你说吧，如果你签约成为第一位会员，我会给你免费安排一个疝气手术。”

“可是我不用做疝气手术啊……”我告诉他。

“那就从备选中选一个，我们免费赠送任意手术！”

选自《小小说选刊》

『吃』心不改

◇文／马媛　图／彭建辉



受台风影响，牛牛的出差彻底泡了汤。为了庆祝这次泡汤，牛牛和刘楠决定下班后先去三温暖美美地“泡个汤”，再到传说中的米其林餐厅美美地来个高级鸡汤面。可是泡完汤以后，刘楠却死活不肯去餐厅了。

牛牛大惑不解，再三询问才得知，原来刘楠在更衣室听见别人的对话，据说不少人肥胖都是因为外边餐厅烹饪时用油太多了。减肥中的刘楠觉得十二万分有理，于是决定暂别餐厅和外卖。

牛牛听完刘楠的诉求，问：“亲爱的，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

刘楠向牛牛抛过一个娇滴滴的媚眼：“当然是我点菜，你动手啦。少油少盐鸡汤面，谢谢！”说完叉着腰扭着猫步下台阶，结果却一下摔倒在了地板上。扭伤脚又扭伤腰的刘楠，本以为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家里好好享受牛牛“供奉”的美食，没想到却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牛牛研究了，纯正的“走地鸡”才能煲出好鸡汤，费尽气力买来“走地鸡”，却发现所谓的“走地鸡”可能是冒充的，于是又和卖家在网上展开了唇枪舌剑。饿得“抠心挖肺”的刘楠把难度降低，鸡汤面改成鱼香肉丝，不料牛牛也有自己的坚持，坚决不做。

刘楠笑嘻嘻说了一句：“牛牛，不如我来点另一个更靠谱的，来个红烧狮子头怎么样？”没地儿找狮子也没胆宰狮子的牛牛自然只能端出鱼香肉丝。终于开饭了，刘楠却发现“牛牛版鱼香肉丝”里边竟然有鱼肉，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鱼香肉丝啊！没办法，刘楠向牛牛建议：“还是吃面吧，咱家不是还有好多面条吗？”牛牛一头雾水：“好多面条，我怎么没有印象？”“就在厨房柜子里的下层靠右，你去看看吧！”

当牛牛打开橱柜门看见了一小排整齐的方便面时，忍不住笑出声，他知道，等他泡好面端出来的时候，刘楠应该已经在网上订好了外卖，有卤蛋，有榨菜，有炸鸡腿，当然，还有鱼香肉丝。

选自《民间文学》

计斗老鳖一

◇文 / 许保金　图 / 彭建辉



赵家庄有个姓赵的财主，家有良田几百亩，大车一挂，牛羊成群。但他为人却刻薄狠毒，满肚子的坏水儿，像茅坑里的气泡一样，时不时地咕嘟嘟就冒出一个，人送外号“老鳖一”。

老鳖一家里雇了个长工，是个20多岁的壮小伙，名叫大来。大来为人忠厚，干起活儿来不惜力气，只为了到年底时能从老鳖一那里得到一年的工钱——3石谷子。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九，大来对老鳖一说：“东家，年底了，该结算工钱了，我好回家过年。”

老鳖一正坐在堂屋中的火炉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他轻轻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不阴不阳地说：“想结算工钱？可以呀，不过还没到日子，还有两天哪，你总得把活儿干完吧。”

大来小声问道：“东家，还有啥活儿？你尽管吩咐，我一定把活儿干完。”

“好，这可是你说的，一定干完，要是干不完，我可要扣工钱了。”老鳖一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满脸奸笑地说道。

“中，东家说啥活儿吧。”大来心想，不就是干活儿嘛，有啥难的。他可没想到，这是东家给他下的套。

“这样吧，今天是二十九，明天是年三十，在这两天内你给我干完3件事，3石谷子一粒不少照付。若一件没干完，就扣1石谷子。”

“中。”

老鳖一见大来满口答应了，脸上立马露出了阴险：“前院东厢房的大梁不直，歪歪扭扭的，你给我弄直了。”

大来一听，差点儿气晕过去。这不是成心刁难人吗？房子都盖成好多年了，咋能弄直？难怪人家都说东家心黑，还真黑，比那锅底还黑。认输吧，要扣1石谷子，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能就这样便宜了老鳖一。大来又急又恼，低头沉思了一会儿，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可谓急中生智。

“中，我给你弄直了。”大来答完话，扛着一根扁担就出了院子。老鳖一望着大来远去的背影，嘿嘿冷笑，又坐在椅子上继续吧嗒吧嗒地抽起了烟。

过了半个时辰，老鳖一起身来到前院，他想看看大来是怎么干活儿的。这一

看不要紧，把个老鳖一愣住了，两只眼珠子像死鱼一样干瞪着。只见大来把一捆捆谷秸秆正往东厢房里挑，房内已堆满了秸秆。

老鳖一奇怪地问："大来，你挑这么多秸秆干什么？"

"东家，我想用火熏烤大梁。锨把弯了，用火烤热了就能压直了，大梁也一样，用火烤热了也能压直。"

"什么？"老鳖一气得一蹦老高，从台阶上一下子跳到台阶下，"那还不把我的房子烧着了？"

"东家，你是让把大梁弄直了，没说不让烧房子呀？"大来理直气壮地答道。

老鳖一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他自知理亏，便说，"算了，这件事你别管了，赶快把秸秆挑到场地里，我还用它喂牲口呢。你还是干第二件事吧，给你1斗谷子，给我碾出3斗小米来，碾不出来，扣你1石谷子。"

"什么？1斗碾3斗，东家，你这不是存心刁难人吗？"大来生气地问道。

"限你今天一晚上，碾房里不许点灯，摸黑干。干不干，说句痛快话。"老鳖一吹着八字胡，恶狠狠地说。

大来心里明白了，老鳖一在报第一件事的仇，他想的计谋是越来越毒了。然而，大来虽老实，可脑瓜子并不笨。他眼珠子一转，马上又想出了一个对付老鳖一的点子："中，我答应你。"

晚上，老鳖一一家人老早就熄了灯。老鳖一怕浪费灯油，向来是天一擦黑就让全家人睡觉。

大来摸黑来到碾房，又摸黑套上毛驴。大来成年累月干这活儿，早已轻车熟路了，摸黑干活儿不为难。

"啪！"一声脆响，碾房里传来碾磙子的转动声，"轰隆隆，轰隆隆……"

老鳖一躺在床上，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他支棱着耳朵，听着碾房里的动静，心想，看你小子能耍出啥把戏。

突然，碾房里传来"嗵"的一声，正转动的轰隆声戛然而止。老鳖一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啪、啪"的鞭子声就从碾房里一声接一声地传出来。毛驴被打得"嗷嗷"乱叫，凄惨的叫声惊得老鳖一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碾房。

碾房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大来的大声吆喝："拉呀，快拉呀！"接着又是"啪，啪"几鞭子。

老鳖一赶紧点着油灯，就着亮光，看见碾盘倒地翻在一侧，毛驴还在碾磙子上套着，大来正用力抽打着毛驴，毛驴早累出一身热汗，但碾磙子却纹丝不动。

"大来，碾盘子咋翻了？"

"东家，黑灯瞎火的，我咋知道碾盘翻了。估计下面的砖垛没垒好，驴一拉就翻了。"

"翻了你还让驴拉，你想把它累死？"

"东家，不拉怎么碾谷子？"

老鳖一又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他虽然心知是大来有意把碾盘弄翻的，但理亏在自己这边，所以只好又吃了哑巴亏。

"算了，这活儿你别干了，明天你一个人把碾盘安好，这算是第3件事。"

"中，东家，看我怎么给你安。"

第二天，大来扛着一把大铁锤，迈着重重的脚步，从堂屋门前"咚咚"走过。

老鳖一在屋内听见脚步声，忙探头看，见大来扛着一把大铁锤去了碾房。心想不好，这小子又想出啥歪点子了，于是便兔子似的赶紧蹿到了碾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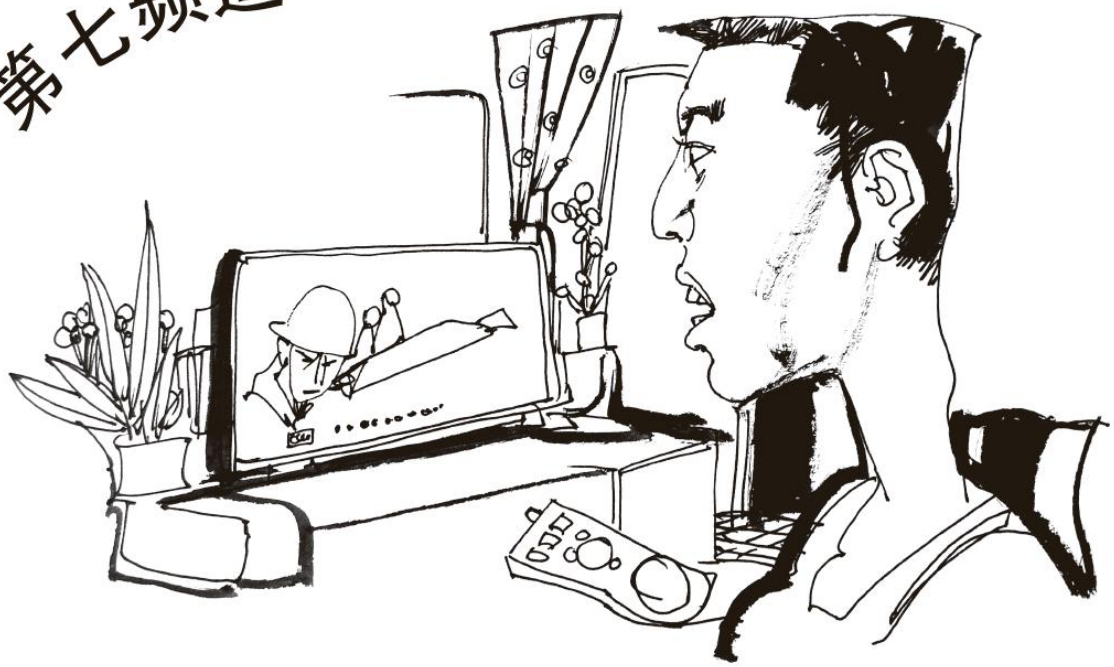
"大来，让你安好碾盘，你扛把大铁锤干啥？"

"东家，我想把碾盘砸碎了，一块一块地安，这样方便。"

选自《故事林》

第七频道

◇文／於全军　图／段明



下午，赵江提着皮箱上了山顶，极目远眺，只见这座山峰就像汪洋中的孤岛，他不由兴起了住一阵的念头。一转身，见不远处有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便走了过去。

进了村，赵江发现村里老是有股山雾，而且村里来往的都是女人，没等他把租房的意思说完，这些人家就都把门一关，说概不留人。没办法，他只好快快离去。走到村口时，他忽然听到身后有人轻轻说：“要租房吗？我这里有间厢房。”赵江回过头，见山雾里隐隐约约有个穿白衣的少妇。于是他跟着少妇往回走，才几步就到了，房子依山而建，就像从山里长出来一样。等进了西厢房，少妇幽幽地说：“我叫梅姑，你没事别到村里去，尤其是晚上。”

赵江听了有些奇怪，不过没有多问。他发现屋里有台旧的黑白电视，换台是那种旋钮式的，当他转到第六频道时，梅姑忽然伸手阻止他：“不要看第七频道！”赵江刚想问为什么，却发现梅姑转眼就不见了。赵江心里有事，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由打开电视，却都是些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当他调到第六频道时，梅姑的话又响在耳边——不要看第七频道！赵江暗想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便反向扭回去，扭到第八频道时，是个体育台，他倒有几分兴趣，便认真看起来。慢慢地，睡意袭来，他去关电视，没想到扭错了按钮，咔嚓一下，扭到了第七频道。

突然，房里的灯泡忽闪了一下，变得非常昏暗，赵江只觉得一股寒气流遍全身。就在这时，电视里传来一阵女人的笑声。赵江慢慢把脸转向屏幕，只见图像很不稳定，忽上忽下的，不过他还是看清了，电视里正演着一家三口在吃饭，丈夫端着个酒杯自斟自饮，一个半大小子在饭桌旁剥花生，妻子忙里忙外，不住地盛饭端菜。他看到了妻子的脸，不由惊叫一声，正是租房给他的梅姑。与此同时，里面的梅姑仿佛也听到了这一声惊叫，竟然从电视里向他微微一笑。这一笑让赵江毛骨悚然，他立刻再换台，想跳到第

八频道。没想到每个台都显示“7”，内容都是那一幕！他手忙脚乱地关电视，可是不起作用。最后没办法，干脆一把拽下插头，那笑声终于停止了。赵江这才松了口气，他再向电视望去，只见没电源的电视仍在上演，而那个丈夫正慢慢地把脸转向他，竟是个冷冷发笑的骷髅！

赵江的心脏猛地抽动了一下，拉开门，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这时天色黑得吓人，他看了看梅姑住的正房，黑咕隆咚的，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墓。只有远处的山村方向还有一点灯火，赵江忙朝那边跑去。进了村庄，只有一户人家还亮着灯。赵江一敲门，出来个老太太。赵江说在山里游览迷了路，想留宿到天亮。老太太引他进了屋，老太太家的电视正开着，她龇着牙说：“第七频道就是好看，我一看就看到半夜。”赵江的头嗡地响了一声，第七频道！电视里还是那一家子，骷髅头丈夫吃完了饭正在抽烟，妻子收拾碗筷，可是那孩子，竟成了副白骨架，在堂屋里跑来跑去！赵江吓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他用全部力气跑出屋去，在茫茫夜色里狂奔。

这时，天上雷声隐隐，赵江渐渐清醒了，他知道，在山里遇上大雨的话，随时都会被山洪冲走，当务之急，还是赶快找个避雨的地方。他正着急呢，一道闪电划过，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在不远处显现。赵江忙跑了进去，刚关上门，大雨就像黄河决口似的倾泻下来。赵江打量这间房子，居然还是那间厢房！而那个没电源的电视，还在继续播那第七频道，至于内容，他是半眼也不敢看了，但是耳边那些诡异的笑声，却像一把钝刀，正划着他的心脏！他想开门出去，就是被山洪冲走，也比在这里受这折磨强吧。没想到，木门竟纹丝不动，再打量四周，他这才发现这间厢房竟连个窗户都没有，整个厢房分明就是一座严丝合缝的坟丘！反正出不去了，赵江把手提箱拿过来，想最后看看他的全部家底。箱子打开，那一沓沓钞票，竟都是冥币。看到这一切，他反倒坦然了，左右是个死，还是为自己的身后事打算吧。“咔嚓”一声，他打着打火机，准备烧那些冥币。

就在这时，电视里传来播报新闻的声音：“本台记者报道，小煤矿透水事故的死亡人数已经确定，是七名民工。”赵江缓缓地抬起头，看见电视屏幕变得异常清晰，里面是正襟危坐的播音员，而电源插头，不知何时又插在插座上了。灯光也亮了，照在箱子里的大钞上，没错，是新版百元人民币，看上去一切都那么正常。窗外一声接一声的鸡啼传来，天要亮了。都说脏东西最怕鸡啼，看来是真的了，赵江暗自庆幸。经过这一折腾，他反倒没睡意了，继续看新闻。这时，新闻画面转到小煤矿事故现场，镜头拉近，电视上出现一个矿井口，播音员的声音传来：“七名死者的尸体都已找到，经法医检验，有六名是溺水而亡，另一名叫冯根的是头部遭撞击而亡。”

赵江不由一惊，这一惊使他的大脑暂时出现了空白，等他恢复知觉，发现自己竟掉入了深深的矿井。矿井里的水位正慢慢上升，快淹到胸口了。他顿时感到一阵气闷，好半天喘不上气来。忽然，手边有什么东西漂着，赵江一把抱住，只觉滑腻冰冷，竟是一具尸体！但他可不敢放手，一放手铁定会沉下去。但这样也不是办法啊！他摸了摸矿井壁，心头不由一阵狂跳，原来壁上都是手腕大的小坑，角度也不是垂直的，也就是说也许能爬上去。想到这里，赵江忙丢了浮尸，开始向上爬。他用指甲抠矿井壁，十指连心，疼得钻心啊！再后来疼的感觉完全消失，除了往上爬，再无其他想法。万幸，就在他耗尽最后一丝力气时，看到了头顶的灯光。那是矿井里用的升降机，一个人正焦急地站在上面。升降机缓缓降下来，停在赵江身体侧上方，赵江看了个明白，升降机上的人竟和自己一模一样！而这人举起一块大煤块儿，朝自己猛地砸下！

赵江惨叫一声掉下矿井，人事不知。等他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梅姑正守在身边。赵江又发起抖来："你是人是鬼？"梅姑听了很不高兴："我当然是人，本来图你的房租的，没想到今早你晕倒在西厢房里，我只好送你来医院。""可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第七频道？"梅姑听了，倒有些不好意思："第七频道坏了，不出图像。我怕你发现这毛病，要求减房租，才不让你看的。"不出图像？那他昨晚看到的是什么？想一想还是不对劲，赵江又问："你为什么不让我进村里？""我们这个村大多数男人都去煤矿打工了，你进村里不合适。只是我老公冯根在煤矿出了事，孩子又闹着去找爸爸，十几天没回来，家里实在缺钱，这才租房给你……"

冯根！赵江呻吟一声，顿时全明白了。他再不敢看梅姑，只好把头转向窗外。窗外候诊厅里正在放电视，赵江分明看到，屏幕左上角那个鲜红的"7"字，画面是三口之家！梅姑看见赵江脸色不对，忙问："你怎么了？"赵江牙齿咬得"咯咯"响，不过话音还是听得清的："救救我，赶快报警，我就是那个逃跑的小煤矿老板，为减少赔偿我砸死了冯根……"

选自《中华传奇》



的哥恐怖夜

◇文／何刚林　图／段明

小张开车驶过一个弯道，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突然出现，并一路尾随。小张心里想，自己莫非被劫匪盯上了？这下糟了——绑在裤腰带上的八千元钱看来保不住了！自己一路小心谨慎，并未露出过半点蛛丝马迹，何以让歹徒窥知了呢？

左想右想，小张觉得不可能，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种臆想啊！可是惊险电影看多了，脑海里总抹不去歹徒劫车杀人的镜头。此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月黑风高是幽灵出没的时候，也是歹徒行凶作案的时候啊！小张现在很后悔没在那个镇上停留一宿，那个风情万种的迎宾小姐不是那么的含情脉脉么！真是该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山野岭连个投靠的去处都没有。小张嘀咕着把车速开到了极限……目前的处境只有跟后面的幽灵车比赛车速了。

车如风驰电掣，四个车轮子好像已离地起飞。疾行十余里，那辆尾随的

车似乎被甩掉了，小张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赶紧刹车，迅速钻出——一泡尿憋了这么久，都要尿裤子了。

尿到一半，小张忽见后面摇晃出车灯光，他“哎呀”一声，赶紧钻回车里，迅速驾车又走。又是一阵风驰电掣，但是这一回后面的车子却是紧咬不放了。小张暗叫“完了”。

他极目张望，希望突然之间前面能亮出一点灯光，哪怕是一只手电筒的光——有光的地方才会有人，有人才可以有救啊！可是这一路上小张就是见不到人，就连一只萤火虫的光都没有。他失望极了。他真是想不通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死缠烂打的劫匪。也想不通这条公路上怎么就不见其他的车辆呢？

就在小张伤心绝望的时候，前方出现一束光亮，一家车辆修理厂的厂棚赫然出现在眼前。那里有不少人，一身僧侣打扮，从被修理的大客车的那一行条幅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武僧，可能是巡回表演到此车子坏了。小张惊喜交加，紧急刹车，一蹿而出，大呼“救命”！

那些僧侣立刻围了上来，有人把他从地上扶起，问：“施主，你怎么了？”小张惊恐地指着随后而来的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说：“那辆车上有劫匪，已追踪我一百多里路了。”那些僧侣看着那个方向，忽然有人笑了：“施主一定是开车开累了吧，那边没有车啊？”小张惶恐地叫着：“那不是！黑色的桑塔纳……你们没看见？你们看到没有？！”

小张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车牌号码，并清清楚楚地看到那辆车是徐徐开过来的，就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他们竟然看不到。

车子已慢慢驶近，小张恐骇地后退，睁大着眼睛紧张地凝视着。车子没有在他们面前停下，而是缓缓地开了过去。灯光照耀下，小张看见驾驶位上的人居然没有脑袋。

这时候的小张已经再也说不出话了。

“施主，你太累了，你怎么不在路边的旅店住下呢？疲劳驾驶很容易出事故的。”

“这一路上有旅店？”

“多着呢。”

难道是自己真的太疲倦了，眼睛花了？那么这家修理厂自己怎么就能看得见了呢？

小张疲倦极了。他坐了一会儿，洗了一把脸，抽了几支烟。直到众人离去，店主关门，他才又继续上路。

这一路上，他看见路上有车了，路两边也有灯光和房舍了。这使他更加坚信自己所见到的没有错，自己明明看得见东西！

为了进一步证实，小张询问了前面的收费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那个车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经过这里，小张听了如雷击顶。驶出收费站四十里，天已大亮。小张看见前头围着一群人，有交警在晃动，显然是出了车祸。小张过去一看，心中陡然一震，映入眼帘的这辆车，正是追踪自己一百余里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车牌号码完全吻合，一个数字都不差。

小张十分震惊！这怎么可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不是明明说这辆车没有经过收费站吗？它是怎么过来的？难道他们也像那群和尚一样看不见？这里道广地平，根本不易出车祸，它怎么无端地在这里发生车祸了？为什么车子翻了个跟头，而并没有相撞或滑动的痕迹呢？为什么地上一点残片和血水都没有呢？那个出车祸的人呢？对了，那个驾驶员呢？小张现在最关心、最紧张的就是这个。他心惊胆战地分开人群凑近一看，整个人顿时僵住了——那个死者的颈上没有头颅！交警找了很久，在很大面积的范围内都没有找到。

小张非常恐惧地钻上车，发疯似的拼命驾车狂奔。这时，他车上蓦然响起了音乐，一首很好听但又令他十分不愿意听到的那一首《朋友》。这首歌是朋友阿德最喜欢听的——阿德！啊！这儿不就是朋友阿德几年前出事的地方吗！

选自《奇闻怪事》

影子19号



那搭档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就消失了。

一

深夜，主人和他的搭档鬼鬼祟祟地穿过大街小巷。影子19号紧紧地跟在主人身后。

他们来到一座大楼前，正准备行动的时候，突然一束手电光照射了过来：“干什么的？”是保安！他们转身便跑。搭档飞快地爬上小区大门，跳了出去。主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吓得腿脚发软。他哆嗦着爬上大门，正准备往下跳，没想到，啪的一声，他的一条腿卡进了铝合金大门的空当里。而19号由于惯性作用，直直地摔了下去。

19号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成功地和主人分离了！他自由了！19号在地上欢蹦乱跳，伸胳膊迈腿，高兴万分地往前跑去。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主人轻微的呼叫声：救救我！19号以为主人的搭档会回来救主人，可

二

所幸的是，保安并没有追上来。主人的一条腿紧紧地卡在空当里，无法动弹。看着主人的处境，19号没有办法，他像一张纸片一样毫无力气。“救救我！”听到主人绝望的喊叫，19号决定碰碰运气。他再次穿过小区大门，爬上一座住宅楼，像壁虎一样来到一扇打开着的窗户边，使劲敲着窗户，可是发不出一点声音。19号连忙对着里面大喊：“救命呀！有个人被大门夹住了，快救救他呀！”他用了最大的声音，还好，有人听见了！“谁？”里面的灯立刻亮了，随即听到吧嗒吧嗒的脚步声。不一会儿，走出来两个高个子男孩。

看到两个男孩去解救主人，19号高兴地走到一边去了，他在月光下手舞足蹈。从

今以后，我就不用再跟着主人深夜出去了，我自由了！可是他很快听到了滴嘟滴嘟的声音，警车来了，原来两个男孩报了警！

19号愣愣地看着警察把主人带走了。没想到自己想救主人，却把他送进了警察局。

三

其实19号并不是影子的名字，只因主人在这个团伙中的代号是19号，所以影子也就称自己为19号了。他曾无数次幻想着离开主人，今夜，他的愿望实现了，怎能不高兴呢？

19号很快把主人的事忘了，他开心地在月光下奔过来跑过去，一会儿在大楼的墙壁上走走，一会儿又跳上疾驰的车顶，奔向远方。

午夜时分，19号潜伏在一棵树下休息，快乐的感觉渐渐被孤独取代。要知道，十六年来，他一直与主人形影不离，今天第一次孤身一人。19号决定去寻找主人的下落。

月光下，19号飞快地跑着。来到警察局，他找了个遍，终于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找到了主人。主人双手戴着手铐，睁着眼睛躺在床上。19号轻飘飘地跳进去，站在从窗口投进去的月光里。“主人！”19号叫道。主人扭过头，发现了月光下的影子。他生气地说：“都怪你！把人喊来，将我送进了监狱！”

“不能怪我呀，主人！我只能这样帮你了。你知道，连你的搭档都不救你，我没有别的办法呀！”19号的话让主人更生气。他从床上爬坐了起来。19号吓得连忙后退了两步，他得和主人保持距离，好不容易分开了，他可不想再和主人粘在一起。

主人看了19号一眼，沮丧地又躺了下去，“看来，我在这里没几年是出不去了……”

“主人，你要好好改造呀！”19号语重心长地说。主人没理他，继续想着心事。

19号爬上天花板，像只壁虎一样在上面过了一夜。

第二天，19号被一阵哐啷的声音吵醒了。只见主人被警察带走了，他连忙尾随而去。

到了审讯室，警察让主人交代出团伙里其他人的名字，可被主人一口回绝。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你知道吗？交代出来就可以减轻你的罪行！如果你誓死不说，你就是在纵容他们干坏事！”警察耐心地说道。可是主人闭口不言。

主人又被送回牢房中，19号着急起来。他贴在天花板上对主人说：“主人，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都说出来？”

“那我成什么人了？我们都是朋友，是朋友就得讲义气！我怎么能出卖朋友呢？”

“他们是一群坏蛋！你就是被他们带坏的，和他们一起才干坏事的！如果他们是你朋友的话，你被卡在门上时，你的搭档为什么不救你？却只顾着他自己逃跑？”

“你倒是救了我，还不是把我送进了大牢？”主人气哼哼地说。

“我那是没有别的办法呀！”19号觉得主人有点不知好歹，“就算你成功逃脱，总有被抓住的那一天。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趁现在，悬崖勒马，好好改造还来得及！他们只是想利用你，你再这样下去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见不得人的小偷！”

“住口！”主人生气地叫道。19号吓了一跳，看着主人倔强的样子，他撇了撇嘴，慢慢地从天花板上走了下来。走到窗口时，他对主人说：“我想我要离开了。我再也不想跟着你担惊受怕了！你好好保重吧！”19号说着，头也不回地跳了出去。

四

我要找个主人。谁是好人，又恰好丢了影子呢？19号孤独地在大街上流浪。为了不至于吓着别人，他不时地闪到旁边的阴影里。他遇到了很多影子，每个影子都有他们的主人，只有19号是孤零零的。

没办法只好找影子们帮忙。只要一遇到影子，他就让人家帮着介绍主人。可是一连很多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天黄昏，19号正在一条小巷子里溜达，一个盲人拄着拐杖敲着小铃铛从旁边经过。“喂，找到啦！”盲人的影子在叫他。19号连忙顺着墙壁一路跟上去。

那个影子说：“在郊区的一个农场里，有个人丢了影子，想寻找一个呢。你赶快去吧！”19号一听，高兴极了。

我马上有新主人了！不会是农场主吧？哈哈！

19号边打听边飞快地朝郊区农场走去。怕被别人发现，他只好选择从墙壁上或者大树的阴影里走。

来到农场，只见囚犯们正在警察的看守下回到各自的牢房。19号想，难道是警察的影子丢了？我如果做警察的影子，没准以后还会见到从前的主人，啧啧，那我就可以好好炫耀一下了。

19号悄悄地走过去，在其他影子的帮助下，终于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到一间牢房。

丢影子的难道是牢房看守员？19号想。

“在里面！”一个影子从身边经过时对19号说。19号立刻爬上窗户，他看见一个人正坐在板凳上，他的身后没有影子。原来，他就是寻找影子的人！19号立刻跳了进去。

那个人抬起头，19号吃惊得差点儿叫起来。他就是自己从前的主人！

看到19号，主人的眼睛顿时一亮。“你来了！”“我听说你要找影子，可我只想做好人的影子。”19号打断主人的话，有些生气地说。

“我、我从现在开始重新改造，好好做人！我把他们全供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有个兄弟在偷东西的时候，竟然杀了人，杀了一个人！真没想到会杀人，太可怕了！”主人摇着头，喋喋不休地说，“没想到，我上当了！我要做好人，我一定要做个好人。你能继续做我的影子吗？”主人抬起头，盯着19号问。见19号不说话，主人的眼神立刻黯淡下来。“连你都不想要我了，我实在是坏透了……”主人低下头有些伤感地说。

19号静静地看着主人。如果他真心悔过，我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19号想。他慢慢地、慢慢地朝着主人走去。

主人惊讶地抬起头。

19号看着主人的眼睛说：“如果你做个好人，我就一辈子和你在一起，不离不弃！”

19号看到主人的眼睛里流出了两行眼泪。他走到主人跟前，轻轻地抱住了他……

图／段明

一顿三餐

◇编译／庞启帆



米斯卡尼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缅因州经营着一个十几亩地的小农场。他雇了一个帮手，名叫古尔德。这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米斯卡尼突然想到，如果古尔德一整天都在农场里干活，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对古尔德说：“古尔德，从地里回来吃午饭要花时间，还要洗手什么的，太麻烦了。我们现在把午饭一起吃了吧，这样可以把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干活，你看怎样？”古尔德同意了。米斯卡尼的妻子从厨房里端来一些肉和炸土豆，两人又开始吃起来。

吃完之后，米斯卡尼又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又说道：“你看，古尔德，我们现在还在饭厅呢，不如把晚饭也一起吃了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整天都在地里干活了。”古尔德没有反对。米斯卡尼的妻子又端来食物，两人又拿起了刀叉。

吃完，米斯卡尼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道：“好啦，古尔德，一天该吃的都吃完啦，现在我们可以去工作一整天了。”

“哦，米斯卡尼先生，非常抱歉。”古尔德说道，“晚饭之后我可是不干活的。”

选自《特别关注》

千里寻子

◇文／余新国　图／黄胜



在柳镇有这样一群老太太，她们天天搬了椅子坐在各个茶社的门口，一边儿聊天，一边儿等待着雇主。雇主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丈夫外出打工挣钱，她们在家哺育孩子。她们常常抱着孩子来茶社打牌，因孩子太小在身边打牌很不方便，于是，这些妇女就将孩子托给门口的老太太照看，当然，她们或多或少要付给老太太一定的报酬。

这群老太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茶婆”。

黄阿婆就是一名茶婆。这天上午，黄阿婆从一个烫发妇女手中接过一个孩子，烫发说，这孩子叫壮壮，很乖的。等烫发走后，黄阿婆细细打量壮壮，但见他眉清目秀，白白胖胖，嫩嫩的脸蛋上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煞是讨人喜爱。壮壮至多1岁，已能蹒跚着走路，黄阿婆便拉着他在茶社门口来回走动。

转眼间到了晌午，眼见一个一个孩子都被亲人接走了，唯独壮壮没人接。此时，黄阿婆不免有些着急。她抱着壮壮进屋来来回回地看，却连烫发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再问茶社老板和剩下的茶客，大家都说没注意过这个女人。

真是活见鬼了，明明一个大活人进了茶社，怎么就找不到呢？黄阿婆百思不得其解。

又等了个把钟头，仍没见烫发的踪影，无奈之下，黄阿婆只好报了警。

几分钟后，镇派出所的张所长和女民警小英来到了出事地点。问明情况后，张所长对黄阿婆说：“壮壮这孩子很可能是被人遗弃了，这样吧，黄阿婆，我们马上组织民警查找当事人的下落，至于壮壮嘛……”黄阿婆明白张所长的意思，她赶紧说：“你们办案忙，这孩子就先由我照看吧。”

抱着壮壮回到家，儿子弄明白缘故后，忍不住责备黄阿婆道：“妈，孩子人家都不稀罕，你稀罕啥哩？”

儿媳也埋怨道：“弄个累赘回来，吃喝拉撒，样样都要操心，这家还能清静吗？”

听着儿子儿媳的话，黄阿婆顿时来了气，吼道：“这孩子我管定了！你们若嫌麻烦，我和孩子可以到外面租房住！”说着，黄阿婆抱起壮壮就要出门。

见母亲发了脾气，儿子儿媳再也不敢吭声了。

到了夜里十点多，张所长通知黄阿婆抱上壮壮赶快去派出所一趟。到了派出所，张所长的一番话让黄阿婆大吃一惊。

原来，壮壮是被人贩子拐到这里准备卖掉的，烫发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这天，烫发夫妇准备将拐来的壮壮在柳镇卖掉，因买主出价太低而使交易泡了汤。为了尽快将壮壮卖掉，烫发夫妇就在街上租了辆摩托，然后骑着摩托去联系新的买主。烫发夫妇都是小心谨慎的人，在柳镇人生地不熟，他们担心抱着壮壮“目标”太大，所以才假扮成茶客将壮壮托付给黄阿婆。其实，在将壮壮交给黄阿婆后不久，烫发就从茶社的后门悄悄离开了。

烫发夫妇本想通过贩卖孩子发笔横财，没想到因路况不熟，上午11点多，烫发夫妇连人带车跌入悬崖，当场死亡。正是这个原因，到了晌午乃至下午，才没人前去领走壮壮。

弄清真相后，黄阿婆焦急地问张所长：“人贩子已经死了，那壮壮该咋办？”

张所长轻抚着壮壮的头，边抚边说：“办案民警已经联系上了人贩子的家人，可壮壮家在哪里，其父母姓啥名谁，我们目前还没一点线索。”

在返家的路上，黄阿婆把壮壮搂得更紧了，生怕被人抢了去，她在心里嘀咕道：可怜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人拐卖，也不知你的家人急成啥样？

这天夜里，黄阿婆刚刚入睡，就被轻轻的敲窗声惊醒。“谁？”黄阿婆坐起身，警惕地注视着窗户。

“黄阿婆，别害怕，我是壮壮的妈妈，我来抱壮壮回家。”借着微弱的月光，黄阿婆见窗户上有个黑影晃了一下。

“凭啥说你是壮壮的妈妈？你能说出壮壮的特征吗？”黄阿婆追问道。

“当然能。”黑影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壮壮长得白白胖胖，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噢，对了，壮壮的右屁股上有胎记，左手背上有伤疤，下巴上还长着一个小瘊子……”

“说得不错，看来你真是壮壮的亲妈。”打消了疑虑后，黄阿婆便把熟睡中的壮壮抱起来，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窗前，可是，就在她欲将壮壮交给黑影时，却猛然看清黑影竟是死去的女人贩子，也就是烫发，于是两人为了争壮壮而撕扯起来……

“啊呀，不好！”一声惊叫，黄阿婆从熟睡中醒来，原来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回味梦境，黄阿婆心有余悸，她索性拉亮灯，再也不睡了。

一连几个晚上，黄阿婆都是噩梦连连。说来也怪，每天深夜的梦里，都有一个自称是壮壮妈妈的女人来接壮壮回家，此人能形象地说出壮壮的一些特征，还能讲一些与壮壮有关的故事，可交接壮壮时，却发现这个女人竟是人贩子。

又一个深夜，那个自称是壮壮妈妈的女人又来到了黄阿婆的梦里，这一次她改变了策略，只听她讨好似的说：“黄阿婆，其实我应叫你姨妈，壮壮应叫你姨奶……”

“为啥？”黄阿婆愣了一下。



“因为……”女人正要往下说，窗外却突然响起狗叫声。黄阿婆惊出一身冷汗，从梦中醒来，她赶紧拉亮了灯，却发现壮壮不知啥时候也已醒了。此时的壮壮正注视着黄阿婆，他的小手也紧紧拉着黄阿婆的衣角。

“壮壮，你该叫我啥？”黄阿婆试探着问。

“姨奶——”壮壮拉着长腔答道。

黄阿婆惊得从床上弹了起来。

次日，张所长和女民警小英来看望壮壮，黄阿婆把昨晚的经历说给两人听，听后，两人也感到此事蹊跷。

接下来的几天，黄阿婆没有得到关于壮壮的任何消息。

这是一个星期天，黄阿婆刚起床，门口便来了辆警车，接着，张所长和小英从车内走了出来。张所长说，他们要带黄阿婆和壮壮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驱车走了一天一夜，他们一行4人来到一家县级医院。推开病房的门，恰好听到病床上昏迷的病人在说胡话，病人说：“黄阿婆，别害怕，我是壮壮的妈妈，我来接壮壮回家……壮壮长得白白胖胖，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黄阿婆一惊，心说，这些话咋跟梦境中那个女人说的一模一样？

正想问个究竟，怀中的壮壮忽然朝屋内的一个中年男子喊道：“爸爸，爸爸。”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原来，这个中年男子正是壮壮的爸爸，而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女人是壮壮的妈妈。

张所长和小英是如何找到壮壮的家人的？这事还要从黄阿婆的那个梦说起。那天，黄阿婆告诉张所长和小英，说梦中有个自称是壮壮妈妈的女人叫她姨妈，而让壮壮叫她姨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张所长和小英由此揣测：壮壮的奶奶跟黄阿婆会不会是姐妹呢？

黄阿婆也是个苦命人，她1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卖到柳镇，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亲人，却一直未果。黄阿婆曾说，她在柳镇当茶婆，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想在这些人多人杂的地方捕捉有关亲人的消息。

这事张所长和小英是知道的，所以，当他们听到黄阿婆讲完那个梦后，马上将黄阿婆跟壮壮的奶奶联系起来。

此后，张所长和小英没有惊动黄阿婆，悄悄把黄阿婆的照片放到网上，旁边打出一行字：寻找跟这个女人相像的女人。没几天，果然有网友传来信息，说他老家有个老太太跟照片中的阿婆十分相像，并说老太太最近丢了孙子，儿媳为找孙子又遭遇车祸，目前仍处于昏迷中……

得到这些信息后，张所长和小英便陪着黄阿婆来到了这里，想不到还真找到了壮壮的家人。

正说着话，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推门走了进来，大家一看，顿时愣住了：这老太太跟黄阿婆长得一模一样，活像一个人。老太太说，她是壮壮的奶奶，还说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小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听到这里，黄阿婆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想不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更想不到亲人是在自己帮壮壮寻亲的过程中找到的，正应了那句老话——好人有好报。

壮壮回到了父母的身边，黄阿婆也找到了自己的亲人，这个圆满的结局让在场的人都激动万分。正说笑着，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大家仔细一听，原来是壮壮的妈妈从昏迷中醒来了，这又让大家兴奋起来。正在巡房的医生走过来，吃惊地说，壮壮的妈妈在车祸中脑部受到创伤，没想到在听到壮壮的声音后能很快苏醒，这真是一个奇迹！

选自《中外故事》

青鸢

◇文／屈夏云　图／段明



初春，解元李谦赴京赶考，途经荔山时不慎坠入被枯枝野草遮掩的深坑。正当他万般绝望之际，一根翠绿色的树藤忽然从天而降出现在眼前，李谦抬眼望去，但见坑边跪坐一陌生少女，来不及细想，他一把抓住树藤终于攀上了平地。

“小生李谦多谢姑娘相救！”李谦朝挎着包袱的少女作一长揖。

少女嫣然浅笑：“公子不必多礼，我也不过举手之劳。”

李谦见这姑娘和顺温婉，不禁心生好感，又因皆置身荒山野岭，遂出于君子之仪问了几句，从谈话中得知少女乃邻村孤女，名唤青鸢，父母双亡时嘱咐她可上京投奔叔叔，所以才会偶然在此地救了李谦。想起自己恰好也要赴京考试，而青鸢又孤身赶路，李谦心头一动，含笑问道：“青鸢姑娘于李谦有大恩，李谦此番亦是进京赴考，若青鸢姑娘不介意，不如我俩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也可有个照应。”

青鸢沉吟片刻，对上李谦眸色清正的双眼，终是颔首应了。

谁料，李谦在途中生了一场恶疾，幸得青鸢衣不解带照顾在侧。青鸢颇懂几分医术，一次次将李谦从鬼门关拉回来，只是待到李谦病愈，他已经错过了会试。

李谦饱受打击，青鸢安慰他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李公子无须灰心，青鸢相信三载以后你必能金榜题名！”李谦感激地看着青鸢说：“这一路多亏青鸢姑娘对李谦的照拂，如今心情愁苦又获姑娘巧言开导，李谦能遇到你实在是人生

幸事！”

青鸢凝视着李谦轻声说：“若非公子，青鸢也……”她话语戛然而止，抱着李谦换下来的衣物一瘸一拐出了堂屋。李谦的目光落在青鸢跛着的左腿上，再联想到青鸢方才的欲言又止，一时间心绪五味杂陈，沉默半晌，他抛开脑海中的杂念，挑亮了灯火开始埋头苦读。

自此以后，李谦便在京城租了间一进的小宅潜心向学。青鸢本是来京投亲，可叔叔一家早已搬走，她屡次苦寻无果，李谦不忍自己的救命恩人无依无靠，于是主动将宅子的正屋让给青鸢居住。青鸢做得一手极好的针线活儿，闲时还会去医馆帮忙挑拣药材，所赚取的银两几乎都贴补给了李谦。李谦感动之余更是凭空生出了些许情愫，只是这情思当看到青鸢的左腿时又往往会被李谦下意识地湮灭。

就这样过了三年，会试、殿试接踵而至，成竹在胸的李谦昂首走进考场，最终如愿大魁天下！

“青鸢，我真的中状元了！”李谦一脸喜色奔进小院，适逢青鸢在帮他做鞋垫。

青鸢美丽的眉眼略弯：“我早就说过你必将一偿心愿！子兴，青鸢在此恭贺你蟾宫折桂，他日仕途亦能一帆风顺！”

闻言，李谦的心底顿生无限豪迈，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模样，再看看青鸢放在石桌上的鞋垫，忆起这三年青鸢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扶持，他突然间热血上涌，猝不及防执起青鸢的素手：“青鸢，多谢你对子兴的不离不弃，我能有今天，全得你倾心帮扶！你放心，再给我一些时日，等我功成名就一定八抬大轿迎卿过门，此生必不负你！”

始料未及的青鸢樱唇翕动，定睛望着意气风发的李谦，满腹未尽之言终究是咽回了肚子里，化作唇边淡淡的一抹笑。

五月初一，官府按惯例举行了状元游街仪式。

李谦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形容英俊潇洒，身后同行的是这届榜眼、探花。三人端坐在马背上缓缓步过人声鼎沸的街道，经过状元楼的时候，李谦不经意抬头，却倏地瞥见临窗坐着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他的心不受控制地一跳。随后听见榜眼与探花细细耳语：“那就是寿王独女雅安郡主，听说是咱们京城第一美人，如今刚过及笄之年，寿王有意为郡主招婿入赘，就看谁有那个福气做郡马爷了！”

那日状元楼惊鸿一瞥，李谦便对雅安郡主念念不忘，只是他自知身份卑微，即便已为状元也难以入寿王的眼。或许是上苍垂怜，竟让借酒消愁排遣相思苦的李谦听到了一个传闻——寿王身患怪疾，每至月圆就头痛欲死狂性大发，这些年一直在遍寻治愈怪疾的良方。

李谦眼前一亮，不自觉就想起了青鸢。青鸢的医术他是领略过的，重病时那些大夫都断言他神仙难救，但青鸢却偏偏把他救活了，而且李谦曾无意间窥见过青鸢好像私藏了一本世所罕见的医书。如果能让青鸢治好寿王的病，那他岂不是就有机会博寿王欢心……不行！李谦的脑中又突然浮现他对青鸢的承诺，他说过会娶她，万一青鸢因他移情恼羞成怒，向寿王和郡主和盘托出一切，他岂非弄巧成拙？思及此，李谦眼色时而阴郁时而挣扎，陷入了两难境地。

回到家中，青鸢关切地询问李谦为何闷闷不乐，李谦盯着青鸢清秀的脸，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却是雅安郡主的花容月貌。雅安郡主不仅曼妙动人，更是寿王府的皎皎明珠，倘若自己能成为她的郡马，别说从六品的翰林院小官，就是做侍郎也使得！青鸢对他有

恩不假，但他不也收留了她？更何况，人往高处走天经地义，青鸢也只是一介农女又是瘸子，她怎能配得上自己？

李谦心念一转，一条毒计渐渐在心中浮现，脸上的笑容却越发温和："无碍，大概是前些天累着了。青鸢，你去整一桌酒菜吧，我高中这么久，还没能陪你好好吃顿饭庆祝。"青鸢不疑有他，转身就进了厨房。李谦的视线紧随她的倩影，笑意一点点冷凝，起身从抽屉取出一包老鼠药。

饭桌上，青鸢执筷吃了几口菜就陡然感到阵阵腹痛，她皱起眉头，看了眼神色冷漠的李谦，不敢置信道："为什么？"

李谦避开青鸢的眼，冷声开口："因为你挡了我的路！"

青鸢张口还想再说，奈何腹痛如绞，她吐出一口黑血就俯倒桌面断了气。

李谦草草将青鸢的尸首埋进后院，然后从她房里搜出了那本医书，找到医治寿王恶疾的方法，大喜过望的李谦立刻直奔寿王府。

自以为献药有功的李谦在寿王府等了一整夜，想到自己未来可能会俘获雅安郡主的芳心，又想到不日便可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李谦便禁不住志得意满。然而，他的美梦还没做完，勃然大怒的寿王就派人将他杖责一百大板，丢进了监牢！

奄奄一息的李谦趴在牢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明明是献上了根治的良方，怎可能反而加剧了寿王的病情？

此时此刻，李谦的心中充满了不甘，他出身贫寒，好不容易凭一己之力登科及第，眼见着就要在仕途施展抱负光宗耀祖，可是满腔壮志还未酬就落了个阶下囚的结局，这到底是为什么？

"子兴。"熟悉的女声在牢房响起。

李谦浑身一颤，勉强撑起眼皮，居然看到了本该长眠地下的青鸢！

"你……你……"李谦瞠目，抖抖索索字不成句，他疑心自己见到了鬼魂。

"我不是鬼，你也还没死。"青鸢仍然笑得温柔，淡声道，"我并非凡人，原身是一只在荔山修炼成精的彩雀。有一次，我误入道士布下的法阵，左脚受了重伤无法逃出，是年幼的你救了我一命。得人恩惠千年记，我算出你成年后将会遭逢大难，于是在你赶考途中现身并且一再救你。"

李谦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根本就记不得自己在荔山救过什么彩雀，也做梦都想不到跟自己同一屋檐三载光阴的压根就不是人，李谦的喉咙咕噜作响，顾不上惊惧，他奋力朝青鸢所在的位置爬过去，想求她救一救自己，可身体里的力气却一点一点在流逝。

青鸢显然也看穿了李谦的意图，她摇摇头，无奈地叹息道："由始至终，我只是想找你报恩，从没奢求过做你的妻子，你我身份有别怎可相伴一生？是你贪心不足蛇吞象，只因你觊觎寿王府给予的权力便想置我于死地。人间常道沧海桑田，我怎么都没料到，当年宁可自己受伤也要救我的少年竟成了今时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青鸢重重地叹了口气："也罢，欠你的恩情，我早已还清，否则你三年前就该死了，如今有这下场也是你咎由自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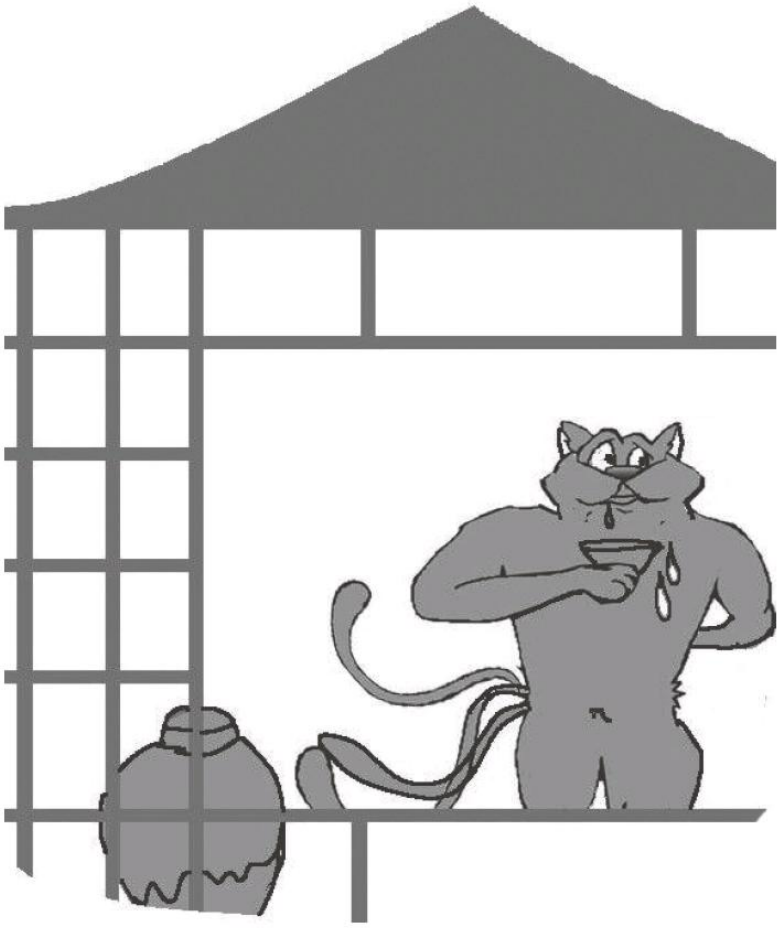
话音落地，青鸢收回自己的目光，毫无留念地施法走出了囚牢。

李谦双眼仍旧对着青鸢离去的方向，逐渐涣散的瞳孔掠过失望、愤懑、后悔、哀求等等情绪。随着日光渐次分明，李谦拼命探出栏杆的手，终于无力地垂落了。

选自《上海故事》2020.2

猫兄

◇文／庞栋



德州城里有个男人，姓马，因为天生脸长，人们都叫他马长脸。由于相貌不佳，家里又穷，马长脸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个。

马长脸每天起早贪黑做豆腐、卖豆腐，很是勤劳。他爱饮酒，每天不饮两杯吃饭都不香，家里从不断酒。

这天中午，马长脸回家后发现，厨房的一坛酒似乎少了，他没想那么多，倒了酒畅饮起来。酒足饭饱，马长脸又出门卖豆腐了。

下午豆腐卖得快，马长脸收了钱，乐呵呵地回家。谁知他打开房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只长着三条尾巴的大花猫眯缝着眼睛，叉开两条后腿，端坐在桌子上，双爪捧着酒碗在大口喝酒，尾巴左摇右摆，身子前仰后合，看着十分享受。见此情景，马长脸嘴巴大张，大喊了一声：“妈呀！”

花猫被马长脸的叫声吓得睁开了眼睛，酒碗掉下来，砸到了猫腿，它疼得喊道：“哎哟，我的娘啊！”

马长脸惊呆了，猫不但能喝酒，还会说话！他试探着问：“你是谁？怎么来偷我的酒？为啥你会说话，还长着三条尾巴？”

花猫站起来，一脸愧疚地说：“大哥，对不住了，我叫‘阿花’，也好酒，从小就懂人语，三条尾巴也是天生的。因天生与别的猫不同，受尽嘲笑，这才远离家乡，来到德州。今天无意间来到你家，闻到酒味就偷饮了一些，你中午回家，我赶紧躲了起来，你下午外出卖豆腐，我又趁机出来喝酒，不想喝醉了被你看到，还请见谅。”

听到这，马长脸笑了，没想到猫里还有喜欢饮酒的。自己脸长受人嘲笑，这猫长着三条尾巴也受尽嘲笑，可谓同病相怜。马长脸慷慨地说：“猫兄，你既然喜欢酒，我请你喝，家中尚有扒鸡一只，咱俩就拿来做

下酒菜吧！”

花猫听后大喜，和马长脸喝起酒来。马长脸见花猫大口饮酒，问道：“猫兄，别的猫喝水都用舌头舔，你怎么往嘴里灌？”

花猫“嘿嘿”一笑，说：“不瞒哥哥说，我从小就护食，有吃的有喝的，总想多霸占一些，练就了猛灌的本领。”

马长脸笑了，猫护食他了解，能练出绝活儿来还真是难得，如此看来，此猫也算是多才多艺。一人一猫越喝越多，最后把坛子里的酒都喝光了。此时已入夜，院外寒风瑟瑟，人与猫皆脚步踉跄。

马长脸抱起花猫，说：“猫兄，你我有缘，就住我家吧，我没妻儿老小，你留下我还有个说话的。”

花猫与马长脸说话投机，便答应住下。花猫钻进马长脸的被窝，说可以为马长脸暖脚。马长脸每到冬天脚丫子就冰凉，有了暖融融的花猫暖脚，真是舒服。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花猫问马长脸：“长脸哥哥，我昨晚数次被你的梦话吵醒，你梦中呼喊的小云是谁？”

马长脸听了这个名字，忍不住叹息道：“小云是我的意中人，她貌美贤惠，是德州大财主王员外家账房先生孔老歪的女儿。我和小云青梅竹马，彼此爱慕，只是她父亲不是省油的灯，嫌我脸长人穷，不同意小云跟我的婚事。”

花猫听了，气得捶胸顿足，说：“孔老歪放着好事不成全，这事我阿花不能不管！”

“猫兄，你有什么办法吗？”马长脸问道。

花猫在炕上踱步，瞥见衣柜上的布褡裢，顿时来了主意，说：“长脸哥哥，你把那布褡裢给我搭在腰上扎紧，事情若成，小云就是你的。”

马长脸不明就里，只好把布褡裢按花猫所说搭好扎紧。花猫便跑出屋门，跳上墙头不见了踪影。

到了中午，马长脸忽然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向外一瞅，只见猫兄回来了，布褡裢里装满了金元宝。马长脸忙问：“猫兄，这些金元宝从哪儿弄来的？”

花猫得意地说：“孔老歪是王员外家的账房先生，我刚才趁孔老歪吃午饭，潜入账房叼着钥匙打开放财宝的柜子，盗来了这十个金元宝。王员外为富不仁，丢了金元宝定会拿孔老歪是问，到时，你把金元宝送去孔老歪家当聘礼，孔老歪为了保命，自然会让你做他家女婿。”

马长脸为人正直，他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花猫一看他的态度，不高兴了：“大长脸呀，你真是死心眼儿。除了我的好主意，你还有什么办法？”

“我若这样娶了小云，岂是君子所为？你赶紧把这些金元宝送回去吧！”马长脸有些生气地说。

花猫气得一拧脑袋，说：“行，算你有志气！我真傻，员外家的鸡爪我都没顾上吃，还胆战心惊地给你偷金元宝，好心没好报！现在我就送回去。哼！”说着，花猫跳上院墙，不见了踪影。

看着花猫远去的身影，马长脸忽觉内疚。猫兄早饭都没吃一口，那些金元宝压得它腰都塌了，自己却连一句感谢都没说。马长脸越想越愧疚，跑出去找花猫，到天黑也没找到。马长脸扇了自己两巴掌，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天黑了，马长脸躺在炕上，闭着眼睛想白天的事儿，是不是自己真的太死心眼儿了？错失这个机会，恐怕这辈子真没机会娶到小云了。想到这里，他流下泪来。

辗转反侧一夜，花猫也没回来。马长脸失落地起床，做好豆腐，出门叫卖。忽然，马长脸看到小云步履急切地在巷子里走着，他激动地快步向小云跑去。

两人相拥而泣。马长脸

说：“小云，你还好吗？你今天怎么出来了？你父亲同意你出门了？”

小云长叹一口气，说：“唉，我父亲今早醒来忽然中风不语，我是来找苟郎中的，可到了他家，得知苟郎中被请去了省城济南，暂时回不来。这可怎么办？”

“听说牛郎中也不错，不如我陪你去找牛郎中？”马长脸提议后，两个人立马去找了牛郎中。

牛郎中给孔老歪开了几服药。虽说孔老歪对外人不讲情面，可对女儿却是很好的。见父亲动不了也说不了话，小云急得哭了起来。

马长脸安慰道：“小云别哭，有我在，我会帮你一起照顾孔大叔，只要给他按时吃药，他定能好转。”

说着，马长脸立刻去街上买了熬药的砂锅，给孔老歪熬起药来。

在马长脸和小云的精心照料下，孔老歪能够稍微动动了。这晚，马长脸伺候好孔老歪就回了家，谁知进了屋，发现花猫竟然回来了，正仰在炕上玩尾巴。

“猫兄，你回来了！”马长脸开心地欢呼起来。

花猫停止了玩尾巴，一本正经地说：“我原谅你了，你得多给我弄点好吃好喝的报答我。”

“好，猫兄稍等，我去给你拿酒。”马长脸乐呵呵地把酒拿来，家里有小葱拌豆腐，也拿来给花猫当下酒菜。

花猫乐了，跳上桌子就喝起酒吃起豆腐来。马长脸问它这几天去了哪里，花猫说：“其实我没走多远。我得知孔老歪中风，你不计前嫌照顾他，我十分钦佩你的大度。既然你和小云都希望孔老歪康复，我决定帮你们，所以我回了趟老家，取来一物，你只要给孔老歪冲水服下，他便可康复。”

马长脸没想到花猫还会治病，就问是何药材。花猫说那不是药材，是一只金腿红眼的跳蚤。

马长脸惊得脸都变了形：“什么？跳蚤治病？”

“对，你别不信。这金腿红眼的跳蚤世间罕见，可治万病，你只要给孔老歪服下，保准能好。”

花猫一脸认真，马长脸还是将信将疑，问跳蚤在哪里。花猫说，就藏在它耳朵里，随时可取出来。马长脸一扒拉猫耳朵，里面果然有一只金腿红眼的跳蚤呢！

第二天，马长脸抱着花猫去了孔老歪家。他把跳蚤从猫耳朵里取出来，放进了孔老歪口中。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孔老歪吞下跳蚤后，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竟能活动、说话了。见此情景，马长脸和小云都惊喜不已。

孔老歪打完喷嚏，突然落下泪来，说：“长脸啊，我真是要谢谢你。我这些天虽不能言语，可你做的我都看在眼里。原先我嫌弃你，现在我明白了，人品好比富贵更重要。我同意你和小云的婚事了。”

闻听此言，马长脸和小云感动地跪下去，感谢孔老歪成全。花猫见状也深受感动，忍不住流下泪来，打湿了脸上的皮毛。

没过多久，马长脸和小云成婚了。婚宴上，马长脸上前向花猫敬酒道谢。

花猫醉醺醺地摇晃着爪子说：“长脸哥哥不必道谢，你善有善报，我阿花不敢居功！但我有一事须说明，我不是普通家猫，而是三尾灵猫。我们灵猫家族都懂人话，还长着三条尾巴。那天我跟你那样说，只是为了让你用平常心看我。金腿红眼的跳蚤是灵猫身上独有的，平时我爱干净，所以身上没跳蚤，那跳蚤是从我弟弟身上取来的。”

听到这里，马长脸终于明白了，难怪花猫有那么大的本事呢！不管它是什么猫，反正它对自己有大恩。想到这儿，马长脸给花猫深深地鞠了一躬，说：“猫兄，啥也不说了，长脸哥哥再敬你一杯！”

选自《故事会》2020.2上

四大冥捕

◇文／周海亮　图／段明



杀父仇人吴屠，竟是小秋的师父。

二十年前，吴屠提一把剑，横扫孔雀山庄。山庄四大高手未及出招便被他刺翻，每个人的颈上，只有一个针尖般的红点——吴屠的剑，薄到不能再薄，小到不能再小，快到不能再快。爹娘并肩作战，也仅支撑了几个回合。吴屠只有一把剑，然而吴屠似乎有无数把剑。剑光将爹娘笼罩，他们无处可避。

三岁的小秋眼睁睁看着爹娘被刺倒在地。爹扭着脖子看他，小秋明白他的眼神：报仇！

报仇，需要机会。机会是吴屠给的。

吴屠犯下了两个错误：他没有斩草除根；他将小秋收为徒弟。

两个错误，足以致命。

他将躲在床底瑟瑟发抖的小秋倒提起来，像买一只鸡那样打量。后来他说，他见过那么多孩子，只有小秋将他打动。他还说，他会让小秋成为世间一流的杀手。

他太过自信。或许他认为三岁的小秋没有记忆；或许他认为，小秋永远超不过他。

然而他忽略了年龄。人人都会老去，包括杀手。当杀手老去，其命运往往是：被杀。

小秋跟随吴屠，从此居无定所。多年来吴屠只有两件事：杀人，教小秋杀人。二十年光阴匆匆而过。

二十年里，小秋从未放弃杀死吴屠的念头。现在机会来了。

因为小秋长大了，还因为吴屠第一次带小秋出来杀人。

吴屠要杀掉的，是雷天。雷天武功高深莫测，且一直效忠朝廷。小秋认为吴屠必将失手。

关键时刻，他会帮雷天出剑。帮雷天出剑，救了雷天，救了朝廷，也救了自己。

他与吴屠坐在“春来客栈”的大堂，面



前，一坛陈年花雕。吴屠喜欢在杀人以前喝一点酒，但今天，这会是他最后一次喝酒。

吴屠拍开封泥。

你想杀我？他盯着小秋，突然说。

小秋的手，猛地一抖。

这么多年，我待你如亲生儿子，但你仍想杀我。

小秋看着吴屠，不语。他的手悄悄绷紧。

多年来你一直想替父母报仇，你甚至偷偷找到“四大名捕”，只因我的警觉，才没能成功。吴屠给小秋倒一碗酒，说，你认为你长大了，有击败甚至杀死我的能力。并且，你认为我对你，毫无防范……

你可以提早动手。小秋说，二十年来，无论哪一天，你都可以杀掉我……

我不能。世间只有你，能够接替我。吴屠说，这两年我真的老了，常觉力不从心……

我不会接替你。小秋盯着吴屠，我跟随你只有一个目的：杀你。

因为我杀了你的爹娘？

不仅如此，还因为我不想再有无辜的人死去。比如雷天……

假如他们该死呢？

他们不该死。

我知道说出实情，你会非常难过，可是我必须说出来。

小秋的虎口开始跳动。藏在袖口里的软剑，随时可能刺出。

吴屠喝一口酒，说，雷天依仗朝中有人，做过很多坏事，杀过很多无辜百姓。可是这些事，既不能说出来，也不能将他押进大牢……

可是我爹娘是好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好人，但他们不是。吴屠低下头，表情痛苦。他们助先皇做了很多事，我指的是坏事……并且，最让皇上头疼的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绕开了律令……

那就光明正大地去查，去审！小秋说，有“四大名捕”……

当律令对他们有用，便需要“四大名捕”；当律令奈何不了他们，或者有些事情不便公开，便需要我这样的人。知道“四大冥捕”吗？送该杀之人进地狱，却永不能如“四大名捕”那样受人尊敬和传颂。“冥捕”需要承受太多危险、孤独、误会……更重要的是，“四大冥捕”并非四人，而是一人……

小秋听说过“四大冥捕”，然而之前，他认为“四大冥捕”不过是一个传说，就像“侠盗楚留香”那样的传说。他既不敢相信“四大冥捕”真有其人，也不敢相信他一直恨入骨髓的吴屠就是“四大冥捕”，更不敢相信他记忆里的爹娘，原是连律令都奈何不了的恶人。

知道你难以相信，可是皇上的御牌，你不会不知。吴屠展开手，御牌上“四大冥捕”四个字，让小秋表情扭曲。

这么多年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痛苦，更怕你不能明辨是非。现在，该是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吴屠说，不过请你记住，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接替我的人。假如你愿意，现在就可以成为“四大冥捕”……

小秋盯着吴屠，咬牙切齿。

杀父母之仇，必报！他一字一顿，我发过誓，一生只为杀你！

烛动，风动，窗动。一个黑影闪进屋内，刀光现。光影间，小秋听到一个声音：我雷天岂容你等前来撒野！

吴屠挥剑，身形急闪。然而雷天的刀光，紧逼咽喉。

小秋溅泪。剑，划出去。

却不是指向吴屠，而是雷天。

一剑，二十年恩怨，一百年江湖。

选自《悲魔剑》

八卦棍



◇文／朱泽举　图／黄胜

来者不善

刚吃罢晚饭，鄂齐善就一个人来到书房踱来踱去，心中忐忑不安。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上阵杀敌提着头过日子也从未有过一丝惧怕。但是这一次，他真的怕了！鄂齐善觉得现在遇到的这道坎，能跨过去那是万幸；万一跨不过去，就要搭上合家性命。即便如此，鄂齐善决定有些事还是要去做。

正犹豫不定的当口，管家进来躬身说道：“大人，黄郎中来了。”黄郎中五十来岁，是军营里的老郎中，医术自然没得说。

他“嗯”了一声，说道：“让他到东边的卧室等我。”

鄂齐善来到卧室，躺在床上。不大一会儿，黄郎中提着药箱子走了进来，刚一进门就跪身下去：“参见副都统大人。”鄂齐善装作虚弱的样子，让他不必拘礼，赶紧看病。黄郎中应了声，望闻问切一番，告诉他脉象平稳一切正常，并无生病迹象。

鄂齐善脸上微有愠色，质问道：“本官这两日只觉得眼睛发昏，浑身乏力，这不是生病是什么？难道本官是装病不成？”黄郎中吓得连忙附和说确实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鄂齐善听完，满意地点点头，让他对谁都这么说，哪怕是都统大人问起也要如此说。黄郎中连忙跪下，说道：“大人饶命！万一都统大人知道了，小人就是有十颗脑袋也不够砍呀！”

鄂齐善告诉黄郎中，前段时间他儿子为了私利，给军营送了一批假药，这件事被自己碰巧发现了，就给压了下来，没有上报都统大人。鄂齐善凑近说道：“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的事你要是泄露半句，我就把你儿子倒卖假药的事捅出来。”

黄郎中早吓坏了，连连点头，又装模作样地开了药方才告辞出去。少时，只见

管家带着府里的杂役老李头走了进来。鄂齐善说自己明天要出去办点私事，但又不想让外人知道他要离开府中，所以让老李头假扮自己。病床外面挂上一道帘子，如果有人来访就说得了风寒，不便见客。

老李头一听吓坏了，连称不敢。鄂齐善说道："你只管躺在床上便可，有管家在，不会出什么事。办好了本官回来重重有赏。"声音不怒自威，老李头只得赶忙点头应允。鄂齐善身为镶黄旗副都统，位高权重，没有皇帝的钦命是不得私自离开驻地的。但是因为心头的那件事，他不得已才想到这一步棋。

躺到床上，迷迷糊糊地正要睡着，忽听见"咯咯吱吱"的声音，鄂齐善是个练家子，早已警觉，偷眼看门闩在移动，有人在拨门！是谁？副都统的官邸都敢闯！鄂齐善躺在床上装睡，眯眼盯着房门。门被拨开了，黑暗中有个黑衣人闪了进来，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锐利的眼睛。

黑衣人缓缓走到床前，抽出亮闪闪的长刀一刀剁过来。鄂齐善一个翻身，躲过雷霆一击，和黑衣人赤手搏斗起来。黑衣人也不恋战，破窗而出。鄂齐善哪肯罢休，掂起三尖枪追了出去。二人一前一后施展轻功跃出几十里，来到一处山岗上。黑衣人忽然停下，望着他说道："这里宽敞，今晚定要与你分个高低！"鄂齐善疑道："你是谁？深更半夜的不只是来找我比武这么简单吧？"

少林绝技

"少说废话！"黑衣人再不肯多说一句，操刀攻了上来，刀法如行云流水一般。鄂齐善不敢怠慢，枪花一舞，也迎了上去。打斗中，鄂齐善已摸到来人底细，从武功路数推断，黑衣人乃是江湖上有名的"龙斩十三刀"白赤羽。眼见自己已处于下风，再不变招就有生命危险，鄂齐善陡然一个翻身，招式忽变，时而锁、扣、刁、缠，以变应变，打中有走，走中有击，阴阳互变。

白赤羽一下子落了下风，喝道："好一套'八卦棍'！以枪代棍，威力果然不同凡响！"鄂齐善听他喊出"八卦棍"三个字，内心一震，枪法就乱了。白赤羽趁此机会，回身一刀逼开他，几个起落消失得无影无踪。

鄂齐善愣了一阵，心想这"龙斩十三刀"白赤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匪盗，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在宦海沉浮，与其并无过节，他怎会突然找上门来？且一眼就看出了自己使的是"八卦棍"绝技。回想刚才打斗的情形，白赤羽好像早就知道自己会"八卦棍"，故意逼自己使出来，他到底居心何在呢？

一时不得要领。鄂齐善快速回到府里，收拾一番，即刻快马加鞭而去。出城后，一路向南赶去。一连狂奔了几个时辰，来到一处丛林里。鄂齐善停下来正要喝水，忽见头顶一张大网当头罩下。鄂齐善早已警觉，翻身持三尖枪破开大网，可这时八名黑衣人已将他团团围住。

当先一人手持大刀，正是行刺自己的白赤羽。鄂齐善叫道："白赤羽，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连番追杀我？"白赤羽说道："大人好眼力，受人所托，情非得已。"说着猛攻上来。鄂齐善无法，只得挑枪迎战。他一人独战八人，而且越战越勇。白赤羽情急，正要暗施偷袭，忽见当空蹿出来一人大喝一声："贼子休得猖狂！"拔剑杀了过来。来者是鄂齐善的属下邓旭光，二人合到一处，将众黑衣人杀得落花流水。白赤羽眼见不敌，吹声响哨，众黑衣人各自抱头鼠窜，眨眼间都消失在了丛林里。

二人斗得满头大汗，鄂齐善道："邓副将，你怎么在这里？"邓旭光"哦"了一声，抽出一条手绢在鄂齐善面前一抖，一股异香飘

散开来，鄂齐善只觉眼前模糊，身子蛇一般软倒下去。

昏迷中，忽觉有人用水在泼自己，鄂齐善一激灵醒转过来，见自己躺在地上，两旁立着几名威武精兵。当先一人端坐案前，五十来岁，八字须，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阿思图。邓旭光立在一旁。

阿思图说道："鄂大人，依老夫看，你病得不轻啊！"鄂齐善正要解释，忽见两名精兵押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走进来，正是黄郎中。鄂齐善惊道："阿大人，你——"阿思图厉声道："鄂齐善，你身为副都统，无端装病欺瞒上官，还命家奴在家里假装自己，你一个人却私自南下，意欲何为啊？"

鄂齐善心里一阵慌乱，阿思图说道："依老夫看，你该不会是要南下少林寺去通风报信吧？"鄂齐善闻言大惊，连忙辩解。阿思图望了一眼一旁站立的邓旭光，说道："邓副将，你来说说吧。"

邓旭光应了一声，说在几个月前鄂齐善新纳小妾，众人前去祝贺。酒足饭饱后，邓旭光几人陪着鄂齐善喝茶。当时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鄂齐善也喝高了，称自己曾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练过少林寺的绝技"八卦棍"。众人都以为他是酒后胡言乱语，鄂齐善却较上劲了，随手拿过一根棍子耍起来，果然招招精妙。邓旭光平日里痴爱武学，暗中记下。后来遇到好友白赤羽，与他比武时也使出了"八卦棍"的招式。

白赤羽是江湖中人，发现这是少林寺的上乘武学"八卦棍"，只有达摩院的弟子才能学到，就问他是从哪学来的。邓旭光方才信以为真，知道鄂齐善并非是酒后夸口，确实是少林寺俗家弟子。

鄂齐善身为少林寺俗家弟子本来并无不妥，可就在前段时间，当今圣上却突然下了一道圣旨给镶黄旗。

侠肝义胆

圣旨命令阿思图所辖的镶黄旗整备军马，准备南下剿灭少林寺。鄂齐善年少时曾为少林寺俗家弟子，机缘之下得到达摩院首座青睐，才有机会进入达摩堂习得上乘武功。学成后，鄂齐善参军入伍，凭借高超的武艺，从一名无名小卒直至副都统。可以说自己有今日的成就都是得了少林寺的恩惠。如今少林寺逢此大难，自己不能独善其身。

泄露朝廷机密，是灭九族的大罪。但鄂齐善还是豁出去了，假装生病准备南下赶往少林寺报信，不想还是功败垂成。

邓旭光知道朝廷准备剿灭少林寺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想到了鄂齐善。

为了确认鄂齐善少林寺俗家弟子的身份，邓旭光让白赤羽夜探鄂府。"八卦棍"是"龙斩十三刀"的克星。那天晚上，鄂齐善为求自保，不得已使出了"八卦棍"，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确定鄂齐善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后，邓旭光就在猜想，鄂齐善会不会向少林寺通风报信？

他开始密切监视鄂府的动静。果然，鄂齐善先是向上官阿思图报病，然后又威逼黄郎中，自己却偷偷南下去了。邓旭光迅速将一干事情上报阿思图。阿思图连夜提审黄郎中，果然如邓旭光所言，于是即刻下令抓捕鄂齐善。邓旭光连忙联络白赤羽等人一路追赶，使奸计擒住了鄂齐善。

鄂齐善慢慢站起来，望着阿思图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辩。确如邓副将所言，我是少林俗家弟子，当年痴迷武学才进入少林寺。机缘之下相识达摩院首座，于是才进入达摩堂习得上乘武学。此次属下触犯国法，但少林寺于我有大恩，我不能不报啊！"

阿思图长叹一声，说道："来人呀，将鄂齐善押赴大牢，等本官奏明圣上，听候圣裁。"两名精兵正要动手，鄂齐善忽道："慢

着！大人，属下还有下情向大人单独禀报。”阿思图沉吟一阵，挥挥手，众人全部退下，屋子里只剩下二人。鄂齐善凑上前去，耳语一阵。

阿思图的奏本呈上去后，圣上并没有将鄂齐善诛杀，只是革职关进了天牢里。邓旭光听到消息后，正想着副都统的位子非自己莫属了，不想却等来了杀身之祸。隔了几日，白赤羽也死了，有人说是朝廷派人杀的，也有人说是江湖中人杀的。

鄂齐善被关在天牢里，听到二人被杀的消息，很是平静。那天众人退下去后，鄂齐善告诉了阿思图一件秘事：当年自己在少林寺，有天夜里，无意间闲逛，忽听到打斗之声，是达摩院首座和一个大和尚大打出手。大和尚盗取了一本刀谱，并偷袭首座，逼问他要“八卦棍”的秘笈。首座誓死不肯，与他比拼内力。关键时刻，鄂齐善不知哪来的胆子，背后袭击大和尚，将其重创才救下首座一命。

这大和尚就是后来的“龙斩十三刀”白赤羽，几年前听说他勾结同伙杀了一家老小五十二口性命，官府多方追查，始终没有侦破。当时所有被害人只是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极细的血痕，正是白赤羽的绝技“龙斩十三刀”。那晚，白赤羽和鄂齐善比武，使出“龙斩十三刀”逼鄂齐善，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不想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秘密。

阿思图得知这一切后，据实上奏。圣上阅完奏折，念鄂齐善忠义可嘉，才免其死罪。对邓旭光、白赤羽二人，即刻下令逮捕。果然如鄂齐善所料，白赤羽正是灭门惨案的元凶。而邓旭光身为朝廷中人，私下勾结江湖匪类，实属可恶至极，最后都人头落地。

可惜的是，鄂齐善没能挽救少林寺的悲惨命运。次年，康熙皇帝派重兵分莆田、永泰、仙游三路大举进攻南少林寺。少林寺僧众奋力抵抗，但因力量悬殊而落败。

选自《乡土·野马渡》

盖斯波是个圣人

◇编译／祁萝江



在西西里岛的一个乡村小镇，盖斯波和路易吉两兄弟是当地有名的黑手党“大哥大”。两人劣迹斑斑，却很阔绰。提起他们，大家怨气冲天。事实上，似乎每个人都曾被这两人骗过或伤害过。

有一天，盖斯波死了。弟弟路易吉想在葬礼上为哥哥说点好话。

他去找当地的牧师说：“我知道村里人都很讨厌我们。不过，我希望你能在盖斯波的葬礼上说点好听的。我想让你说，盖斯波是个圣人。如果你同意，我愿意捐10万美元修缮教堂，以表谢意。这是支票。如果你不这么说，你也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牧师略一思忖，表示同意，收下支票。

一周后，全村的人都去参加葬礼，大家都很好奇牧师会说些什么。

赞美诗和朗诵结束之后，牧师走上讲坛，开始布道。牧师看看坐在前排的弟弟，告诉大家，他俩是多么的邪恶。盖斯波不仅在生意上行骗，还欺骗自己的妻子；除了他自己，他对任何人都漠不关心。

他接着说道，事实上，盖斯波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牧师讲了十分钟，结束布道：“但是，和他的兄弟路易吉相比，盖斯波是个圣人。”

选自《特别关注》

女鬼绳

◇文／盖边

明末名士刘秋崖，临川人，旷达豪爽，一生无意仕途，唯好读书，常彻夜吟诵，自得其乐。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其夫好逸恶劳，少妇白日里下地种田，至夜则摇车纺线，尽管如此，还隔三岔五地受丈夫责骂。

这晚的二更时分，刘秋崖听到窗外有窸窣之声，他放下书本望去，见月光下有一美艳妇人彷徨四顾，手持一物，鬼鬼祟祟，似在寻找放置之所，藏了取出，取了又藏，反复几次，最后藏进一稻草堆中，四周巡看，见无异常，才放心离去。刘秋崖不解，走去取来一看，却是一根草绳，七八尺长，闻之，腥臭扑鼻，心想不好，莫非这女人是个吊死鬼？他向来不惧鬼神，便将那绳子拿回房中，压在书下。

少顷，邻居妇人的纺纱声停了，代之以伤心的哭泣。刘秋崖蹑足屏息而行，来到邻居窗前偷看，见那吊死女鬼跪在少妇面前，百般怂恿，再三祈求，说："你这样活着，哪有一丝一毫的意义？你这一生还能有什么指望？不如早死早脱生，来生嫁个好人家，也过几天舒心日子！"妇人似有所动，点头应允。女鬼欢喜雀跃，急忙从窗口飞出，直奔他屋旁的稻草堆而去。刘秋崖知道她是去寻绳子，便不声不响地回到屋中桌前，拿起书来朗声诵读。

不一会儿，听到女鬼前来叩门，刘秋崖厉声呵斥："我孤男在家，你一妇人，半夜来敲门干什么？"女鬼道："先生不开门，我也能进来。"刘秋崖道："既然如此，还敲什么？"女鬼道："是先生允许我进来的啊。"话毕已置身房中，道："小女子刚才丢失了一件东西，肯定是先生捡了藏起来了，请归还于我。"刘秋崖道："那东西在我书下压着，你取去便是。"女鬼道："我不敢取。"刘秋崖道："那你就走。"女鬼道："请先生将书挪开，我才敢。书是圣人之物，我们是不能乱动的。"刘秋崖道："如此我也没法帮你了。"女鬼道："那先生就请恕小女子无礼了。"说罢，女鬼顿时变得面目狰狞，满脸鲜血，披头散发，双眼凸出如铃，舌头从嘴中吊至胸下，乍哭乍笑，十分恐怖。刘秋崖斜视一眼，若无其事，"这是你本来面目，何惧之有！"又读起书来。女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摇身变成一美貌无比的少女，袅袅婷婷地走到刘秋崖面前，做出种种娇媚迷人的姿态。刘秋崖笑道："你刚才的恐怖之态，我平生第一次碰到，也没半点惊悚；这种忸怩诱惑之举，我经历得多了，从来就没动心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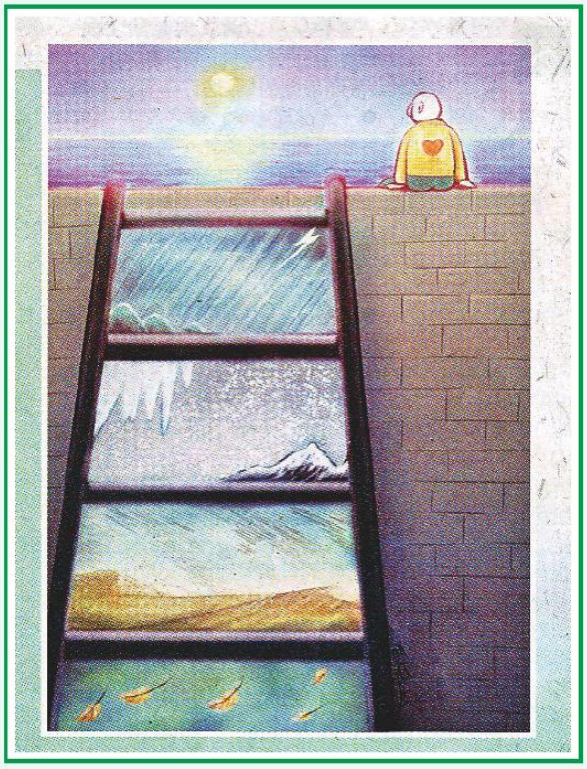
女吊死鬼无奈，只得跪下哀求："小女子知道先生是正人君子，本不该吓唬和迷乱先生，但我是不得已啊！"刘秋崖问："你要绳子作何用呢？"女鬼道："我要借它找人做替身，没有它别人就不会入套。找不到替身，我就永不能转投人世，留在地狱受罪。请先生可怜可怜我！"刘秋崖道："我若把它给你，你便要索取别人的性命。我哪能为救死者得生而使生者受死呢？你们阴间哪个定的这个规矩？这样吧，我写一信，你拿去给你阎罗王，请他废除这一不良法律，另立新规。如此，你不用害人，也可投生。"女鬼千恩万谢，磕头如捣蒜。

刘秋崖取出朱笔，展纸作书，激昂陈词，一口气写了十数页，折好交给女鬼。女鬼道："先生要焚烧过了，我才能接着。"刘秋崖将信在灯上点燃，才烧尽，信已到女鬼手上。女鬼拿了，又再三叩谢，方持书而去。

之后数月，刘秋崖天天到邻居家察看，见少妇安然无恙，方才放心。

选自《民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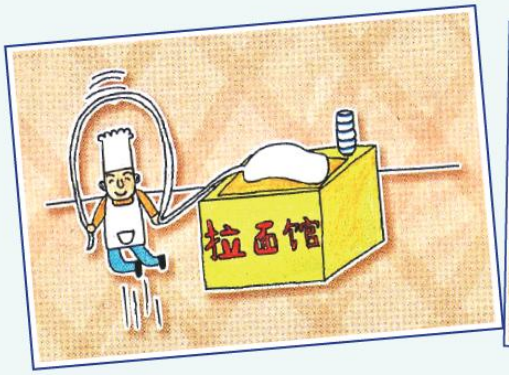
★漫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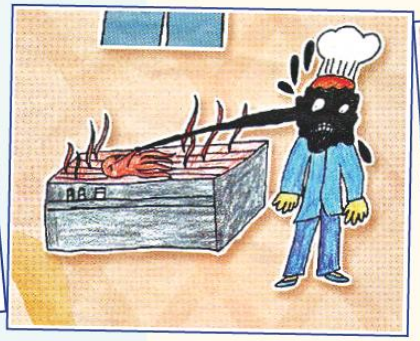
梯子 / 刘强



笑语 / 马箐海



劳逸结合 / 李子轩



最后一击 / 张佳盈



无声胜有声 / 杨紫茜



问候 / 石松涛

（摘自《讽刺与幽默》）

小小说月刊

小程序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1>